中國文化史叢書

第一輯

中國民族史

下

林惠祥著

主編者 王雲五 傅緯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文化史叢書

第一輯

中國民族史

下

林惠祥著

主編者

王雲五

傅緯平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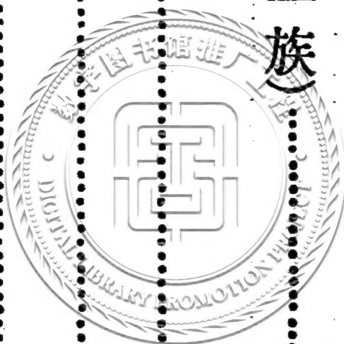
639
254
3:2

目次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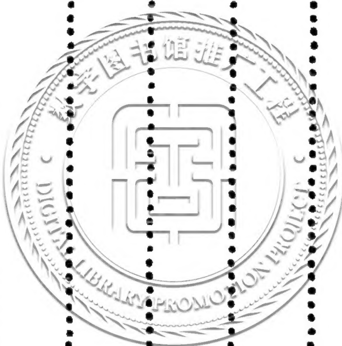
367474

第十一章　蒙古系(今自爲一族)……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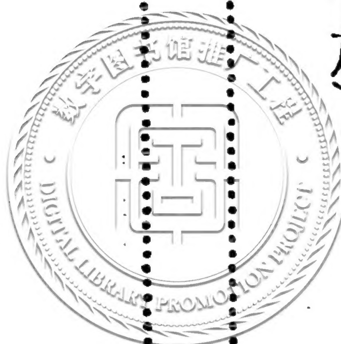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氐羌系(藏族來源之一)……一一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民族史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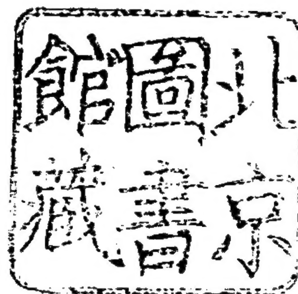
第十章　突厥系（回族來源之二）

第一節　總論

突厥族在中國今稱回族，西人稱爲突厥族或土耳其族（Turks）。西人之稱突厥或土耳其，因此族在中古時有一支進攻歐洲，後成立土耳其帝國。中國之稱回族，則因此族之又一支卽回紇自唐時興盛，與漢族發生密切關係，故以回族稱之。突厥在回紇之前卽與漢族接觸，然其歷史較短，故其名稱在中國不如回紇之著。

「匈奴之後突厥最盛，突厥旣滅，回紇乃興。今日者玉關以西天山南北，悉爲回部，無所謂突厥




北京圖書館藏

也。而突厥之稱乃獨流傳於西土，曰突而克，亟讀之卽突厥，曰突克蠻猶言突厥同類，今法人稱土耳其國，音如突而克月，稱其人類曰突而克；英人稱其國曰突而克以，皆爲突厥轉音」（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今日葱嶺西北西南諸部，我國統稱之曰回，西人則稱爲突厥。回紇之盛，威令未行於鹹海裏海之間，其衰播越未越於葱嶺金山以外。突厥盛時，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極西之部可薩，亦曰曷薩。西國古籍載此部名哈薩克，卽曷薩轉音。亦曰喀薩克，卽可薩轉音。裏海黑海之北皆其種落屯集。又東羅馬古書載與突厥通使。東羅馬卽唐書之拂菻國也。種類繁多幅員遼闊，匈奴而後實維突厥。而散居西土亦惟突厥舊部爲多。回紇突厥之稱誠不敢謂已是而人非。」（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突厥族之前爲鐵勒、勑勒、特勒、狄歷，或以爲卽古時之狄。最早則爲丁令、丁零、丁靈。或謂鐵勒卽丁令異譯，或然，蓋丁與令末音“ng”，在不慣讀此音之民族卽幾於省去而近於鐵勒矣。此外尙有高車之別名，則係取意而非譯音。

就以上諸名中取一總名則取其最早者當取丁令，取其現代通稱則爲回族，但在人種學上則以突厥之名爲普通故本篇卽取此名。

突厥之種族關係自漢以後甚明，而以前則未盡悉。史稱突厥爲赤狄餘種，其證據爲語言略與匈奴同。又晉書匈奴有赤勤種，或謂卽赤勒，亦卽鐵勒。（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或謂狄歷疊韻，簡稱之可作一狄字而狄卽匈奴也（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及白話本國史。）以上證據雖不甚充實，然亦可推論突厥與匈奴在種族上較別族爲接近也。

突厥族之住地原在天山系與阿爾泰山系中間，漸向東部蔓延，至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在匈奴之北，東西甚長。初與匈奴接壤，匈奴旣西逃及南移，漠北之地爲鮮卑所據，其後鮮卑亦南移中國，突厥族乃隨其後而遷居漠北之蒙古。

第二節　丁令高車

（一）丁令卽高車。丁令之名初見於漢代，如史記匈奴列傳云『冒頓……北服渾庾、屈射、丁

靈、鬲昆、薪犂之國。』漢書匈奴傳云『郅支……西破堅昆，北降丁令。』漢書蘇武傳言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令盜武牛羊。』其時之突厥族散佈雖廣，然人口或未繁，且在蒙昧狀態中故無勢力而服屬於匈奴，與漢族自然更無交涉。至於匈奴既衰則丁令亦乘機與鮮卑漢族夾攻之，如後漢書所云『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

（二）南北朝時鮮卑已入中國，突厥族亦已南下，故中國人已知悉其種類及狀況頗詳。其語言略與匈奴同而復與匈奴爲婣婭，可推知其與匈奴頗有關係。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魏書卷一百三）

其開祖之傳說則與突厥同，故亦可供證明與突厥同種。此族以狼爲祖，蓋卽爲圖騰崇拜（Totemism）此爲蠻人之常事。

『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

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魏書卷一百三）

高車至後魏時與蠕蠕即柔然爲敵，亦常侵魏，魏太祖親征大破之，徙其衆於漠南。其後高車各部酋長陸續降魏，且就魏食，其他諸部仍散處北方，然不能爲患。

「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疆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於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衞王儀別督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

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卽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力犍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魏書卷一百三）

此族在彼時尚未統一，各部自有酋長。從事游牧，多牛羊及馬，有大車。對雷震有特別迷信。葬法甚奇係坐葬式，且不掩埋。頗富尚武精神。

『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倨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於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卽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棄

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則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佗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魏書卷一百三）

第三節　鐵勒

（一）鐵勒即特勒與高車原屬同一種，不過與魏有接觸爲魏所擊破遷徙於漠南者史謂之高車，其仍居漠北先屬柔然後屬突厥者則稱爲鐵勒，故此二名實指一族。且在同時。北史關於鐵勒之部落記載甚詳。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

韋紇，拔也古，覆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阿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篾促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北史卷九九）

文中所言獨洛河卽土拉河，金山卽阿爾泰山，阿得水或卽鹹海，得嶷海疑卽裏海，拂菻卽羅馬帝國。

新唐書所述鐵勒之部族計十五種，與北史頗有不同，有異譯者，有互爲出入者。

『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新唐書一四二上）

鐵勒服屬突厥時因精騎射常供驅使，其後不堪虐待遂叛而獨立，奉契苾及薛延陀二部落之酋爲可汗，分駐二地。

『居無恆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北史卷九九）

『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北史卷九九）

『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擊滅延陀而有其衆因號爲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初大業中西突厥處羅可汗始強大，鐵勒諸部皆臣之，而處羅徵稅無度，薛延陀等諸部皆怨。處羅大怒誅其酋帥百餘人，鐵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眞莫賀可汗，居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舊唐書卷一九九下）

（二）鐵勒諸部自獨立以後以薛延陀爲最強，他部多屬之。薛延陀又作薛延陁。其地在突厥之北，即古匈奴之故地，甚廣大。唐太宗時其酋夷男初受唐封册，後與唐兵戰而敗。傳至其子拔灼時爲唐與回紇兵所夾擊遂敗滅。唐乃將鐵勒諸部地置爲州府。

「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從間道齎册書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貢方物。復建牙於大漠之北鬱督軍山下，至京師西北六千里，東至靺鞨，西至葉護，南接沙磧，北至俱倫山。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大部落皆屬焉。三年夷男遣其弟統特勒來朝，太宗厚加撫接，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汝所部有大罪者鞭之，夷男甚喜。四年平突厥頡利之後，朔塞空虛，夷男率其部東返故國，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河之南，在京師北三千三百里，東至室韋，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臨瀚海，卽古匈奴之故地。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爲南北部。……遂發兵寇夏州，將軍執失思力擊破之，虜其衆數萬，拔灼輕騎遁去。尋爲迴紇所殺，宗族殆盡，其餘衆尙五六萬竄於西域。又諸姓俟斤遞相攻擊，各遣使歸命。二十年太宗遣使江夏王道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瀚海道安撫大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太宗親幸靈州爲諸軍聲援。既而道宗渡磧遇延陀餘衆數萬來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萬徹又與回紇相遇，二將各遣使諭以綏懷之意，其酋帥見使者皆頓顙歡呼請入朝。太宗至靈州，其鐵勒諸部相繼至

數千人，仍請列爲州縣，北荒悉平。……後鐵勒酋帥潛和其部落乃持兩端。李勣因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計。二十二年契苾迴紇等十餘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盡，乃相繼歸國。太宗各因其地土，擇其部落，置爲州府，以迴紇部爲瀚海都督府，僕骨爲金徽都督府，多覽葛爲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爲幽陵都督府，同羅部爲龜林都督府，思結部爲盧山都督府，渾部爲臯蘭州，斛薛部爲高闕州，奚結部爲鷄鹿州，阿趺部爲鷄田州，契苾部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部爲寘顏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長爲都督刺史給玄金魚以爲符信，又置燕然都護以統之。是歲太宗以鐵勒諸部並皆內屬，詔賜京城百姓大酺三日。永徽元年延陀首領先逃逸者請歸國，高宗更置溪彈州以安恤之。至則天時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在漠北者漸爲所併，迴紇契苾思結渾部徙于甘涼二州之地。』（舊唐書卷一九九下）

（三）拔野古又作拔也古，與中國無大關係。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隣于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

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爲都督。』（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四）僕骨又作僕固其族人僕固懷恩後爲唐室中興之功臣。

（五）同羅：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者猶言健兒云。』（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六）渾：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內向，以其地爲皐蘭都督府。』（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七）契苾：唐功臣契苾何力即屬此族。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眞莫賀可汗，弟莫賀

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尙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楡溪州。』（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八）多覽葛：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九）阿跌：

唐中葉功臣李光進李光顏卽此族之賜姓者。

『阿跌亦曰訶咥，或爲𨁂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鷄田州。開元初𨁂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葛邏祿與中國交涉少此族至宋元時謂之哈剌魯。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於是葛邏祿之處烏德犍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寖盛，與回紇爭彊，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

葉〔恒〕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於朝。」（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一）拔悉蜜：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二）都播：離中國遠，文化亦低。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于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賊。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三）骨利幹：在瀚海北，貝加爾湖南（？），距中國最遠。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蜜勞答以其地爲玄闕州。」（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四）白霫：在今蒙古東部內興安嶺之地。

『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寘顏州。』（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五）斛薛、奚結、思結：

『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旣來朝列其地州縣之。』（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此外尙有袁紇卽回紇或回鶻，助唐滅薛延陀，後益強，稱霸諸部，故繼鐵勒而爲諸部之共稱，新唐書卽列鐵勒諸部於回鶻傳內，其事迹多，另立一節於後。

第四節　突厥（卽東突厥）

北史以突厥與鐵勒各爲一傳，僅於突厥言其爲匈奴之別種，於鐵勒言其爲匈奴之苗裔，故兩者之關係不過謂其同與匈奴有關而已。隋書亦各爲分傳，並列於北狄中，於突厥言其爲平涼雜胡。新唐書分突厥回鶻二傳而以回鶻包括鐵勒諸部，於突厥則言其爲『古匈奴北部也。』故在史書並不明言鐵勒突厥回紇等族之眞正關係。近代洪鈞氏元史譯文證補乃以突厥回紇言語之相同證明其爲同族，次則回紇據史言其爲鐵勒之一部故突厥自然亦屬鐵勒。三則突厥開祖之傳說亦爲狼之圖騰與鐵勒相同，亦可爲重要證據。四則突厥之發源地據呂思勉所考係在金山亦卽鐵勒之地，此亦可爲一證。（中國民族史）

突厥開祖之傳說，據北史所述有三種，其二皆言突厥族爲狼所出。周書則合一二爲一條，故祇二說，茲舉周書所述於下：

（1）『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尙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並欲殺狼，狼遂逃於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

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卽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遂因以爲號焉。」（周書卷五十）

（2）『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旣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竝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周書卷五十）

文中所述茹茹卽蠕蠕亦卽柔然。北史所述第一說多一句言『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

之別種也』第二說則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以下同。合諸說而觀之，突厥確有以狼爲祖之圖騰崇拜。突厥原住匈奴之北，曾爲他族所殘破，遺族遁走於金山卽阿爾泰山，突厥族善於鍛鐵，突厥姓阿史那氏，確實的創業者爲阿賢設。

突厥之文化：以狩獵畜牧爲生，不定居，王權似不甚重，官吏大約卽爲氏族部落之長，以狼爲圖騰徽號，初無文字，後似借用「胡」卽別族文字，無曆法，法律簡而嚴，喪葬有走馬剺面之俗，有娶後母寡嫂制，宗教則崇拜太陽天地，信巫覡。尚武勇不畏死。

『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

諸稅雜畜，刻木爲數，並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轉爲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鬬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並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表爲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至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

重兵死，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北史卷九九）

突厥傳至土門擊破鐵勒復滅柔然，自稱伊利可汗（五五二年，）二傳至木杆可汗國勢益擴大。至他鉢可汗時，北周北齊競以財物事之冀得其助。

『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爲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剛暴勇而多知，務

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併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幷州。」（北史卷九九）

俟斤死，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爲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朝廷旣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北史卷九九）

他鉢死，沙鉢略嗣，南下侵掠中國，隋文帝遣將征之。時突厥適遭飢荒，復有內亂，沙鉢略不得已稱臣於隋。

『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

傷宗祀絕滅，由是悉衆來寇，控弦士四十萬。……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食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時沙鉢略旣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北史卷九九）

攝圖復二傳至雍虞閭卽都藍可汗，隋用離間之計以公主嫁其一部之可汗號突利者，突厥果分裂。隋以突利爲啓人可汗，發兵攻破他部，啓人事隋甚恭，於是突厥遂爲隋之陰謀所征服。

『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啓人畜牧地。……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

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氈肉，韋鞲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北史卷九九）

然至啓人之子復叛，隋圍煬帝於雁門。隋末羣雄多稱臣以求其助，突厥勢力復大盛。唐高祖舉兵時亦稱臣突厥。

『其子吐吉立，是爲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北史卷九九）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按下似應接遣字）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按似應接臣尊之三字於此）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

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貲，兵銳馬多，鬐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嫚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新唐書卷二一五上）

唐初屢入寇，唐太宗初以計離間其大可汗頡利及小可汗突利。後乘突厥內政之敝及屬部薛延陀之叛，乃一舉擊滅之，虜降其可汗，（時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納其衆於朔方，建四州二都督府以統之。後以其有反謀乃仍徙其衆於塞外。

『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邑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裒斂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衞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衞孝節出恆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

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恆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尙十餘萬。……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衞，陰結種人謀反。……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新唐書卷二一五上）

其後叛服不常，在武后時復大盛獨立。至天寶初唐與回紇攻滅之，其地盡屬回紇。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新唐書卷二一五上）

『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可敦率

衆自歸，天子御花蕚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新唐書卷二一五下）

第五節　西突厥

西突厥由東突厥分出，居於東突厥之西故名。其最初分出之可汗據北史隋書皆謂『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舊唐書謂『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新唐書則謂爲土門伊利可汗之姪達頭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新唐書所述世系較詳或由逐漸採訪增補而成。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卽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新唐書卷二一五下）

達頭可汗孫射匱可汗統葉護可汗相繼立，國勢大張，而與東突厥不睦，唐初傳至咄陸可汗，國分爲二，後復合併。會部下反叛，咄陸失國。開祖別支子孫阿史那賀魯據有其地，入寇中國。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新唐書卷二一五下）

唐高宗初遣將征之，無大成功，後以蘇定方率大軍遠征，乃大破其衆，禽賀魯，分其地爲諸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二蕃將爲可汗兼都護以統之，西突厥遂亡。

第六節　回紇

回紇據史書明言其爲鐵勒之一部，初稱袁紇，或訛爲表訖，又曰烏護、烏紇、韋紇，叛突厥後改稱回紇，唐德宗時又改爲回鶻。回紇原居獨樂水，卽今圖拉河之地。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

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裒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阬之。韋紇乃幷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最初之酋長爲時健俟斤。回紇初與薛延陀合力攻突厥，突厥亡後，復助唐滅薛延陀，併其地。至吐迷度一面受唐封爵一面仍自號可汗。傳至懷仁可汗時國力最盛，時在唐天寶初年也。

「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寖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

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骨力裴羅立……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竝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册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凡册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衞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新唐書二一七上）

葛勒可汗時與唐結好，派太子葉護領兵助唐擊安史，收復兩京然所虜掠子女玉帛亦多。

「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惟所命。……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郤。回紇望見卽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可

計，收仗械，如丘。嚴莊挾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止不剽。」（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唐肅宗應回紇之請以幼女寧國公主出嫁毗伽可汗。

「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壻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唐代宗時牟羽可汗初擬侵唐，後反助唐平史朝義，收復東京，然剽掠焚殺亦慘。

代宗永泰初唐將僕固懷恩反，導回紇吐蕃連兵侵唐，郭子儀說服回紇合擊吐蕃。

「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雺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唐德宗時合骨咄祿毗伽可汗立，復尙唐公主。

『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後回鶻屬部叛聯吐蕃攻回鶻，勢漸衰落，然仍與唐和親。至唐文宗時回鶻內亂飢疫並作，爲黠戛斯所攻破，回鶻分裂走散，一部奉烏介特勒爲可汗，武宗會昌三年唐將合其他蕃兵攻破之，殺烏介（八四三年。）回鶻殘餘西走居今甘肅地然已成小國。

『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武宗卽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馺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厖勒已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強，居甘州，無復昔時之盛。到今時遣使入朝，進玉馬二物，及本土所產，交易而返。』（舊唐書卷一九五）

回鶻經中國五代均嘗遣使朝貢，至宋時更約宋夾攻西夏宋亦欲利用之，然終不果。

「龎勒乃自稱可汗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歷梁後唐晉漢周皆遣使朝貢。後唐同光中册其國王仁美爲英義可汗。仁美卒其弟仁裕立，册爲順化可汗。晉天福中又改爲奉化可汗。仁裕卒子景瓊立。先是唐朝繼以公主下嫁，故回鶻世稱中朝爲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之後皆因之。……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歲給綵二十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勑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宋史四九〇）

至元代回鶻之名又變爲畏兀兒、畏吾兒、輝和爾、委兀、委吾等。蒙古興起後卽降附之。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

勒屯名的女子與了。』（元祕史）

第七節　沙陀突厥

沙陀突厥原爲西突厥之處月部，故其姓曰朱邪，實卽處月異譯也。所居地有沙漠曰沙陀，故稱爲沙陀突厥。舊五代史言其始祖爲拔野古，沙陀之稱由唐置沙陀府云。新五代史辨正頗詳。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

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徵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沙陀族自突厥亡後服屬回紇，因苦回紇苛斂，乃引吐蕃攻回紇，自是屬吐蕃。後吐蕃疑沙陀有貳心，沙陀舉族東徙依唐。自是助唐征伐有功。然漸驕恣，後竟反，敗奔韃靼。黃巢之亂，唐室召用之，遂擊滅巢，自是逐鹿中原，卒建後唐而統治中國。

「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卑於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新五代史卷四）

後晉皇室石氏舊五代史言其爲漢族，明係誤據彼本族人假託之言，新五代史則明指其爲西夷或亦卽沙陀也。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衞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舊五代史卷七五）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捩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新五代史卷八）

後漢皇室劉氏據新五代史亦明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又云『其先世居於太原，』可見漢化已久。

以上沙陀族三姓各建一朝，居五代之三，足見沙陀在此時之盛，然皆已易漢姓同化如漢人，異於以前之突厥回紇矣。其事迹屬普通史之範圍，故略之。

第八節　葱嶺西回紇

述回族之歷史不能不兼述回教之傳入，以回教原名伊斯蘭教，回教之稱蓋由於回族信奉其教也。伊斯蘭教之傳入係由於突厥族之一支，由中亞侵入新疆，其族先改信伊斯蘭教，因傳於在中國之其他突厥民族。此事中國史書言之不詳，近經外國學者 Bretschneider, Vambery, Stein 等人考證始知之。初回紇居蒙古地方，自被黠戛斯所破後，一部分南遷入新疆，另一部分則遠徙於葱嶺以西建國於中亞。九世紀十世紀時，其疆土西至花剌子模。其最著名之王爲布哥剌汗（Boghara Khan），其後有陀干汗（Toghan）阿爾斯蘭汗（Arslan）等。至十世紀後半沙特克布哥剌汗（Satak Boghara）宗信伊斯蘭教。其國盛時曾西滅波斯之薩曼王朝，東併新疆之疏勒于闐等國。其進攻于闐時由王之從兄弟玉素普卡底（Yusuf Qudr）統兵四萬東來。于闐極力抵抗，且因係佛教國之故，得西藏及回紇兵之助，苦戰二十四年，終於失敗，一〇〇六年被滅。玉素普卡底遂爲于闐國王。在中國史上亦有痕迹可尋，當宋初于闐之國王及使者人名皆漢姓名，復有摩尼僧來朝，

其後隔四十年不來，至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年）其國方再來貢，國王之名則為黑韓王，其使為回鶻人羅斷溫等，蓋此時于闐已為伊斯蘭教之葱嶺西回紇統治矣，遼史屢記阿薩蘭回鶻進貢，阿薩蘭或由其王名阿爾斯蘭也。故伊斯蘭教之入新疆蓋早在十一世紀之初；然其時僅限於西南一隅，至元代而伊斯蘭教之擴張甚速，至清初南路遂盡為伊斯蘭教徒，乾隆後始進展至北路。（見王日蔚伊斯蘭教入新疆考，及葱嶺西回鶻考）

第九節　明清兩朝之回部

回紇自為黠戛斯所破，乃由北方西南遷於天山南路，自此突厥民族遂多住新疆。自畏吾兒為蒙古所征服遂隸屬於蒙古察合台汗。明代其地有哈密火州土魯番等持半獨立態度，其中吐魯番稍強然其地人種除回人外尚雜有羌族吐蕃及蒙古人。

「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領屯田。唐為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尋改為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兒地，置安

定等衞，漸逼哈密。安克帖木兒懼，將納款，成祖初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卽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匹。……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剌灰，其頭目不相統屬。」（明史卷三二九）

「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卽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嘗入貢。元名火州，與定安曲先諸衞統號畏兀兒，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永樂四年五月命鴻臚丞劉帖木兒護別失八里使者歸，因齎綵幣賜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貢玉璞方物。」（明史卷三二九）

「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嘉峪關二千六百里。漢車師前王地。隋高昌國，唐滅高昌置西州及交河縣，此則交河縣安樂城也。宋復名高昌，爲回紇所據，嘗入貢。元設萬戶府。永樂四年遣官使別失八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玉璞，明年達京師。……初其地介于闐別失八里諸大國間，勢甚微弱，後侵掠火州柳城，皆爲所幷，國日強。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稱王，以景泰三年偕其妻及部下頭目各遣使入貢。……時土魯番愈強而哈密以無

主削弱，阿力欲幷之，九年春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廷命李文等經略無功而還，阿力修貢如故。』（明史卷三二九）

明代新疆南路各城之王仍爲察合台後裔。然其後伊斯蘭教主摩罕默得之後裔和卓木由於帖木兒帝國之崇信伊斯蘭教而東來，至其都城撒馬耳干，後於明中葉復移居於喀什葛爾。和卓木二子，長名加利宴，次名伊撒克亦皆得人民之信仰。長開白山宗，次開黑山宗。其後教主之權竟逐漸取察合台後王而代之，自此以後伊斯蘭教卽稱爲回教而回族遂兼有種族上及宗教上二特性。

清康熙時準葛爾汗噶爾丹率兵入喀什葛爾，立回教白山派教主亞巴克爲汗，而遷去察合台後裔於伊犂，於是和卓木之裔遂兼握政教兩權。至乾隆時準葛爾部阿睦撒納叛清，回教主大小和卓木遂乘機率回族抗清謀獨立然卒敗死，回部卒歸清統治，時乾隆二十四年也。（一七五九年）

『回部在天山南路，漢書所謂城郭國，唐以前皆佛教地也。其曰回回者則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回部舊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明末瑪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從之，是爲霍集占兄弟之高祖。後値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天山以北，並質回教酋於

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質伊犁之回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聖祖優䘏之，遣人護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爲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罕木特，噶爾丹策零復襲執而幽之，幷羈其二子，長曰布那敦，次曰霍集占，即所謂大小和卓木是也。乾隆二十年大兵定伊犁，釋大和卓木以兵送歸葉爾羌，使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犁掌回務。及阿逆之變，伊犁俶擾，小和卓木率衆助逆。……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兩和卓木各棄城遁去，喀什噶爾葉爾羌皆復。……二和卓木踰葱嶺西遁往赴巴達克山，我兵追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我兩軍分扼其走路，敵無所遁，乃令鄂對霍吉斯樹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雖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衆萬有二千。巴達克山酋素勒坦沙與戰於阿爾渾楚嶺，擒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回部平。」（清鑑易知錄正編九）

至嘉慶二十五年因清吏虐待回民，於是和卓木之裔張格爾復起兵，至道光七年終被清兵征服。

『張格爾者故回酋大和單博羅尼都之裔也。當乾隆初博羅以叛被誅，其子薩木克自巴達克山逃匿敖罕。有三子，次卽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回人假餽和卓之名，斂財聚衆，時有訛言。會南路參贊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萬寇邊。』（清鑑易知錄正編十三）

『七年春三月將軍長齡總督楊遇春克復喀什噶爾張格爾遁。……張格爾率殘兵三十棄騎徒步，遇布魯特人誘而執之送軍中。』（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迨同治初年回民復紛起反抗，陝甘新疆幾全獨立。至同治七年左宗棠奉命西征，先平陝回。光緒二年出關，三年平定新疆。

『同治元年六月陝西回民滋事圍攻省城，並擾同州蒲城。……二年二月甘肅回民攻陷固原平涼、寧夏、靈州。五月西寧花寺回民勾結撒納番人（卽枹罕羌人）攻撲丹噶爾城戎循一帶騷然。……浩罕爲俄羅斯所滅，其別部胖色提（譯言營官）阿古柏收餘衆保安集延，適布魯特酋思的克等滋擾新疆，喀什噶爾南路回民金相印迎阿古柏出山攻陷喀城據之，次第侵奪南八城，阿古柏遂自稱帕夏。（譯言王也。）……陝回甘回數十起，衆至百萬，橫行腹地，兩省幾

無完土。……西捻既平，宗棠七月入覲，詢西陲師期，對以五年奏績。……二年……秋七月三品卿銜西寗道劉錦棠收復烏魯木齊，新疆北路略定。……三年春三月劉錦棠張曜等攻克達坂、吐魯番、託克遜三城。……夏四月阿古柏自殺。……伯克胡里保南境而王，其下稱新帕夏。庫爾勒諸回推彥虎爲守。……秋九月劉錦棠復新疆南路東四城。……南路東四城旣復，阿古柏長子新帕夏伯克胡里據喀什噶爾，猶保西三城。……旋錦棠收復葉爾羌、英吉沙爾，董福祥亦復和闐，於是南疆西四城皆下，俘故帕夏阿古柏妻妾及其子引上胡里邁底胡里並兩少子二女三孫誅之于小虎，馬元及迎阿古柏入喀之金相印父子磔於市，誅悍黨千百六十人，新疆悉平。」（清史紀事本末卷五七）

第十節　現代之回族

現代之回族多在新疆、甘肅、陝西、以新疆爲最多。如上所述突厥族初在匈奴之北，後乃南移蒙古，至回紇爲黠戞斯所破乃西南徙入新疆甘肅之地。回亂旣平，乃於光緒八年改新疆爲行省，今日

回族在其地者尚占居百分之八十。現代回族亦有分支略述於下：

（一）纏回——此支在中國境內回族中居最多數。以頭纏白布故名，實非體質上之分類。住新疆西半部，南路尤多，以喀什噶爾爲中心，自稱爲喀什噶爾人（Kasgarlik）。雖名爲突厥族，然已與以前之先住民族如漢之西域白種人，隣近之氐羌混合，故頗有白種人之特徵。茲轉錄關於其風俗習慣之記載於下：

『自于闐以東，且末、婼羌、尉犂三縣，皆無酒坊無猪種無漢人日用京貨店，可見漢人之極少，而皆纏民所宅也。纏回高鼻深目，多髭鬚，與歐、美人狀貌相類，但眸子黑耳。天山之南種族蕃庶，而分居北疆者亦所在皆是，自昔聚族而處。閭閈房舍皆與漢同，而門多北向，富室高樓重構，砌土爲榻。……衣曰袷袢，圓裰而窄袪，男右袵帶擐，女有領無袵，橐首而下，生子則當臍開襟，便乳哺也。內襯長襦，下及膝，男子華冠鏤金刻繡，冬以貂獺皮爲緣，夏以絨綫，女子冬夏皆用皮。……男子毀齒行割禮。（生四五歲割勢皮一週）。……女子于歸無過十五齡者。……人死延海闌達爾（猶漢俗香火道人）集屋上誦經。……不建廟，不樹主，有子者財產歸子，……無子有女者則

產歸女。……其族有名，無姓氏。……其教專祀天尊摩罕默得爲脂昴伯爾，譯言天使也。七日禮拜入寺誦經，謂之朱瑪，每日五次誦經，謂之奶瑪子。……平民相見無跪拜禮式，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賽那瑪坤帖斯列海，再合手摸面以爲親敬。……然其民重信，敬老親仁，簡質循法，以醉酒爲恥，以貸貧民取息爲大惡，其俗信誓。……其鄉各設百戶長曰玉孜巴什，什戶長曰渾巴什。……官廳復於城中設總鄉約一人。……昔伯克恣睢虐民，殘傷其類者無所不至，故劉襄勤奏請清廷改行省，裁伯克之權一統於州縣。』（謝彬新疆遊記頁二五九）

（二）漢回即東干（Dongan）——多住天山北路，以其漢化故號爲漢回。能漢語，衣食住倣漢人式。然亦仍奉回教，又以其由河湟移來，故又號甘回。勇敢而富於獨立性，清末之反抗運動大抵由此族發生。此族亦混合歷史上在其地之先住民族及接近民族，然似較多黃種之特徵。

『漢裝回多從河湟遷徙來新，括以文言可名甘回。其人突厥種也，鼻高而眼微陷。男剃首，女纏足，居食衣服皆從華制，惟寺中禮拜戴六稜冠，上銳下圓，五色皆備，而白者爲多，以羊鹿皮及布褐爲之，有古皮弁之遺風。市井貿易之徒率戴白帽。男子年十二，女子八歲，謂之出幼，猶世所謂

成年也。……喪葬不棺，不立主，不獻不祝。……其教專祀摩罕默得，聖誕聖忌皆祭之。紀年十有二月，不置閏。一日五時禮拜，七日一小會。……入學堂者飲食教誨不取學費，皆禮拜諸寺給之。其字二十八母，橫行直書，讀者自右之左，用阿拉伯音（纏回用法爾西音）與纏回異。寺中司誦讀者曰掌教，司事者曰社長，教授經典者曰阿渾，號召大衆者曰滿耳金，誦經者曰海提卜。其教重愛羣合衆，有不能自存活者相與助貲財，謀生聚。……食肉禁犬豕，戒烟酒，封牲必延師誦經，不信堪與巫覡，不演劇，不置木偶。』（新疆遊記頁二八八）

（三）哈薩克（Kazak）——又名吉利吉斯（Kirghiz）。爲白種之黠戛斯與突厥混合而成，吉利吉斯卽黠戛斯之異譯也。

『哈薩克散處阿爾泰山塔城伊犂諸地，無城郭鮮廬室，逐水草遊牧，四時結穹廬。……其男女所服之衣貴賤不分，名曰袷裨。……男女衣皆以黑色爲上，白次之。……其部人以善騎著名，縱馬疾馳，率能起立馬背作盤旋舞，聳身拾物於地，其佗捷如此。俄國可薩克騎兵稱強，卽自此項天然馬隊訓練而成者也。少年卽不薙鬚。……男子娶婦不許過四人。……夫死婦不得嫁異族，

其夫之兄弟娶之。……食掇以手謂之抓飯。……禁烟酒忌食豕肉。……性尤嗜茶。』（新疆遊記頁一六六）

『新疆之吉爾吉斯人，與滿州人蒙古人同，均負有作爲保護其種族全體軍務上之義務。動員之際，一切男子，均須跨自家之馬，集合於指定之地點，故彼等均爲慓悍之騎兵。……彼等均信回教。……彼等雖多爲無教育之人，在智慧上……乃爲出類拔萃者。善記憶，富知謀。』（俄國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

突厥系參考書

一 史記：

二 漢書卷九四

三 後漢書卷一一九

四 魏書卷一百三

五　北史卷九九

六　周書卷五十

七　舊唐書卷一九五，一九九

八　新唐書卷二一五，二一七

九　新五代史卷四八

十　宋史卷四九〇

十一　明史卷三二九，三三〇

十二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一，五七

十三　清鑑易知錄正編九，十三

十四　聖武記

十五　E. Chavannes 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

十六　丁謙蓬萊軒所著地理學叢書關於突厥族諸篇

十七 祈鶴皋：西陲要略
十八 王樹枏：新疆禮俗志
十九 謝　彬：新疆遊記
二十 王日蔚：與陳援庵先生論回紇回回等名稱（禹貢四卷十期）
二一 王日蔚：契丹與回鶻關係考（禹貢四卷八期）
二二 王日蔚：伊斯蘭教入新疆考（禹貢四卷二期）
二三 王日蔚：葱嶺西回鶻考（禹貢四卷五期）
二四 王慕寧：由民族關係觀察之新疆（邊事研究二卷五期）
二五 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禹貢四卷六期）
二六 楊大震：新疆回族雜談（東方二十一卷二十一期）
二七 Lecoq：德人新疆蒙古的新發見（東方二十四卷二十三期）
二八 易海陽：新疆之地文與人文及其經濟狀況（邊事研究二卷六期）

二九　王桐齡：東洋史

三十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三一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三二　梁啓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第十一章　蒙古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一）蒙古一語出自邱處機之西遊記，元史沿用此名。此外尚有同音異譯之名甚多，如舊唐書作蒙兀，新唐書作蒙兀，遼史金史作盟古、萌古、契丹事跡作矇古，契丹國志作蒙骨、蒙古里、大金國志作蒙骨子、朦骨、萌骨、洪皓，松漠紀聞作盲骨子，元祕史作忙豁勒，蒙古源流作蒙部勒等皆是。

蒙古名稱之起因有種種學說：

（1）黑韃事略云『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眞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銀。』堯山堂外記亦曰『北狄稱銀曰蒙古，元之先號蒙古者，因女眞金，乃以銀號其國也。』

（2）蒙古之語根 Mong 爲蒙古語及女眞語勇悍無畏之意，蒙古女眞取此語爲名稱者不

少，如蒙哥、蒙哥帖木兒、孟特穆、萬汗等。故蒙古之名係取勇猛之意（古川園重利蒙古民族之由來）

（3）東部蒙古誌謂『因蒙古人之初居部落為忙古部遂稱蒙骨斯或蒙古』此說謂蒙古原由部落名轉為種族名。

（二）蒙古族之來源異說更多。世界上民族自述先世常託諸神話，蒙古族亦有其神話。俄人波塔寧氏著蒙古西北概況言『古時曾有一神聖喇嘛掬土於手，吹以氣散之而生中國民族。折草於手吹以氣散之而生俄國民族。復取石四塊吹以氣，散之而生蒙古之四盟民族』（見褚作民蒙古民族由來考）又如元祕史所記『當初元朝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騰吉思名字的水，到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汗名字的山前住着。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此皆屬神話不能說明種族之由來，可置不論。

至於正確討論蒙古族之由來者，有以下諸說：

（1）室韋說：元史譯文證補言『案舊唐書「室韋契丹之別類也。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

傍望建河，源出突厥東北。……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據此以考元之先世蓋在黑龍江南卽所謂望建河，唐復西南徙克魯倫河斡難河。」蒙古與中國謂『蒙古族在唐代卽已蕃息於斡難怯魯連土拉三河源之地，不兒罕山之麓，稱爲蒙兀室韋』至於室韋據魏書云『蓋契丹之類』故此說謂蒙古出於東胡之契丹也。

（2）靺鞨說：元史新編言『蒙古之先實出韃靼，韃靼向有二種，其顏色白晳者曰白韃，黑者曰黑韃。』黑韃事略云『黑韃之國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至於韃靼究屬何種，亦有二說，其一謂韃靼出於靺鞨，（如新五代史，資治通鑑）今古紀要謂『韃靼與女眞同種皆靺鞨之後，……居陰山北者曰韃靼，……黑韃靼至忒沒眞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在女眞東北，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幷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靺鞨乃肅愼之一種故此說實謂蒙古屬肅愼。

（3）突厥說：韃靼亦有謂其屬於沙陀者，如蒙韃備錄云『韃靼……族出於沙陀別種，其種有三，曰白、曰黑、曰生。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沙陀爲突厥之一種，故此說

亦卽謂蒙古原屬突厥也。

新元史亦謂『蒙古之先出於突厥，本爲忙豁侖譯音之變爲蒙兀兒，又爲蒙古，金人謂之韃靼，又謂之達達兒。蒙古衣尚灰暗，故稱黑韃韃，其本非蒙古而歸於蒙古者爲白達達，野達達。』

最近褚作民謂『蒙古先世之居地既與突厥先世之居地相同，而其遷徙之時代又與突厥之興衰時代相合，則可斷蒙古必出於突厥。在乞顏時當與突厥同家，至孛兒帖赤那始由突厥分離。』（見蒙古民族由來考）

（4）室韋韃靼混合種說：呂思勉謂『蒙古部族據予所考實韃靼室韋之混種，而韃靼又爲靺鞨及沙陀突厥之混種。有元帝室之始祖曰孛兒帖赤那，……十傳至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娶蒙古部女始以蒙古爲部名與金始祖娶完顏部女，子孫遂以完顏爲氏正同。』（中國民族史）北史所載突厥族起源之傳說與蒙古族之傳說極相類似，（分見突厥章及本章下文）故洪文卿疑爲『蒙古襲突厥的唾餘以自述其先德』，呂氏則更確信其『同出一原』

故謂『蒙古與突厥同祖』然呂氏祇言其爲混合種，非謂爲純種也，故呂氏又謂『元室是室韋靺鞨突厥的混種。』（見白話本國史）

（5）西藏說：蒙古源流言『蒙古者土伯特國之分支，土伯特國又中印度之分支也。……七傳至哈布勒汗，哈布勒三傳生鐵木眞。』洪文卿評此說云『混蒙古爲吐蕃，非特誇耀華胄且以誇蒙古先世無不奉佛。』故此說殊不足信。

（6）匈奴及漢族說：抱犯齋雜著中國人種考原（見蔣智由中國人種考）云『茲就隸屬中國之蒙古族論之，大都漢之匈奴遺種也。……自來言匈奴出於淳維，淳維出於夏后氏……則蒙古族之出於黃帝殆無疑義。』此說謂蒙古出於匈奴當有相當理由，至於出自漢族則太離奇而遠於事實矣。

（7）蒙古本支說：王桐齡謂『蒙古族之根據地在外蒙古，……匈奴……蒙古……皆其族所創立，』此說謂蒙古卽出自蒙古故可謂蒙古本支說。

（8）按蒙古爲後起之民族，且其人數又甚衆多，若確斷其純粹屬何族，無論室韋韃靼均不

合，卽謂其屬較大之種名爲東胡肅愼突厥亦不合。滿蒙一帶之地二三千年來爲以上諸族及匈奴等游牧民族追逐競爭之場，諸族接觸頻繁，難保無混合種之產生，此後起之蒙古民族或卽爲此種混血的產物，上述室韋韃靼之名稱，開祖傳說之類似，皆可證其來源之複雜也。至於匈奴雖時間久隔，然以人口衆多之先住民族，謂其與後此同是人口衆多之新民族全無血統關係，亦不近事實，故匈奴與蒙古卽非有直接關係亦當有間接關係也。故編者以爲蒙古族係混合的，而其混合的要素不僅室韋韃靼，室韋韃靼混合所產生者至多不過一部族卽蒙兀本部，尙有其他諸部，毋寧謂爲匈奴東胡突厥等先住民族之混合的產物較爲近理也。

歷史上民族之體質常不可考，然蒙古人初興時之體質卻幸有頗詳備之記載，如宋末趙珙使蒙古歸所著之蒙韃備錄中有云：

「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其面横闊，而上下促，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韃主忒沒眞者其身魁偉而廣顙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王國維蒙韃

備錄箋證頁一）

此種記錄與現代蒙古人比較，則現代蒙古人大略身矮，在一·六八米以下。滿洲及高麗人常較高。四肢照常度比例。頭形廣，指數八〇——八五。顴骨甚高且橫闊。顎微突。鼻甚小且凹，鼻孔廣屬中鼻，但在混合種常大而直。睛黑，眼形小而斜吊，混合種則有平直灰色者。鬚髯稀少。唯一部分高麗人則較多。（見拙著世界人種誌）

由以上比較觀之，一千年前之蒙古人與今無甚殊異，而帖木眞身高而髯長，其本族人睛色灰，故以灰睛爲族號，此可證其確混有滿洲族血液，與普通蒙古人不同。（見下節舉新元史文）

室韋全屬東胡，韃靼亦爲靺鞨與突厥之混合種，靺鞨亦屬東胡，而東胡固卽滿洲民族也。故蒙古皇室爲室韋韃靼混合種全無疑義，然此混合種祇限於蒙古皇室一部。（見下節）至他部之蒙古人則未必全爲室韋韃靼之苗裔，其構成的要素蓋較廣泛，故無所謂灰睛等特徵也。

總而言之，編者之意蓋以爲（甲）蒙古皇室爲室韋韃靼之混合種。（乙）至於蒙古民族之全體則爲東胡、突厥、匈奴等廣大的先住民族之混合種也。

第二節　蒙古之先世

（一）蒙古之先世據上文所舉元朝祕史所述，可謂爲一則神話。此段神話據史家考證實出於由蒙文翻譯時之誤會。蒼狼之蒙文爲孛兒帖赤那。(Burte Chinoa) 男子名狼，取其雄武；慘白色鹿爲豁埃馬闌勒(Goa Maral)女子名鹿取其柔順也。如中國人之男名或取龍虎，女名則曰鶯燕。（屠寄蒙兀兒史記。）此二者『譯的時候意在於考究蒙古的語言而不在研究其歷史，所以於人名的旁邊，也但注其意義，而不表明其爲一個人名，後來輯這本元祕史的人不懂得蒙文，只把旁注的正文直抄下來就譌爲狼鹿生人的怪譚了』（見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褚作民亦謂『蒙古風俗以鳥獸爲人名，甚爲尋常。……此乃狼非眞狼，鹿非眞鹿，皆取狼鹿以爲人名耳。』（蒙古民族由來考）新元史亦云『皆取物爲名。世俗附會乃謂狼妻牝鹿，誣莫甚矣。』（見本紀一）

編者按蒙昧民族常有圖騰信仰，以祖先爲鳥獸草木本爲常事，而此種信仰之成立亦有由於祖先人名之誤會者，如祖先名爲狼，後世卽誤會爲眞狼，此事在斯賓塞(H. Spencer)之社會學原

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曾詳論之。故元祕史所述或眞爲民間之傳說，唯未知是否已達到誤會失眞之程度耳。

至於元史所述則已脫去神話之性質，而其所述傳說又與古突厥人極相類，致洪文卿疑爲「恐是蒙古襲突厥唾餘以自述先德。」故此種傳說或眞爲源自突厥族，而元祕史則爲蒙古自有之傳說，兩說相合而成此第二種傳說也。

「蒙古初無文字，世事遠近，人相傳述。其先世與他族相攻，部族盡爲所殺，惟餘男女二人遁入一山，徑路險巇，僅通出入，遂居之，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袞。生二子，長曰惱古，次曰乞顏，乞顏義爲奔流急瀑，言其勇往邁衆似之。乞顏子孫衆多，稱爲乞顏特，又譯爲計牙特，亦譯爲卻特，特者統類之詞也，又譯爲奇渥溫，溫者國語之尾音也。後以地狹人稠欲出山而塗已塞，有鐵鑛洞穴深邃。乃篝火洞中，宰七十牛剖革爲筒而鼓之，鐵石既融，徑路遂通。蒙古舊俗元旦鍛鐵於鑪，尊卑次第捶之，其事蓋緣起於此。乞顏之後有孛兒帖赤那，譯義爲蒼狼，其妻曰豁埃馬蘭勒，譯義爲慘白牝鹿，皆取物爲名，世俗附會乃謂狼妻牝鹿誣莫甚矣。孛兒帖赤那與豁埃馬蘭勒同渡騰

吉思海，徙於斡難河源不兒罕山之下，生子曰巴塔赤罕。』（新元史卷一）

（二）蒙古先世之居地亦有多種異說。元朝祕史註云騰吉思或云卽是裏海，斡難河卽鄂嫩河，不兒罕山卽大肯特山。騰吉思水爲裏海之說，倡自何秋濤李文田。此外有謂其在西藏者，有謂在科布多城西南者，有謂在烏梁海境內卽田格斯河者（見褚作民蒙古民族由來考。）至阿兒格乃袞山或謂『其位置與謙河相距並不甚遠。』（呂思勉）或謂卽阿爾泰山。（見褚作民同上文）由以上地方之考證可推知蒙古先世之居地。呂思勉謂騰吉思究竟是什麽地方，究以闕疑爲是，據我測度不過在今蒙古地方。孛兒帖赤那夫婦渡此水而至不兒罕山，是韃靼人北遷的事實。』（見白話本國史）褚作民謂『蒙古先世之遷徙途徑在乞顏乃由平涼境內，西北向奔入阿兒格乃袞；至孛兒帖赤那乃由阿兒格乃袞附近東北向渡騰吉思水，至西伯利亞拜噶勒江踰布爾干噶勒圖納山至必塔，折向西南至斡難河源，不兒罕山下居之。』（見前文）王桐齡亦謂『唐代之蒙古居外蒙古土謝圖汗部斡兒汗（卽今鄂爾渾）河流域，附屬於室韋。有宋時代移居不兒罕（Borkhan）山麓，其地爲土拉（Tola）（卽今圖拉）斡難（Onon）怯綠連（Kerulen）（卽今克魯侖）三川

發源地，水草較爲豐富，宜於牧畜』（新著東洋史）諸說大抵同謂孛兒帖赤那係由西東向至今外蒙古上述三河流域居之。

（三）據元祕史所述孛兒帖赤那傳十世至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其妻名忙豁勒眞豁阿，意卽「蒙古部美女」呂思勉解釋爲『北徙的韃靼部落怕到這時候才和室韋的蒙古部結婚，從此以後就以蒙古自稱其部，正和金世祖娶了完顏部的女兒，他子孫，就算做完顏部人一樣，因爲這時候所用的是女系。』（見白話本國史）證以古今紀要所述『又有蒙古國在女眞東北，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幷其名號，稱大蒙古國』呂氏之說或不誤。

蒙古皇室之姓有數譯名，如奇渥溫、卻特、計牙特、乞要特、乞顏特等皆同音異譯。其詳則爲乞顏特孛兒只斤氏，『孛兒只斤突厥語譯義灰色目睛，蒙古以灰睛爲貴種也。』（新元史）

蒙古初興時蒙古及附近一帶之形勢據法人伯希和等人之考證有如下述：十二世紀中葉滿洲北部蒙古全部及土爾其斯坦一帶實住東胡蒙古突厥三族，在語言上同屬於阿爾泰語系。在禿兀剌河斡難河怯綠連河之上源肯特山一帶爲蒙古族之孛兒只斤部所居地方，此族卽產生成吉

思汗之蒙古族。在孛兒只斤部族之周圍，斡難河及音果達河流域一帶，東迄怯綠連河，西抵貝加爾湖，則散處其他蒙古部族。當成吉思汗時蒙古部族分為兩類，一稱尼倫意即絜清，指與孛兒只斤有血統關係之諸部而言，一稱多兒勒斤為關係較疏之部落。（見賴希如中華民族論）蒙古部之東大興安嶺之北，有塔塔兒部（Tatars）（即韃靼）有支派頗多，為蒙古本部之世仇。塔塔兒之東負山，在今呼倫淖爾附近有翁吉剌部，為蒙古甥舅之國。其西南近長城有汪古部（Onguts）屬白韃靼，為金守長城，然其後竟為成吉思汗攻金之嚮導。在蒙古部之西北居今色楞格河及鄂爾坤河流域者有篾兒乞部（Merkits），其南有克烈部（Keraits）。貝加爾湖西岸有斡亦剌部即明代之瓦剌，因部落甚多秘史統稱曰禿緜斡亦剌，禿緜義為万。以上皆與蒙古本部同族。此外在蔑兒乞之南，克烈之西，北負阿爾泰山南抵沙漠者有乃蠻族（Naiman）屬白種勢甚強。南踰大漠則為唐兀國即西夏，乃蠻之北葉尼塞河兩岸有吉利吉思即乞兒吉速亦即唐時之黠戛斯（Kirgises）其北有失必兒亦即鮮卑（Sibers）吉利吉思之南有回鶻（Uigur），回鶻之西有西遼國，更西有花剌子模即西域國。

第三節 蒙古初興時之風俗文化

蒙古在成吉思罕統一蒙古以前純爲原始性的部落社會生活爲遊牧兼狩獵，善戰好殺，社會組織簡單，一切文化尙未發達。至成吉思罕征服西域及金夏於是社會組織成爲封建的大帝國，物質文化急速發展，宗教初注意道教，後皈依喇嘛，至於學術文藝則稍久方漸領解。茲摘錄當時人所記蒙古初興時之風俗數則於下：

「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徊。……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邱處機西遊記）

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生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只是飲馬乳以塞飢渴。……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鬬爭。……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

浣濯。……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顖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宋趙珙撰蒙韃備錄）

『其居穹廬，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徙帳以從校獵，凡僞官屬從行曰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車上空可坐可臥，謂之帳輿。……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嬭爲差發。……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爲鞍橋鞔以羊皮，鐙亦刓木爲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者。』（宋彭大雅徐霆撰黑

韃事略）

第四節　蒙古之統一

蒙古部自孛兒帖赤那傳至海都始稱罕，至合不勒罕時始爲蒙古全部之汗，合不勒之弟奄巴孩繼立，爲塔塔兒執獻於金被殺。蒙古立合不勒之子忽都剌爲罕，起兵攻金復仇，金征之不克，乃議和，且册爲蒙輔國王，忽都剌不受。忽都剌死，蒙古部無共主，復分裂。合不勒罕之孫也速該爲尼倫部長，屢伐金，後爲塔塔兒人毒殺。也速該之子卽成吉思罕，時年方十三，族人欺其年少咸叛附同族之泰亦赤兀部（Taijuts）。

「海都稍長納臣與巴兒忽怯谷諸部共立之，蒙古稱罕自海都始。率衆攻札剌亦，虜其部衆爲奴。……合不勒罕有威望，蒙古諸部莫不降附，金主聞其名召見禮遇甚優。……合不勒生七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從弟俺巴孩爲罕。……俺巴孩既立，嫁女於塔塔兒自往送之，塔塔兒遂執俺巴孩及其弟烏斤巴勒哈里獻於金，金人以蒙古殺其使者乃製木驢之刑釘俺巴孩兄弟於驢

背。……部衆共立合不勒第五子忽圖剌爲罕，忽圖剌罕糾諸部復仇敗金人於境上大掠而去，是時金熙宗皇統三年也。其後金大定間，童謠曰：「達達來，達達去，趁得官家沒去處。」金世宗聞之曰此必韃靼將爲國患，乃下減丁之令，歲歲用兵北邊，恣行殺戮。蒙古諸部銜仇刺骨，亦出沒爲金邊患，金丞相完顏襄乃築長城以限之，而使汪古部守其要隘；至太祖伐金，汪古部反爲蒙古嚮道焉。……忽圖剌卒布拉火力兒等欲立塔兒忽台爲罕；部衆不從，於是諸部各立部長，不相統屬，爲尼而倫部長者曰也速該，合不勒第二子把兒壇之子也，是爲太祖皇考，追謚烈祖神元皇帝。自此塔兒忽台與烈祖有隙，塔兒忽台者合答安太石之子，爲泰亦赤兀部長，故太祖屢爲泰亦赤兀部所困。……烈祖爲部長十三年，屢伐金，又討塔塔兒。……遇塔塔兒人以毒酒飲之，烈祖暴疾，至家召察剌合額不格之子蒙力克以太祖兄弟託之而崩，時太祖十三歲。」（新元史本紀第一）

元秘史爲研究蒙古史之重要史料，茲錄其中一段於下，似更易明瞭當時史實。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俺巴孩將

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剌合赤名字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忽圖剌跟前，並我十個兒子內的合答安太子跟前說，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拏了。今後以我爲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讐。』（祕史頁十七）

成吉思罕（Tchinguiz-Khan）名帖木眞或特穆澤（Temoutchin）。其母訶額侖（Ouloun Eke）生四子一女，帖木眞居首。少時備嘗險難，爲同族泰亦赤兀部所擒幾死。既長父事父執克烈部長脫鄰斡勒，卽後稱王罕者，又厚結札答剌部長札木哈約爲「安答」，卽換物之友。帖木眞妻被掠，曾得二人之力救回。後與札木哈反目，札木哈約泰亦赤兀部等十三部來攻，帖木眞迎戰失敗，然其後歸附者多勢復振。會主因塔塔兒叛金，帖木眞與王罕助金討平之，金授以札兀忽里之職。後王罕弟叛引乃蠻來襲王罕，王罕戰敗，得帖木眞助之恢復。其後復連兵破札木哈所糾合翁吉剌泰亦赤兀等部，遂滅泰亦赤兀。王罕之子後與帖木眞不和，舉兵來襲；帖木眞初避之，後乃擊破其兵，於是並滅克烈部。乃蠻塔陽罕約汪古部同伐蒙古，汪古部暗通帖木眞，帖木眞乃擊乃蠻，大破之，塔陽罕

被擒，其子奔西遼，遂併乃蠻地。至是蒙古漠南北諸部族盡服屬蒙古部。帖木眞大會諸部族於斡難河上游，受擁戴爲成吉思罕，即蒙古太祖。時在宋寧宗開熙二年（公元一二〇六年）

『帝稍長，泰亦赤兀人忌之，一日其酋率部衆奄至，帝入帖兒古捏山，爲邏者所獲，乘間逸去。……以后之黑貂裘獻於客烈亦部王罕，王罕大悅，乃爲帝招集舊部，歸附漸衆。……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三人首謀推戴，與諸將盟於青海子，請帝稱罕，以統蒙古之部衆，時爲金大定二十九年己酉。……甲寅帝年四十歲，金章宗明昌四年也，塔塔兒酋蔑古眞薛兀勒圖等爲金邊患，金丞相完顏襄討之，帝聞之，欲復世仇，助金人攻塔塔兒，徵兵於主兒乞，遲六日，主兒乞部長撒察別乞泰出俱不至，乃與王罕攻塔塔兒於忽剌禿失禿延之地，獲蔑古眞薛兀勒圖，金人授帝爲札兀惕忽里，譯言百戶長也。……帝將攻王罕，遣合薩兒僞請降，王罕信之不設備，帝晝夜兼進，襲王罕於徹徹爾溫都爾，盡俘其衆，王罕父子走死，客烈亦部亡，時王罕諸將皆降，獨哈里巴率數十騎馳去，不知所終。帝既滅王罕，拓地西至乃蠻，乃蠻太陽罕忌帝威名，遣使約汪古部長阿剌忽思的斤忽里，夾攻我，阿剌忽思的斤忽里遣使告其事於帝，且請降。甲子春，獵於帖蔑延

河，與諸將會議討乃蠻。……帝自臨前敵指揮諸將，大破乃蠻兵，擒太陽罕殺之。……太陽罕子古出魯克奔於不亦魯黑，乃蠻南部亡。……乙丑春襲不亦魯黑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禽之，乃蠻北部亡。帝以西夏納我仇人桑昆，自將伐之，圍力吉里城，又進攻乞鄰古撒城俱克之。大掠而還。……元年丙寅帝大會部衆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纛，卽帝位，羣臣共上尊號。……爲成吉思罕，國語成爲氣力強固，吉思爲多數也。」（新元史本紀二，三）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衆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眞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並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厮殺時違了你號令，並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眞做了皇帝。號成吉思。……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

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剌呵不轉睛，腮上剌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元朝祕史）

第五節　蒙古滅夏金及宋

成吉思罕即位之次年親征西夏，五年夏主乞降。次年蒙古伐金攻西京克之。金將以兵四十萬拒戰大敗，蒙古兵入居庸關，逼京城，不克而退。公元一二一三年金元帥胡沙虎弑其主，立宣宗。十月成吉思罕自將伐金，金兵迎敵復連敗。蒙古圍中都取北京，分兵攻河東遼西破九十餘郡，殺掠甚慘，金人請和，蒙古兵方退。金主以河北殘破遷都於汴。成吉思罕怒復南侵，陷中都。公元一二一八年成吉思罕自將西征，使木華黎率兵經略太行以南。

成吉思罕即位之二十二年，成吉思罕復自將伐夏，卒於軍中。夏主出降被殺，西夏亡。（公元一二二七年）

蒙古太宗繼立，定都和林。復伐金，次年陷河中。使拖雷率一軍闖入宋境大散關，自漢中經襄陽

而北。一二三二年介速不台圍汴京。金將與拖雷遇，戰三日夜大敗。其他援兵亦敗。蒙古圍汴十六晝夜，不能克，乃議和，蒙古兵退。會金殺蒙古使者，蒙古再進兵，金元帥以汴京降，金主前已出走。蒙古復與宋會師伐金，圍金主於蔡州，城破，金主自殺，金亡。（公元一二三三年）

「五年庚午秋帝再伐西夏。……西夏主納女請和，師還，遂議伐金，先是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衞王永濟受貢於淨州，帝見永濟不爲禮，永濟歸欲請兵，會金主卒不果。及永濟嗣位，詔使來傳言當拜受，帝問使者曰新天子爲誰，曰衞王也，帝遽南向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懦者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帝復遣使於畏兀兒徵兵助戰。六年辛未……帝自將伐金，登克魯倫山解衣以帶置頂跪禱於天，誓復俺巴孩罕之仇。……金招討使紇石烈九斤監軍斡奴等率大兵屯於野狐嶺號四十萬以完顏胡沙爲後援。……與九斤等戰於野狐嶺北口之獾兒觜，木華黎先登陷陣帝率諸軍繼之，九斤等大敗伏尸徧野，金之精兵猛將盡沒於此。……凡克九十餘城兩河山東數千里之地望風瓦解。」（新元史本紀三）

宋初約蒙古攻金，金既滅，兩國接壤。宋將趙葵議復三京，遣將攻汴，金降將殺崔立降宋，復入洛

陽，遂與蒙古開釁（一二三六年，）然所得城不能守，襄陽及成都亦爲蒙古攻破，後爲宋將孟珙收復。其時蒙古方事西征無意南下，宋得苟安十餘年。至蒙古憲宗五年（一二五七年）西域已定，蒙古復大舉南征，破東川、圍合州、不下、憲宗卒於城下乃解圍。然忽必烈所統之另一軍已渡江圍鄂州，兀良哈台一軍復由雲南入交阯北上攻廣西湖南。宋遣賈似道禦之，似道不敢進。會憲宗死，忽必烈乃許宋和，而退兵。忽必烈旣卽位爲元世祖，遣使於宋，爲似道所囚，蒙古兵復至。樊城襄陽皆陷。元遣伯顏大舉南下，陷鄂州建康，伯顏分軍爲三，一攻湖南北及江西，一攻眞揚諸州，自率一軍直攻臨安，陷之，擄宋恭帝去。（一二七六年）其後宋二王亡走閩廣，圖恢復，終於敗滅。（一二七九年）

第六節　蒙古大帝國之完成

（一）西域

（1）畏兀兒卽回鶻：在今之新疆天山南路，當成吉思汗定漠北時卽來降。（參看突厥章引文）

（2）哈剌魯卽葛邏祿，屬突厥族，在伊黎河吹河流域，爲蒙古將忽必來所征服。

「太祖命忽來征合兒魯兀惕種，其主阿兒思蘭卽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元祕史）

（3）斡亦剌：

（4）吉利吉斯：

（5）失必兒：以上三族亦皆爲蒙古將朮赤所平。

（6）乃蠻塔陽罕之子古出魯克逃奔西遼，後倂其國。成吉思汗伐金時古出魯克欲乘機恢復故地。成吉思汗乃回軍遣將西征古出魯克殺之，西遼遂隸蒙古。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黑崑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元祕史）

（7）花剌子模：在西遼之西，南逾印度河，北至鹹海裏海西鄰報達爲西方一大國。因殺蒙古使者，成吉思汗遂起大兵攻之（公元一二一九年）花剌子模王戰敗走死。其子札剌勒丁卽札闌丁嗣立，爲蒙古大兵圍攻，逃越印度河而去。太祖東歸後札闌丁回故地，蒙古太宗復遣搠

馬兒汗征之，札闌丁敗死。（一二三一年）

『時札剌勒丁已遁，追及於印度河，會日暮，帝命列陣圍之。又使烏克兒古兒札古都斯古兒札瀕河設伏，截其登舟之路。黎明大戰敗其右翼兵，獲阿敏蔑里克。未幾，其右翼亦潰，札剌勒丁以中軍七百人突圍走，帝欲生致札剌勒丁，令軍中毋發矢，札剌勒丁以蓋自蔽，策馬自隋岸投於印度河，泅水而遁；帝見之以口齕指謂諸皇子曰：「凡爲將者，皆應如此也。」尋遣巴剌土爾台渡河追札剌勒丁不及，而還。』（新元史卷三）

（8）欽察、阿速、奇加賽斯、康里：欽察又譯奇布察克，（Kiptchacs）亦突厥族所建國，在烏拉嶺西，裏海黑海以北。阿速（Ases）即漢奄蔡，在今俄國東南境。奇加賽斯（Circasses）在頓河濱。蒙古將哲伯及速兀台戰勝花剌子模後進兵北征，遂與以上三國之兵遇，大敗之。阿羅思兵來援亦大破之。還師並平康里，康里爲古高車之後，地在欽察之東花剌子模之北。

『癸未，速不台上奏請討欽察，許之。遂引兵繞寬定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縱兵奮擊，其衆潰走，矢及玉里吉之子，

逃於林間；其奴來告，而執之，餘衆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傳）

（9）阿羅思等歐洲諸國：蒙古太宗以西北諸部未盡服，因命諸貴族之長子出征，拔都爲元帥，速不台副之。（一二三四年）破不里阿耳及欽察之兵。不里阿耳卽今之保加利亞。繼入阿羅思，卽俄羅斯，陷莫斯科等城。又攻孛烈兒卽今波蘭，入馬札兒卽今匈牙利。進軍至今之威尼斯。歐洲大震動。會太宗訃音至乃還軍。

『斡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禿兒同蒙格禿，兩個做後援征去。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名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蒙格、等做後援征去。其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附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

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元秘史）

（10）木剌夷及報達：木剌夷（Mulahida）在裏海南岸，爲回教國之一，報達又作巴黑塔惕卽大食國。此二國尙未賓服，故蒙古憲宗命弟旭烈兀及郭侃征之（一二五二年）遂平木剌夷，陷報達，殺其哈利發。郭侃至天房卽麥地那及密昔兒卽麥西皆降之，遂渡海收富浪卽塞普洛斯島而還。於是西域全定。

『侃……從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而兀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築夾城圍之莫能克，侃架礮攻之，守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據西城，侃攻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元史卷一四九郭侃傳）

『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可乃算灘……遂降。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喩以禍福，兀都算灘……卽來降，師還。……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釣魚山會憲宗崩，乃還。』（元

史卷一四九郭侃傳）

蒙古以西域之地成立四汗國以封諸貴族如下：

（甲）欽察汗國：東自吉利吉思，西至俄羅斯匈牙利。後分爲金帳白帳青帳克里米諸汗。至一四八〇年乃爲俄羅斯所滅。

（乙）窩闊台汗國：在阿爾泰一帶及新疆北部之地。後併於察合台國。

（丙）察合台汗國：在阿母河以東至天山附近一帶。後在一三六九年帖木兒建國時統絕。

（丁）伊兒汗國：在俄屬中亞南部伊蘭高原西及小亞細亞一帶後亦滅於帖木兒。

（二）東方

（1）高麗：高麗在遼時稱臣於遼，後復事金。蒙古因征討遼東之蒲鮮万奴乃與高麗結好，約爲兄弟之國。其後因蒙古使自高麗回爲盜所殺，蒙古伐之，高麗請和。蒙古遣七十人駐高麗，後爲高麗所殺，兩國再啟衅，直至一二四一年和議乃成。自此以後至元朝傾覆，其間高麗全爲蒙古屬國。

（2）日本：蒙古旣服高麗，聽高麗人之言擬招致日本歸服。元世祖時遣趙良弼至日本諭之，日本不從。元因於一二七五年遣將率蒙漢高麗兵一萬五千征之，獲小勝而還。一二八一年復遣十萬兵征之，遭颶風，大敗，全軍盡沒。後不再出師。

『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實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巴圖嚕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嚕罕右丞范文虎及實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

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闔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元史卷二〇八）

（三）南方

（1）大理：元憲宗令忽必烈征大理，其兵從甘肅南下，以革囊渡金沙江，破大理之兵，大理王降。（一二五七年）

『奉命帥師征雲南……八月師次臨洮，遣伊拉珠王君候王鑑諭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師次塔拉分三道以進。大將烏蘭哈達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察罕伊兆爾帥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冬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摩娑蠻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十一月辛卯復遣伊拉珠等使大理。丁酉師至白蠻打郭寨，其主將出降，其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蠻送款。十二月丙辰軍薄大理城。……留大將烏蘭哈達戍守，以劉時中為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大理遂班師。』（元史卷四）

（2）吐蕃：攻大理忽必烈分兵進攻吐蕃。時吐蕃喇嘛教主極有勢力，與吐蕃立唆火脫同出降。自此蒙古人遂信服喇嘛教。

（3）安南：忽必烈所遣將烏蘭哈達既定大理屬地，因進攻安南，入其都城，（一二五三年）安南降。後因伐占城假道再與安南開釁，先勝後敗，幾於全軍盡覆。元第三次發兵十萬攻之復不利，會因安南人謝罪遂罷兵。

『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巴齊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劵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鄂囉齊平章政事烏瑪喇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瑪喇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

飛達春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元史卷二〇九）

（4）占城：占城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降元，後執元使，故發兵攻之，分水陸二道而進，水路軍戰勝，陸路軍因假道安南，復與安南開戰。後安南謝罪，占城亦服。

（5）緬甸：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遣雲南行省兵伐緬國，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復發兵征之，緬人請降。後復出兵二次，均無大成功。

（6）南洋：元對南洋用兵惟爪哇之役最大。元世祖二十九年遣史弼將兵三萬，舟千艘，由泉州啓行征爪哇。會爪哇國王爲隣境葛郎國所攻殺，其壻土罕必闍耶舉國降。元軍助爪哇征葛郎，降之。爪哇復叛元，元兵頗有死傷，遂還師。此外諸國受招諭來朝者有十國，即馬八兒（即麻打拉薩）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即麻云甲），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解、蘇木都剌（即蘇門答臘）

第七節　入主中國時之蒙古

蒙古自太祖帖木眞創業，傳太宗、定宗、憲宗而至世祖，遂滅宋入主中國全部，其後再經十世至天順帝而傾覆。自帖木眞稱帝（一二〇六年）至順帝北走（一三六八年）凡十五主，共一百六十三年，其入主中國凡八十九年。

蒙古盛時幅員爲中國歷代之冠。其地北至西伯利亞，南達印度支那，東盡高麗，西抵歐洲。因疆域之廣，用兵之頻，交通之盛，對於民族之接觸混合上發生極大影響。

元代蒙古人種族觀念頗強，待遇他族顯有異同。全國人民分爲四等，首爲蒙古，次爲色目卽西域諸國人，三爲漢人卽契丹、高麗、女眞等族，四爲南人卽南宋人民。四等之外且有十等之說。十等雖非種族之別，然其高等者必爲戰勝民族，下等者必爲戰敗民族，此通例也。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鄭所南集）

『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謝仿得疊山集卷二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待遇不平之例，如官制則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爲之貳。

「世祖……定內外之官……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序）

「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右左丞，有參知政事，則漢亦得爲之。……然中葉後，漢人爲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爲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講鈞禮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〇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兵制則兵分四種，本種人爲蒙古軍，諸部族人爲探馬赤軍，得中原後發民爲卒，是爲漢軍，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其鎮戍之制，則所以壓制漢族。而全國兵籍亦極祕密，不令漢人知。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皆世

祖……與二三大臣之所共議。』（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鎮戍）

『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法律上之待遇亦不平等：

『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並全徵燒埋銀。』（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殺傷）

選舉上蒙古人之考試較漢人南人爲易，服官亦不同。

『延祐二年三月，始開科，分進士爲左右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凡蒙古由科舉出身者，授從六品，色目漢人，遞降一級。』（續通考卷二一四選舉考一）

兵鋒所及殺戮頗重，異民族之死者甚衆。

『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

宜居之。」……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又沿用部落時代舊例，凡所征服之民族不殺者則多以為奴。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每來使喚者。」』（元祕史）

『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腳寨，」擅其賦役。』（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貞傳）

『德輝遂起為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為奴者，咸按而免之。』（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輝傳）

『先是荊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為民。』（元史卷一六三張雄飛傳）

『世祖至元十八年閏八月，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時先後受賜者諸王十六人，后妃

公主九人，勛臣三十六人，凡先朝勛戚亦加賜，諸王自一二萬戶以上，有多至十萬戶者，勛臣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數百、數十戶不等。』（續通考卷一三戶口考二）

防制漢人及南人甚嚴，以剝奪其反抗能力。

『中統四年正月。……中禁民家兵器，……二月……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諸漢人南人，投充宿衞士，總宿衞官輒收納之，並坐罪。』（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衞禁）

『諸民間有藏鐵尺，鐵骨朶，及含刀鐵柱杖者，禁之，諸私藏甲全副者處死，……鎗若刀、若弩、私有十件者處死。』（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禁令）

此外尙有編民爲甲，置甲主以監督之之說。

『諸出入宮禁各有從者，男女止以十人爲朋，出入毋得相雜，軍中有十人置甲長，聽其指揮。』（元史卷二太宗紀）

『鼎革後，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爲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鼎革後，城鄉

編設甲主，孥入妻女，有志者皆自裁。……欲求兩全者……竟出下策為舟妓，以舟入不設甲主，舟妓向不辱身也。』（徐大焯燼餘錄乙編）

第八節　明清兩朝之蒙古

明太祖兵至北平，元順帝北遁塞外，數傳後去國號及帝號，仍稱韃靼可汗。明成祖兩次自將征之大破其兵。後韃靼衰，併於瓦剌。即斡亦剌。

瓦剌至也先時勢甚強，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帝親征之，至土木堡為也先所虜，後送還。也先死後瓦剌勢衰，而韃靼部復盛。

「韃靼，即蒙古故元後也。太祖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率師取元，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開平，數遣其將也速等擾北邊。明年常遇春擊敗之，師進開平，俘宗王慶孫，平章鼎住。時元主奔應昌，其將王保保據定西為邊患。三年春以徐達為大將軍，使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使出居庸擣應昌。文忠至興和，禽平章竹貞，復大破元兵於駱駝山，遂趨應昌。未至，

知元主已殂，進圍其城克之，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大臣寶玉圖籍，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獨以數十騎遁去。而徐達亦大破王保保兵於沈兒峪口走之，太祖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諡元主曰順帝，於是故元諸將江文淸等王子失篤兒等先後歸附，獨王保保擁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居和林，屢詔諭之不從。五年春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征西將軍馮勝率師三道征之。……自脫古思帖木兒後，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簒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明年帝（成祖）自將五十萬衆出塞，本雅失里（韃靼可汗）聞之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及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帝麾兵奮擊，一呼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班師至靜虜鎮，遇阿魯台，帝使諭之降，阿魯台欲來，衆不可，遂戰。帝率精騎大呼衝擊，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乃還。』（明史卷三二七）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衆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時元主本雅失里偕其屬阿魯台居漠北，馬哈木乃以兵襲破之。……脫懽

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於是北部皆服屬也先……太監王振挾帝親征，羣臣伏闕爭不得。……帝蒙塵。……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屬分散，其承襲代次不可考。』（明史卷三二八）

後韃靼部有巴圖蒙克者七歲嗣位，爲蒙古本族汗，稱爲達顏汗，至四十一歲爲諸部族之大汗，時明孝宗弘治十七年公元一五〇四年也。達顏汗時蒙古復統一而中興，惜史鮮記載。達顏汗之季子格埒森札賚爾守漠北爲後來喀爾喀四部之祖。達顏汗自與嫡孫卜赤居東方是爲插漢部卽察哈爾部。三子巴爾蘇鎭守套部傳於長子是爲鄂爾多斯部，巴爾蘇之次子阿勒坦卽俺答居大同北，是爲土默特部。長子早死其衆歸於俺答。俺答於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八年三次入寇京畿，勢張甚。晚年因奪其孫之妻，其孫怒奔明，明送還之，俺答遂與明和：不復侵掠，然俺答亦因信喇嘛故厭兵事也。俺答死後，其妻卽奪於其孫者，久握大權對中國亦甚恭順。俺答以後傳至三世套部漸衰，而東方之插漢部轉強。

『俺答有孫曰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娶婦比吉。把漢復聘襖兒都司女，卽俺答外孫女，貌美，俺答奪之。把漢恚，遂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

俺答老佞佛復請於海南建寺詔賜寺額「仰華。」……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乃敕封爲忠順夫人，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明史卷三二七）

插漢部卽察哈爾部，於明末侵掠中國，明神宗以戚繼光守薊鎭，李成梁守遼東乃平其患。自卜赤六傳至林丹汗復强盛。時又有在嫩江之科爾沁部初攻滿洲失敗遂降滿洲。林丹汗攻科爾沁，滿洲來援解之。林丹汗與葉赫爲姻婭，故與滿洲不協，明人亦厚結之以抗滿洲。滿洲太宗於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伐察哈爾，林丹汗大敗走死。是後內蒙古諸族皆降滿洲。

『先是林丹汗使臣康喀爾拜虎齎書來自稱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而稱上爲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英明皇帝。語多傲慢，諸貝勒大臣怒欲斬其使，上以使者無罪，特赦之，旋報書詰責。亦遣使臣碩色吳巴什往，林丹汗縶留之，上遂殺康喀爾拜虎，碩色吳巴什尋逃歸。』（清鑑易知錄前編二）

『九月癸亥上率大軍征察哈爾。察哈爾林丹汗之婦爲葉赫貝勒金台石之女，葉赫始終附明，

爲太祖所滅，遺衆逃而投察哈爾。明諜知之，啗林丹汗以利，使與他喀爾喀諸酋共抗清兵。而喀喇沁諸部與林丹汗有隙，願附太宗，乃遣阿濟格貝勒與之會盟，合兵攻林丹汗。太宗親統軍前進馳擊席爾哈、席伯圖、莫湯圖諸處，克之，獲人畜無算，其降者編爲戶口。』（清鑑易知錄前編三）

外蒙古卽喀爾喀部，分爲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部，原服屬於林丹汗。林丹汗旣死，喀爾喀大懼，亦降滿洲，歲進白駝一，白馬八，是爲九白之貢。

蒙古本部卽韃靼部，雖漸弱，然居漠西之瓦剌卽衞拉特部復強盛。明末衞拉特分四部：卽和碩特部，居烏魯木齊，部長爲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次爲準噶爾部，居伊犂，部長爲也先之後。三曰杜爾伯特部，居額爾齊斯河，部長亦也先之後。四曰土爾扈特部，居塔爾巴哈台，部長爲元臣翁罕之後。初和碩特部固始汗佔據青海干涉西藏。後準噶爾部噶爾丹兼統四部，勢甚強。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噶爾丹遂率兵三萬襲攻喀爾喀，喀爾喀三汗數十萬衆逃奔內蒙古，清廷濟之以糧食及牧地，清聖祖復親統大軍征噶爾丹，大敗之，噶爾丹遠遁。其後清復遣兵遠征，噶爾丹屢敗，伊

卒復爲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據遂自殺。喀爾喀三汗重歸故地。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大師，及也先瓦剌可汗之裔，是爲厄魯特四衛拉蒙古。……四衛拉部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康熙中綽羅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爲準噶爾汗，兼有四衛拉……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抗愛山，突襲其帳（土謝圖汗）……并擊破其隣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扎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於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衆分路東奔。聖祖尙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並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上敕其還喀爾喀侵地……不奉命。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以追喀爾喀爲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聖祖下詔親征。……右翼兵遇賊烏洙穆秦，戰復不利，噶爾丹……深入烏蘭布通，去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改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我軍進擊大戰於烏蘭布通，賊騎數萬陳山下，依林阻水，以

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垜，蒙以溼氈，環列如柵，士卒於垜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陳，以火器爲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礮，頹且仆，陳斷爲二，步騎爭先陷陣，噶爾丹越大磧山宵遁……沿途饑踣，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聖武記卷三）

『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犂舊部落盡爲兄子策妄喇布坦所幷，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上乘其窮蹙，欲降之，至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其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擒獻……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聖武記卷三）

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西藏，殺和碩特汗四達賴六世。清聖祖遣年羹堯由成都，皇子允禵出西寧入藏，準噶爾兵敗走。遂定西藏。

『厄魯特聞我軍分路入藏，策零敦多布，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將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察木多，奪洛隆宗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

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招土司為前驅，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敵塞險，扼敵餉道；而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劫營之衆，俘斬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卽由舊路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犂者，不及一半。詔封宏法覺衆第六世喇嘛，於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喇嘛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喇嘛之助亂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清鑑易知錄正編六）（此書文亦錄自聖武記，較為簡明故選之。）

清世宗時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與策妄阿布坦聯合為亂，清遣年羹堯岳鍾琪擊敗之，羅卜藏丹津奔準噶爾，青海亦平。

『羹堯奏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阿爾太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巳吉查等，並男女牛羊無數。二十二日，至柴達木，羅卜藏丹津帶二百餘人逃竄潛匿，青海部落悉平。』（清鑑易知錄正編七）

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於清世宗雍正九年大敗清兵，進攻喀爾喀。土謝圖汗所屬之

額駙策凌爲元太祖之裔，迎戰破之。次年復大敗其兵。清帝命策凌獨立爲一部，稱三音諾顏汗，喀爾喀遂有四部。

「額駙策凌擊準噶爾兵於抗愛山，大敗之，噶爾丹策零遁，馬爾賽失機詔斬以徇。方七月間，噶爾丹策零親率其大衆，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廋爾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抗愛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地，時哲卜尊卜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探知額駙策零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於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卽反旆馳救，並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蒙古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如風如雨，敵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於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敵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坤河之抗愛山，卽古燕然山之南麓。其地右阻山，左迫水，道狹不容大衆，又橫亙以大喇嘛寺，兵無走路，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敵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清鑑易知錄正編七）

噶爾丹策零死後，準部內亂，其中之輝特部長阿睦爾撒納降清，導清兵平定準部。後阿睦爾撒

納復叛，清於乾隆二十二年派兵分二路征之。時準部內訌，痘疫復盛，阿睦爾撒納走死俄境。清留兵剿殺，至二十五年方班師，準部自是大定。（一七六〇年）衞拉特戶數原有二十餘萬，死於痘者十之四，死於兵者十之三，逃亡者十之二，存者不及十之一云。

『命成袞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會準部自相吞噬，綽羅特汗爲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又殺噶爾布。兆惠兵至，皆敗走，惟阿逆未獲，兆惠富德窮追至左哈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已與阿逆積釁，且懼招大兵，遣使入貢，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往投，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攜八人入俄羅斯界。帝命移檄索之，會阿逆患痘死，移尸近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以聞。成袞扎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台，兆惠率兵四千再剿厄魯特餘黨。』（清鑑易知錄正編九）

『明年正月兆惠等合圍縱剿，先後虐殺四年，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皆搜剔靡遺矣。事平設滿洲駐防，徙漢兵耕種其地，置伊犂將軍以統治之。』（清史紀事本末卷三一）

以上爲明、清時中國境內蒙古之史實，至於境外在明太祖時有元裔帖木兒(Timur)興起統一西域，西征土耳其、欽察、俄羅斯，復成大帝國。帖木兒卒，國復分裂。其六世孫巴拜爾(Baber)復建國於印度，爲蒙兀兒朝(Mogul)，後乃亡於英國。蒙古之建國於中亞細亞者，至近世亦滅於俄羅斯。

蒙古民族自成吉思汗以後，除蒙古以外，且移入青海、甘肅、新疆、西康諸地。其分支如上所述，分爲二大支，二大支復分爲繁多之中小支，在清末時如下：

第一支　喀爾喀族(Khalka)：內外蒙古皆有之，係成吉思汗之後裔，即明代之韃靼人。其後分爲：

甲、住內蒙古者：

A、東四盟

（1）哲里木盟：四部十旗

（2）卓索圖盟：二部六旗

（3）昭烏達盟：八部十一旗

（4）錫林郭勒盟：五部十旗

B、西二盟

（1）烏蘭察布盟：四部六旗

（2）伊昭克盟：一部七旗

C、內屬蒙古

（1）察哈爾部

（2）歸化城土默特部

乙、住外蒙古者：四部卽四盟

（1）車臣汗部：二十三旗

（2）土謝圖汗部：二十旗

（3）三音諾顏汗部：二十二旗

（4）札薩克圖汗部：十九旗

第二支　額魯特族(Eleuts)即衞拉特，亦即加爾滿克人(Kalmuk)住蒙古西部。

甲、河西額魯特：住於河套之西，分二部二旗。

（1）阿拉善額魯特部：只有一旗

（2）額濟納舊土爾扈特部：只有一旗

乙、金山額魯特：在金山卽阿爾泰山附近，卽阿爾泰地方，爲科布多參贊大臣所轄，分爲七部三盟二十二旗。

（1）杜爾伯特部：十四旗

（2）附輝特部：二旗

（3）新土爾和特部：二旗

（4）新和碩特部：一旗

（5）札哈沁部：一旗

（6）明阿特部：一旗

（7）額魯特：一旗

清代統治蒙古族之道有如下數條：

（1）設盟旗制度：旗制仿滿洲八旗，將蒙古各部編立旗分，劃分牧地，以免爭執。每旗設札薩克一員，及其他數員；札薩克係世襲王公出身由清廷任命之。盟則係多數之旗合成，以合盟之地名之，定期會盟，以處決要務。每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及其他。此種制度至民國無大改變。此種制度可以限制蒙古各部，使不能由兼併而統一。

（2）設理藩院及辦事大臣等：內蒙古諸旗之札薩克直接受統治於理藩院。外蒙古則受駐紮烏里雅蘇台之定邊左副將軍管轄。後增設庫倫辦事大臣，以分轄車臣及土謝圖二部。

（3）優待喇嘛：蒙古族之皈依喇嘛教，遠自元初，然至俺答時更爲大盛。清人因思利用喇嘛教以軟化蒙古人。清初自順治至乾隆四朝尤爲注意，勅建喇嘛廟，厚待喇嘛予以種種特權。

（4）保護蒙古牧地，禁止漢人佃耕：清廷曾嚴申禁令不准蒙古王公將荒地租漢人開墾耕

種，蓋亦所以防止漢人之發展也。

（5）禁止蒙人漢化：清廷不准蒙人用漢人姓名及學習漢文，公文等不得用漢字，不准蒙古婦女與漢人結婚，限制漢商人居留蒙地之期限。

（6）滿蒙通婚：清皇室屢與蒙古貴族聯姻，蒙古女子爲皇后，男子爲額駙者甚多。

清代對蒙之政策，總括之爲聯蒙制漢，此種政策頗見成功，故蒙古於清朝頗爲忠順，然而制漢雖成功，不意俄人竟乘虛而入與清爭奪蒙古矣。（謝彬：蒙古問題）

清末因鑑於前此對蒙政策之失算乃大行改變，如准許漢人開墾蒙地，取銷對於喇嘛之優待，改盟旂爲州縣，廢止漢化之禁令。以上諸舉有妨礙蒙人生活者，有傷害喇嘛感情者，俄人乘機構煽，蒙人轉而親俄，於一九一一年卽宣統三年中國革命軍起後亦宣佈獨立，建立蒙古帝國奉活佛哲布尊丹巴爲皇帝。甚至民國六年卽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蒙古亦於民國八年取銷獨立。民十年白俄進攻庫倫擁護哲布尊丹巴爲第二次之獨立。不久赤俄助外蒙革命黨驅逐白俄重組新政府。蒙古喇嘛王公於十三年復派代表請求仍歸中國保護，然不久喇嘛逝世，蒙古新黨遂於同年六月爲

第三次宣告獨立，並即成立共和政府。

第九節　現代蒙古人之風俗

現代蒙古人之風俗有仍保存古式者，如蒙古包及游牧等，想係由於自然環境之故；有與古不同者如服飾等，則係受滿、漢人之影響。大抵與漢人異而與突厥羌藏相類，以其生活同也。最近如外蒙依附蘇俄更改舊制，其風俗文化自然亦趨西洋化。玆舉蒙古近時尚存之固有的特殊風俗數條於下。

（1）職業：『羊羣每數十頭，儼然大物，望之生畏。牛馬每羣數十頭或百數十頭，亦色色俱備。牛較內地的牛，約肥大三分之一，馬亦較內地的健壯善走。馬牛羊駝，同爲蒙古民族的生命。因牛奶、羊肉、駱駝糞、是蒙人飲食的必需品；羊皮、毛氈、駱駝毛皮是蒙人衣服住居的必需品：馬和駱駝是蒙人行動的必需品。故與蒙人見面時，每先問牲畜安好，再問他個人家族安好。問其富，數畜以對。』（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

『蒙人多逐水草而居，古稱行國，其後近邊諸旗，漸染漢俗，始從事於耕植。凡設郡縣之區，類皆農重於牧，操作亦如漢人，但堅忍耐勞爲稍遜耳。……蒙人射飛逐走，本其專長，每於叢林灌莽之中，跡禽獸之所在，十獲七八。……蒙人迷信宗教，相戒不食魚鱉，漢民之捕魚者，往往爲其禁阻。……蒙人不知懋遷，溫飽以外，便無餘事，器用布帛，多運自內地，其交易商人，多晉魯行商。』（卓宏謀：蒙古鑑）

（2）住所：『蒙古游牧地方，居住無室，多以幕爲廬，卽所謂蒙古包也。……其幕式計有二種。一、在耕牧地方所用者爲固定式，周圍多有以磚砌成，上用葦草，以製天幕，曰或中國式。……在游牧地方所用者爲移轉式，多用毛織品，以蓋其上，或爲蒙古式。』（卓宏謀：蒙古鑑）

（3）衣服：『蒙古之服制，與內地略同，窄袖長褂，布帶束腰，繫以煙袋燧石等。富者絹帛，貧者棉布。冬則棉衣皮裘，夏則寬衣大袖。帽平扁，鞋用漢地所製。婦女衣服，因地而異。大致男皆薙頭蓄辮，或長褂不束帶，外加獸皮背心。婦女則蓄辮二條，垂於左右，飾以珊瑚眞珠，耳懸圈環，手套釧鐲。若已嫁者，則髮辮惟一，頭戴珊瑚銀板，以別處女。』（卓宏謀：蒙古鑑）

（4）飲食：『蒙古人之常食，大體爲乳、茶、黍、羊肉、及小麥粉、雜穀、乾餛飩等。然由氣候與地味之關係，其物產每因地而有多少之差異。……蒙古人以牛乳供食用頗爲巧妙，然生乳恐釀下痢，用之甚稀。牛乳除開墾地外，均甚豐富，其乳祇於野草青之時期榨取之，冬季無榨取者。……茶、蒙古人一般嗜之，用必多量，係由南方各省輸入者，然其用法則與滿漢人全異，茶之中混以牛乳與少量之鹽，名爲奶子茶，亦名蒙古茶。』（東蒙風俗談）

（5）社會組織：『蒙古民族舉上下而爲族長制，家長老廢不耐事，或死亡時，則以其長子相續。……蒙古人男子十八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凡登錄戶籍簿，有兵役之義務。……男女之關係，則男尊女卑，蓋蒙古往昔以武建國，故制重男子。……男女交際，完全自由，爲中國轄境內罕見之事。』（東蒙風俗談）

『蒙古人之社會狀態極單純，而其階級爲三大別，王族、喇嘛、平民、是也。王族，以元朝之後裔，或其重要之子孫受封爵爲各旗之長者爲主，就中臺吉以下之旗人居下，而其總數極多，凡一旗內如人口三萬，王族有三四千之數，彼等之中，單有品級而財產一物無有者往往見之。

喇嘛，在蒙古位於社會之上流，其勢力不可侮，高德之喇嘛片言一語，雖王公不能反背之。喇嘛在蒙古人中稍通事理，故着眼於蒙古之經營者，必不可輕視此喇嘛之社會勢力。黑人、除王族與喇嘛外，凡其他之蒙古人，則名之爲黑人，有各種之種類，如往昔爲蒙古人奴隸者之子孫或滿漢人之土著者，或旗人之庶子不爲喇嘛者等皆屬之，但在政治上隸屬於各旗長之下，精神則受支配於喇嘛。』（東蒙風俗談）

『蒙古婚禮，與內地不同，女子由二、三歲至四、五歲時，卽須定婚，十六歲以上，未成婚者絕少，多蹈早婚之弊，向例女子比男子年長二、三歲，或四、五歲不等。』（蒙古鑑）

（6）起居：『昨夜蒙古包中有一小牀，高僅四五寸，寬二尺許，夫婦二人夜寢其上，同衾共枕，牀下卽譯官兵士臥所，毫無障隔，絕不避忌。包小人多，習慣使然，亦可說是事實使然。』（內外蒙古考察日記）

（7）娛樂：『其娛樂約有二事：（一）角力，多於典祭豎立界牌之日，爲行樂之娛。角力者各衣皮套，穿長靴，負力而鬭，以推倒地上爲勝，角勝者邀獎。（二）競馬，亦於典祭日或狩獵時

行之』（蒙古鑑）

（8）葬式『蒙古葬式，約有三種，一、爲埋葬，卽納屍於棺而有墳墓之可營者，多行於王公盟長，其葬禮與本地略同，二、爲火葬稱爲荼毘，蒙古人稍有財產者，請喇嘛誦經後，舉火燒之，拾其遺骸，請大喇嘛許可後，再粉骨製餅形而納諸靈塔以收存之。三、爲棄葬，卽暴屍於野，或置諸深山空谷中，任野獸啄之。』（蒙古鑑）

（9）宗教：『其喇嘛階級各有不同，大概別爲佛爺喇嘛，札薩克喇嘛、廟喇嘛、大喇嘛、黑喇嘛五種。一、佛爺喇嘛，普通稱活佛，在西藏者曰達賴及班禪，在庫倫者曰呼圖克圖。……二、札薩克喇嘛，握有政教兩權。……三、廟喇嘛，奉佛於寺院之中，凡民間冠婚喪祭一般禮式皆與焉。……四、大喇嘛，爲一寺之座主。……五、黑喇嘛，爲俗人之寡夫寡婦，於老後剃髮，不過專誠皈佛，不用袈裟，不習經文，惟日常手捻佛珠，口稱佛號而已。』（蒙古鑑）

蒙古系參考書

一　舊唐書
二　新唐書
三　元史
四　新元史
五　明史
六　元朝祕史
七　黑韃事略
八　聖武親征錄
九　長春眞人西遊記
十　蒙韃備錄
十一　C. d'Ohsson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
十二　許國英清鑑易知錄

十三　聖武記

十四　陳崇清：外蒙近世史

十五　姚明暉：蒙古志

十六　卓宏謀：蒙古鑑

十七　謝　彬：蒙古問題

十八　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

十九　松本雋著吳欽泰譯：東蒙風俗談

二十　下村修介：蒙古地誌

二一　馮誠求：東蒙遊記

二二　丁　謙：蓬萊軒所著地理學叢書內關於蒙古諸篇

二三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蒙古史研究

二四　箭內亙著陳捷譯：兀良哈及韃靼民族考

二五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元代經略東北考
二六　箭內亙著陳捷等譯：元代制度考
二七　箭內亙著陳捷等譯：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
二八　王國維：遼金時代蒙古考（學衡五三期）
二九　王國維：韃靼考（清華學報三卷一期）
三十　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清華四卷一期）
三一　王國維：遼金時蒙古考（蒙古史料內）
三二　方壯猷：韃靼起源考（國學季刊三卷二號）
三三　曾問吾：蒙古西征之偉蹟（中國新論一卷七期）
三四　褚作民：蒙古民族由來考（邊事研究三卷一期）
三五　古川園重利著張其春譯：蒙古民族之由來（國聞週報十卷二十一期）
三六　張覺人：蒙古民族的史的考察（邊事研究三卷四期）

三七 F. C. A. Krause 著從吾譯：蒙古史發凡（輔仁學誌一卷二期）

三八 楊 寔：明代察哈爾沿革考（禹貢四卷四期）

三九 包瀚生：歷史證明蒙古是中國領土（東方三十一卷五號）

四十 華企雲：蒙古民族的檢討（邊事研究二卷四期）

四一 苗迪青譯：蒙古人的社會（科學時報二卷十一號，三卷三號）

四二 張佐華：蒙古旅行散記（新亞細亞十卷五期）

四三 張覺人：外蒙共和國的發展（邊事研究二卷六期）

四四 余漢華：外蒙古現況概觀（邊事研究三卷六期）

四五 Wolf：外人之蒙古近狀觀（東方二十六卷二十三號）

四六 邱懷瑾：叛我獨立之新外蒙共和國實況（邊事研究三卷四期）

四七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四八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四九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五十　Howorth, H. H.-History of the Mongols.

第十二章　氐羌系（藏族來源之一）

第一節　總論

氐羌系有二義，一爲包括氐與羌，一謂羌其大名氐其小別，氐不過羌中之一支。如周書王會解云：『氐羌以鸞鳥，』孔晁注謂『氐地羌，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矣。』無論二者孰是，無關重要，此二字必須合用，方足以包括全系也。

氐羌系合次章之藏系而成爲今之藏族，以歷史上有分別，故各立爲一系而述之。

氐羌據後漢書言其出自姜姓，今代史家亦有謂姜卽爲羌者，若然則炎帝之裔而上古二大姓之一之姜姓乃屬羌族矣。茲引傳斯年之語於下：

『據……左傳襄十四年姜戎一段，知九州之一名瓜州，其地鄰秦，其人爲姜姓，其類則戎。雖則

爲戎，不失其爲四嶽之後。四嶽之後，有文物之大國齊，又有戎者，可以女眞爲例。建州女眞征服中夏之後，所謂滿洲八旗者盡染華風，而在混同江上之女眞部落，至今日仍保其漁獵生活，不與文化之數。但藉此可知姜本西戎，與周密邇，又爲姻戚，惟並不是中國。……殷墟文字中出現羌字之從人，與未出現從女之姜字，在當時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別，到後來男女的稱謂不同，於是地望從人爲羌字，女子從女爲姜字，沿而爲二了。不過漢晉儒者還是知道羌卽是姜的。……姜羌之同，是僅僅文字上一名之異流呢，或者種族上周姜漢羌是一事。照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則范曄認姜羌爲一事。范曄雖是劉宋人，但范氏後漢書僅是文字上修正華氏司馬氏的，這話未必無所本。且西羌傳中所記事，羌的好些部落本是自東向西移的。而秦之強盛尤與羌之西去有關係。這話正和左傳襄十四年姜戎子的一段話是一類的事。那麼，漢代羌部落中有些是姜氏，看來像是如此。」（姜原）

第二節　秦以前之氐羌

氐羌自古卽與華夏接觸不絕。商武丁曾服氐羌武王伐商亦得西方蠻族之助，其中庸蜀羌皆氐羌系。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詩殷武）

『逖矣西土之人……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書牧誓）

據後漢書所述則三代皆有事於此族，其名爲畎夷、鬼方、犬戎、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昆夷、戎、條戎、奔戎、北戎、申戎、六濟之戎。入春秋後戎人雜居中國其名更繁。至戰國時在中國之戎，皆爲諸強國所併，其人亦卽同化於華夏。然以上諸種族不皆屬氐羌、如犬戎、昆夷、北戎等已由史家證明其爲匈奴，第此外亦當有確屬氐羌者，如姜戎卽陰戎或伊洛之戎，蠻氏之戎，陸渾之戎，或九州之戎卽是。鬼方據史卽指其屬羌族，然據王國維之考證則以爲屬匈奴。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

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

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允姓戎遷於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晉文公欲脩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脩霸業。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卽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於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義渠遂臣於秦。……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後漢書卷一一七）

第三節　漢時塞內之羌

以上雜居中國之氐羌，雖經同化，然距華夏系遠之氐羌族類仍多其一種單名爲羌，史稱其始祖爲無弋爰劍。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部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後漢書卷一一七）

前漢初羌與漢復接觸，侵寇中國，宣帝時趙充國元帝時馮奉世擊敗之，自是賓服無事。

「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後漢書卷一一七）

降羌雜居塞內，然苦於漢人之虐待，遂於王莽亂後獨立，東漢初征服之。然其部落衆多，而漢復失於撫綏，故終東漢之世，叛亂相續，騷擾無已至於羌亂稍平，而漢力亦竭矣。

「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延禧二年……燒

當八種寇隴右，熲（段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幷力寇幷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後漢書卷一一七）

東漢與羌接觸爭戰之結果，羌人死亡甚衆而同化於漢人者亦不尠，自此以後祇於五胡亂華時再露頭角，然彼時華化已深非復原來狀態矣。

『自爰劍後子孫支分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

中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後漢書卷一一七）

第四節　漢時西域之氐羌國

漢代侵擾中國之羌皆在塞內，在塞外卽今青海新疆西康西藏者尙多，但與中國無多大關係，僅於漢通西域時略有國際上之往來而已。略述如下。

（一）宕昌羌：『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卽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父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懃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懃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

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北史卷九六）

（二）鄧至羌：『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北史卷九六）

（三）赫羊國等羌：「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因爲國名。又有東亭衞、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諸羌國，風俗麤獷，與鄧至國不同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北史卷九六）

（四）白蘭羌：『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摸徒，南界鄀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北史卷九六）

（五）薄緣夷等羌：『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衞、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鄀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北史卷九六）

（六）党項羌：至宋時蔚成大國，即西夏，另述於下。

（七）婼羌：『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前漢書卷九六上）

（八）西夜：『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前漢書卷九六上）

（九）蒲犂：『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前漢書卷九

六上）

（十）依耐：『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前漢書卷九六上）

（十一）無雷：『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前漢書卷九六上）

（十二）大月氏：大月氏本居近塞，後因避匈奴乃遠遁中亞。大月氏屬何種族今尚未定。據西人研究，有藏族、蒙古族、突厥族、阿利安族四說。氏字不讀氏音，且史書亦有作氏者，而後來之嚈噠據史常言其爲大月氏之種類，嚈噠屬於廣義的羌藏族，大月氏大約原來亦屬於羌藏族，至於後來因西徙而與西方諸族雜居，其種或致漸不純粹也。大月氏西徙後一部分不從去者與漢人錯居湟中。別有名稱。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前漢書卷九六上）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書卷一一七）

（十三）吐谷渾：吐谷渾之王室雖爲鮮卑人，然其人民實爲氐羌族。其地卽今之青海。其王室之興廢見東胡章，茲錄史書所述其人民之風俗於下。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

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於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青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魏書卷一〇一）

第五節　漢以前西南之氐羌

在中國西部及南部亦有氐羌族。

（一）庸：武王伐紂之時西方民族從之者有庸、蜀、羌而庸且居首，春秋時有庸國在今湖北竹山縣。春秋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共滅之，此後，卽同化於華夏。

（二）蜀：戰國時秦滅蜀，徙秦民萬家實之。蜀人自此與華夏同化。秦代楚，漢高祖東征皆發蜀

卒，混合更多，故亦漸同化。

（三）巴：巴又作巴氏，原在重慶之地。傳說巴爲食象之蛇，說文又謂「巴蜀桑中蟲也，」或爲圖騰之名。春秋時與楚有關係，戰國時滅於秦，然仍以其舊酋爲君長，並與通婚，而歲徵其賦。

（1）巴郡南郡蠻：漢時稱之爲巴郡南郡蠻或廩君蠻，仍沿秦制待之。其後巴氏叛，乃討平之而徙其人於江夏，是後漸同化。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則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幷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世尙秦女，其民爵

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嫁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後漢書卷一一六）

（2）板楯蠻：此一種據史所述，蓋亦巴氏之一種，亦於漢世同化。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巴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王發

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

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服。』（後漢書卷一一六）

（四）氐：氐此係指狄義之氐，亦住於西南方者，故漢時目之爲西南夷之一部分，自漢武帝開西南夷後漸趨同化。

『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前漢書卷九五）

（1）筰都夷：『筰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筰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幷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後漢書卷一一六）

（2）冉駹夷：『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

宣帝乃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爲鹽，麢羊牛馬食之皆肥。其西又有三河槃於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後漢書卷一一六）

（3）白馬氐：『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簒亂，氐人亦叛。建

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漢書卷一一六）

第六節　五胡亂華時氐羌所建之國

自漢代氐羌雜居中國西北，三國時蜀、魏爭引以爲戰爭之助。迨至晉初，其人益衆。故江統徙戎論言『關中之人夷羌居半，竟喧賓奪主。』晉室內訌，戎狄乘機起事，割據中國。氐羌之豪傑亦有前秦苻氏、後秦姚氏、後涼呂氏、仇池楊氏、前蜀李氏計建立五國。此五姓豪傑雖出蠻夷，然因雜居中國漢化已久，其人之姓已改漢姓，其人之思想行爲亦近漢人，且其所統率者亦非全屬其種人，而係蕃漢混雜。故此種豪傑實兼蠻夷及中國軍閥二種性質也。

（一）前秦苻氏：屬氐族，原姓蒲。始祖洪原爲氐酋，晉亂，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初降前趙，後降後趙。流民歸之者甚多，遂自稱大都督大單于，三秦王。子苻健率衆入關中稱皇帝，國號秦，史稱前秦。傳二世至苻堅，以漢人王猛爲謀主，行中國式之政治，國家富強，遂滅前燕、前涼、代、

仇池諸國，統一中國北部。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公曆三八三年）大舉南侵，晉將謝石謝玄禦之於肥水大破之。堅敗還長安。前燕皇族慕容垂慕容沖羌人姚萇皆叛，堅被執見殺。子苻丕，族子苻登謀恢復卒不成，前秦遂亡。自晉永和七年（公元三五一年）苻洪稱秦王至太元十九年（三九四年）亡，凡七傳共四十四年。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謂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晉書卷一一二）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百官於長安。」（晉書卷一一二）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於是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晉書卷一一三）

（二）後涼呂氏：氏亦氐族。據有甘肅一部，都姑臧（今武威縣。）始祖呂光原為前秦大將，奉苻堅命遠征西域，降焉耆破龜茲。還時苻堅已敗乃取姑臧居之。聞堅死自稱涼州牧，酒泉公，繼進為三河王，又進為天王。國勢不強，傳四主，自晉太元十一年（公元三八六年）呂光稱公至元興二年（四〇三年）滅於後秦，凡十八年。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進兵至焉耆，其泥流率其

旁國請降龜兹王帛純距光。……光既平龜兹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晉書卷一二二）

（三）仇池楊氏亦氐族。爲漢白馬氐之後裔，世據仇池（山名在甘肅、成縣）至難敵時略取旁近之地，初臣於前趙，後臣於後趙，終爲前秦所滅。因非全獨立，不在十六國內。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爲武都。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寔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腾者爲部落大帥，腾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池方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腾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晉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

王，羣氏推以爲王，關中士人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難當後自立爲大秦王，號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於宋不絕。』（北史卷九六）

（四）前蜀卽成漢李氏：巴西氐族。始祖李特於晉元康中隨流人入蜀就食。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益州刺史趙廞反，用特爲將。特反攻廞，敗之。自稱大都督。後爲晉益州牧羅尙所殺。子雄嗣立，逐羅尙入成都，據全蜀；先稱成都王，繼稱皇帝，國號成。後復改爲漢。凡七傳自晉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年）李特稱大都督至永和三年（三四七年）爲晉、桓溫所滅，共四十六年。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其後種類遂繁。秦幷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

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於蜀。……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李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晉書卷一二〇）

（五）後秦姚氏：屬羌族，即漢時燒當之後，後改姓姚。始祖弋仲於晉永嘉之亂東徙楡眉（陝西汧陽縣東南，）自稱護西羌校尉。初降前趙劉曜，後復事後趙，後趙滅，乃降晉。子襄嗣立，率衆南下，晉處之歷陽（今安徽和縣。）爲晉、殷浩所忌，襄乃北還，爲前秦所殺。襄弟萇降前秦苻堅，及苻堅伐晉而敗，萇遂獨立，稱秦王，執堅殺之，入長安稱帝，爲後秦。子興嗣立，攻陷洛陽，滅後涼，破西秦，服屬西涼南涼北涼。興子泓繼立，晉劉裕來伐泓降，後秦亡。自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三八四年）姚萇稱王至安帝義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爲晉所滅，凡三

傳，共三十四年。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鎭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晉書卷一一六）

第七節　党項羌＝西夏國

党項自漢代卽聞於中國，爲西域氐羌國之一。漢時文化甚低，南北朝時與中國漸有接觸。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粘䍽毛爲屋。服裘褐披氈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

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北史卷九六）

唐初党項諸部漸次降附，其後因逼於吐蕃自請內徙，乃移居慶州（今甘肅慶陽縣），後復徙其一部於銀州（陝西米脂縣）之北夏州（陝西橫山縣）之東，蓋先移甘肅復移陝西也。

『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以姓別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彊。土著有棟宇，織犛尾羊毛覆屋，歲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人壽多過百歲。然好爲盜，更相剽敓。尤重復讎，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顏，跣足草食，殺已乃復。男女衣裘褐被氈，畜犛牛馬驢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無文字，候草木記歲。三年一相聚，殺牛羊祭天，取麥他國以釀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弟婦，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夭枉乃悲。』（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以松州爲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氏李，貢職遂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後吐蕃寖盛，拓拔畏偪，請內徙，始詔慶州置靜邊等州處之，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爲吐蕃役屬更號弭藥。』（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黃巢之亂平夏部長討賊有功，先封定難節度使後封夏國公，領夏、綏、銀、宥、靜五州。

『党項至大和中寖彊，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擧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五代時中原諸朝均予以官爵。宋初助宋攻北漢。至李繼捧入朝留居京師，族弟繼遷反，屢侵宋。繼遷子德明復稱臣於宋。德明子元昊復反佔領今陝甘北部及綏遠之地，都於寧夏，稱皇帝，國號夏。與宋、遼、金相抗，和戰不常，後乃滅於蒙古。自元昊稱帝（公元一〇三八年）至末帝降於蒙古（公元一二二七年）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衞慕氏。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

能剏製物始。圓面高準，身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衞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騎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河汗王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自河北至午臘蒻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洛、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遂築壇受册卽皇帝位，時年三十。……許封册為夏國主而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楊守素繼來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明府。……」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宋史卷四八五）

党項之文化自唐以後因與中國接觸，逐漸進步，至西夏開國時已達高度，大抵文事政制採自中國，而兵制尚雜有部落遺俗，兵法亦仍循西北民族之慣例，武事固有，文事漢化此其所以盛也。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宋史卷四八六）

西夏王室屬党項之拓跋部，拓跋部強，他部多被役屬，然亦有助宋抗夏者，又有所謂「熟戶」則其漢化者也。（見宋史卷四九一）

第八節　明代之氐羌族：西番諸衞等

西夏滅於蒙古後，蒙古於其地置郡王鎭之。明初來納款，遂置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衞以統之。明代懲於宋之邊禍，乃用三策治之：（1）設衞，多用番酋爲官，以分其力（2）優待番僧以軟化

番民（3）利用馬與茶之交易以遂其生計（4）設重鎮於甘肅以隔絕北與西之外族。故終明世無西陲之患。唯蒙古族復西侵而佔其地，與明略有糾紛。

「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爲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段熲、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封駙馬章古爲寧濮郡王鎮西寧，於河州設吐蕃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番衆。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由是諸僧及諸衞土官輻輳京師……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西寧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豐美番人環居之專務畜牧日益繁滋素號樂土……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大諸，鎮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攜子賓兎丙兎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兎據松山，丙兎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隆慶中俺答受封順義王修貢惟謹，二子亦斂戢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原夫太祖甫定關中，即法漢武，剏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之意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寧等四衞土官與漢官參

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既分又動於利不敢爲惡，即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靡不應時底定。』（明史卷三三〇）除西番諸衞外尚有安定阿端曲先等衞亦爲以前氐羌及吐蕃舊住地唯在元時又合稱畏兀兒，故其地民族頗複雜，前已略述於突厥族章內，可參看。

第九節　清代至今之羌族

羌族今名唐古特族（Tanguts）住青海，自明代額魯特蒙古固始汗侵入青海，羌族受其壓逼大半徙帳黃河以南及長江上游一帶避之。清雍正時青海之蒙古族被征服。迨乾隆以後羌族又強，蒙族被逼北退羌族恢復固有牧地。在青海之羌族屬西寧辦事大臣管轄，近西藏者則屬駐藏大臣管轄。各族均有土司，在西寧大臣監督之下以直接管理土民。民國成立仍置西寧辦事長官。民國四年改西寧道爲甘邊寧海鎮守使管轄，稱寧海區。十七年中央明令劃西寧道七縣及青海全部改設青海省。青海羌族人口現約二十餘萬人佔全省人口百分之八。其分族及住地如下：（張得善：青海

種族分佈概況）

（1）玉樹二十五族：住玉樹及通天河一帶，性和平，生活亦較裕，自清以來未嘗抗命。

（2）果洛二十二族：爲女王所統治。性兇野，好鬬爭劫盜，食生肉。

（3）環海八族即西寧番：佔地北自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道光、咸豐時受清兵剿撫而降服，遂稱熟番。

（4）郭密九族：住上下郭密，其地介於貴德縣、西寧縣之間，漸漢化。

（5）阿里克族：在大通河北。

（6）魯本科十七族：在貴德黃河南，即所謂帳房番。

現今青海羌族之風俗如下：（據青海省政府編最近之青海）

（1）職業：『不事耕種，不習商工，專以畜牧爲生活。』

（2）飲食：『以青稞炒麵爲上品，且無菜蔬之類，以牛羊肉爲常品，牛乳酥油曲拉等皆飲食品也。』

番帳房。』

（3）居住：『土房番住土房，帳房番隨游牧所到地方，卽以毛織類之帳房爲家。……俗謂之

（4）嗜好：『好飲酒，吸鼻煙，善騎馬。平時腰間繫番刀，持槍取野獸以爲樂事，不蓄鬍鬚。』

（5）服飾：『以紅黃紫赤爲上色，藍黑青白爲下色。無論男女，冬夏皆穿大領長袖之皮襖，偏袒露肩，頭戴氈帽，腰束皮帶，足穿皮襪。婦女不着下衣。男子則腰間斜掛番刀，女人不帶刀而帶奶勺，爲擠奶時用。髮披散，喜束小辮，多者百餘根，裝以紅黃布袋，名曰辮套，上綴銀質圓形之盌爲飾。』

（6）喪葬：『於歿後卽將尸體束爲坐像，用木龕盛之，請法佛及喇嘛或本布念經畢，擇定葬法。若用天葬法，卽將尸體棄於高山荒坡之間，任野獸啄食，謂之天葬。若用水葬法，卽將尸體棄水中，謂之水葬。若用火葬，先將尸骨燒作灰燼，裝置土中，置一四方土墩。』

（7）婚姻：『最喜招贅，大都自由戀愛。女子年十六七以後，雖無夫壻，亦髮髻高挽，俗謂之戴天頭，戴天頭後，任人皆可同居。』

（8）宗教：『信奉佛教，有黃教紅教之分。』

氐羌系參考書

一　書經：牧誓

二　前漢書：卷九五、九六上

三　後漢書：卷一一六、一一七

四　晉書：卷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三、一一六、一一七

五　魏書：卷一百一

六　北史：卷九六

七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八　宋史：卷四八五、四九一

九　明史：卷三三〇

十　青海省政府：最近之青海
十一　中華西北協會：青海
十二　楊希堯：青海風土記
十三　戴季陶等：西北
十四　華企雲：中國邊疆
十五　馮承鈞編譯：史地叢考內吐谷渾大月氏二篇
十六　丁　謙：蓬萊軒所著地理學叢書關於西域諸篇
十七　錢　穆：西周戎禍考（禹貢二卷四、十二期）
十八　劉德岑：秦晉開拓與陸渾東遷（禹貢四卷八期）
十九　張西曼：大月氏人種及西竄年代考初稿（蒙藏月報三卷三期）
二十　鄭德坤、徐中舒、馮家昇：月氏爲虞後及氏和氏的問題（燕京學報十三期
二一　辰　伯：西王母與西戎（清華週刊三十六卷五二一期）

二二　易海陽：青海概況（邊事研究二卷四、五期）

二三　張得善：青海種族分佈概況（地方自治三期）

二四　張其昀：中華民族之地理分佈（地理學報二卷二期）

二五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二六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二七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二八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第十三章 藏系（藏族來源之二）

第一節 總論

本系專指住居現今西藏之民族。今之西藏民族卽吐蕃之後，西文 Tibet 卽吐蕃譯文，此無復疑義。惟吐蕃之前尙有東女，其地在後藏亦卽爲西藏民族之先民。尙有更早之嚈噠其俗一妻多夫與藏人相類，地雖不全在西藏，然似與藏人亦有關係，學者有謂嚈噠之根據地係在後藏者，故亦置於本章內述之。

西藏民族雖自吐蕃起始著，然推測其民族之起源，不能以吐番爲限，在吐蕃立國之前不能謂其地空無居人也。關於西藏民族之起源有二說：

（1）神話性質之土著說：藏人自述其起源有極恢奇之神話，謂藏地原在藏曲（Tsang-

Chu）卽藏河之水底，後經菩薩劃分喜馬拉雅山，河水流去藏地出現，菩薩且化爲猴而生人。

『西藏人自傳其爲猴之苗裔。其猴爲菩薩化身（原註：語曰 Avalokitesvara 藏語曰 Chen-re-yi）遇一魔女，與之言曰：「余前世多惡，降生爲魔；情慾之神，逼余愛汝。」菩薩心口相商，躊躇再四，竟娶爲婦，誕育六孩。其父菩薩，養以神穀，其毛漸脫，其尾漸滅，此西藏編年史之言也。（原註：Pu-ton Rim-Po-che之Cho-chung 一一〇頁）又一編年史（原註：Pa-wo Tsuk-lak-re Cho-cheung 第三卷）益之曰「子女似父者，忠信勤勉，孝友溫良，優於辭令。其似母者，作孽好辯，猜狠貪婪，頑劣嬉戲，然其身體率皆堅強，猛勇精悍。」……』（西康圖經）

此種神話自然無歷史價値，然其意則謂藏人爲土著民族也。

（2）羌族移入說：此係中國史所述，中國史有二說：一說謂吐蕃出自發羌，發轉音爲蕃，故曰吐蕃，又一說謂吐蕃王室爲鮮卑禿髮氏之後其民則爲羌族。西人如英國愛第巴喀氏亦謂西曆紀元前一百十二年，西藏游牧民族曰羌人者與土耳其人相連結旣而廢羌族之名而爲藏族云云，蓋亦贊同羌族說也。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新唐書卷二一六上）

尚有謂吐蕃爲印度移入者，然其實係指建立吐蕃國之王室而非指其人民，不能謂其人民皆由印度移來也。西藏之地與青海交通較易而與印度則山嶺阻隔，交通較難，古代民族之散佈流移大抵視天然環境爲標準，藏地與青海相連，則其民族至少自然相類。青海自古爲羌人所居地，藏地之有羌殊非不可能，且從民族名稱而言，藏字康字實卽「羌字轉音因音變而字異」（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可見藏人之先大約卽是羌族也。

第二節　嚈噠

嚈噠又作悒怛、挹闐、滑國、西史作 Ephthalites 或 Hephthalites 又名爲白匈奴（White

Huns)。嚈噠都城即吐火羅，疆域東自天山南路西抵波斯，跨有葱嶺東西。其興盛時間約在南北朝，在突厥興起之前，後即併於突厥，部落分散。當其盛時征服多數國家，東自于闐疏勒，西至波斯安息，南及印度西北，皆爲所役屬。其種族何屬，衆說紛紛，有「大月氏之種類」「高車別種」「車師之別種」三說，皆見於史書。近人丁謙以爲『嚈噠爲大月氏改名。魏以後修史者俱不明大月氏嚈噠吐火羅之沿革……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然以姓爲國究在何時亦未能詳。考印度史紀元後三百十六年至四百七十年時，古普塔王國爲新來匈奴所征服，新來匈奴即大月氏。……月氏改號嚈噠，當在是時。故印度人以「新來匈奴」目之』（魏書西域傳考證）此說蓋謂嚈噠即月氏。呂思勉則謂『於邑雙聲，于於同字，然則嚈噠、悒怛、挹闐、仍係于闐音轉，此族蓋自後藏越南山而北，首據于闐，人因以于闐稱之。其後拓土日廣，徙居大夏故都（按即指吐火羅，）人不復考其得氏之由，乃復別譯以嚈噠悒怛挹闐等字』呂氏蓋以嚈噠爲于闐轉音，而其人則屬藏系，其證據爲一妻多夫之俗。（中國民族史）以上諸說高車車師二說無左證，祇月氏及藏系二說較有力，月氏屬氐羌與藏系說亦不甚衝突。嚈噠之一妻多夫俗與今藏人相同而與月氏不類，雖文化不能爲民族

分類之標準，然亦別無體質特徵爲標準，姑視之爲與藏族相近亦無不可。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駞馬。用刑嚴急，偸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未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北史卷九七）

按「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或因其盛時勢力達於金山，非果出自金山也。烏許水卽阿姆河，王舍城非印度之王舍城。太安後魏文成帝年號。南史稱嚈噠爲滑國。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魏之居伐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獅子兩腳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南史卷七九）

按永建爲東漢順帝年號，天監梁武帝年號，河南人卽羌人。新唐書嚈噠作挹怛，不另立傳，附吐火羅

傳後。

『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卽吐火羅也。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吐火羅條文中云「地與挹怛雜處，」又云「唐册其君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可見此時嚈噠已在殘破之後，故與吐火羅混合。玄奘西域記云『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依山據谷，分爲二十七國，皆役屬突厥。』可與上文參證。

第三節　女國

女國又稱東女，以別於西女，爲中國人稱之之辭，其原名實爲蘇伐剌拏瞿咀羅。其地在後藏。因以女爲王，故稱女國，其所以奉女爲王，卽因其行母系制及一妻多夫俗，與嚈噠及現今藏族之多夫俗同。原非大國故與中國之關係甚和平。與中國之交涉始於隋。

『女國在蔥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北史卷九七）

唐初曾數次遣使來，唐乃封其女王之夫爲王。其後服屬吐蕃。唐德宗時求內附入居中國西境。

『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

以女爲君。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戶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爲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爲小王，王死因以爲嗣，或姑死婦繼，無簒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袌，袖委於地，冬羔裘飾以文錦，爲小鬟髻，耳垂璫，足曳䩬韡，䩬韡履也。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咒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豐歲，否卽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藏其皮，內骨甕中，糅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至數十人。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爲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册拜斂臂左玉鈐衞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衞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爲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鄰君董臥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尙悉曩，弱水

君董避和，悉董君湯息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詣劍南韋皐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爲吐蕃羈屬，部數千戶，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皐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祿。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兩面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按所謂西女係指西洋之另一女國，唐書言『西女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康延川或即怒江。

第四節　吐蕃

（一）吐蕃根據地在邏娑川即拉薩，其所統轄地極廣；包括西藏、西康、青海及甘肅、新疆、中亞、印度一部分。吐蕃之民族，大抵屬羌，然其開國之王室則似由印度來。據西藏人所著蒙古源流考內所述則其先爲土伯特國，其王係由西來即由印度來。土伯特音近吐蕃，而今之西藏亦仍有此名稱；如西文稱西藏爲 Tibet 即譯土伯特之名。就全民族言，吐蕃之統治階級即印度人畢竟居少數，其所役使之人民多屬土著之藏人即羌族也。

『巴特沙拉國烏迪雅納汗生一子。善占之必喇滿占之曰：此子尅父，必殺之。而鋒刃利器皆不能傷。乃貯以銅匣，棄之恆河中。外沙里城附近種地老人收養之。長告以前事。此子遂向東邊雪山而去，至雅爾隆贊唐所有之四戶塔前，衆共尊爲汗。時歲次戊申，戊子後千八百二十一年也。是爲尼雅特贊博汗。勝四方部落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王。……名哩勒丹蘇隆贊，以丁丑年生，實戊子後二千七百五十年，年十三歲，己丑，卽汗位』（蒙古原流考）按據史家考證名哩勒丹蘇隆贊卽唐書之棄宗弄讚。

吐蕃之文化合高級與下級二種而成。其官制官名異於西北諸族可見係另一系統。從事遊牧然亦有城郭屋宇及農產，此亦可證人民有二種。刑罰重迷信深，無文字尙武勇。

『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尙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

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癘，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爲槃，凝麨爲椀，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琴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麰麥蕎麥豋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駝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爲冢塈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鼻，以皮爲鞭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咒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據地爲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

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碁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顚樹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新唐書卷二一六上）

（二）吐蕃之建國自然不及神話式之源流考所言之早，大約不過在中國南北朝時。據唐史所言其與唐發生交涉之君主棄宗弄贊之前只能記其六世而已。棄宗弄贊於唐太宗時請尙主，太宗卻之，遂侵寇邊疆，懼爲唐所敗，自退。唐遂以文成公主嫁之，自是乃輸入中國文化。

「其後有君長曰瘕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竝得尙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

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氈罽，襲紈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新唐卷二一六上）

棄宗弄贊死後，遂寇唐而滅吐谷渾党項諸國。雖再與唐和親及盟誓，然旋盟旋背，侵掠不息。唐自安史亂後西防空虛，吐蕃乘機東侵，曾入京師一次，後復與回紇聯兵來寇，回紇反助唐擊退之。

「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圖涇州，入之，降刺史高

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盩厔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滻。或紿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新唐書卷二一六上）

吐蕃入寇時擄掠漢人甚多，攻佔中國土地亦廣。在民族之混合上雖有關係。然當時漢人亦甚痛苦。

『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尙綺心兒攻之。……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楡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尙念之

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新唐書卷二一六下）

吐蕃傳至達磨爲贊普時，天災飢疫並作，國勢驟衰。會因王嗣絕遂引起內訌。

『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藉。』（新唐書卷二一六下）

唐兵乘之，遂收復前此失地，然唐之國力已疲，不久亦亡矣。

『大中三年……鳳翔節度使李玭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易服。……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幷歸義諸城多沒。』（新唐書卷二一六下）

（三）唐亡後吐蕃亦分裂不復振。宋與西夏搆兵嘗利用吐蕃中較強之部夾攻之。初封其西

涼府首領潘羅支爲防禦使，後西涼爲西夏所取，復用宗哥城首領唃廝囉爲節度使進封郡王。唃廝囉曾孫隴拶玄孫木征皆內附，入朝，賜姓爲趙，並改漢名。

『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爲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涼州郭外數千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籛逋，籛逋猶贊普也，羌語訛爲籛逋。……部族寖彊，乃徙居宗哥城。……廝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已而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宋史卷四九二）

（四）蒙古未滅宋時，即先征大理及吐蕃，大理敗滅，吐蕃震懼，時喇嘛之勢力已甚大，喇嘛扮底達遂偕吐蕃酋唆火脫出降，自此蒙古人亦信喇嘛教，而吐蕃乃與蒙古由宗教上而聯合。

『分兵取附都，鄯闡，烏爨等部，進入吐蕃，渠長唆火脫權出降。』（邵遠平元史類編卷二）

『帝師帕克斯巴（卽八思巴）者土番……人，……相傳自其祖……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帕克斯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聖童，故名帕克斯巴。……年十有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元史卷二〇二）

『元起朔方，固已崇尙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元史卷二〇二）

第五節　明代之烏斯藏

元亡明興時吐蕃已改稱爲烏斯藏。明廷仍倣元人之遺策以優遇喇嘛爲籠絡藏人之妙法，加封有力之喇嘛爲國師，因其兼握政權故又謂之法王。法王與國師初甚多，後乃統一於一「活佛。」

除宗教外並用互市及多授番官之法以懷柔藏人，其效甚著。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衞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為大寶法王，錫玉印，既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尙用僧徒化導為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賜紅綺禪衣及鞍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為熾盛佛寶國師。……有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為名西侵瓦剌為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

莫不從其教，卽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明史卷三三一）

第六節　清代至今之西藏

（一）清代烏斯藏又改稱西藏。清與西藏之關係發生頗遲。康熙時因西藏第巴，卽政務官，桑結陰構準噶爾部抗清，且操縱達賴之擁立。四十四年青海之拉藏汗乃殺桑結爲立新達賴，而青海諸蒙古又以新達賴爲假而迎立別一達賴。會拉藏汗亦於康熙五十六年爲攻藏之準噶爾部酋長策妄阿喇布坦所殺。清乃於康熙五十九年派大兵入藏擊準噶爾兵，自此收西藏入中國版圖。

『西藏古三危地，其種人曰唐古特族，亦稱土伯特，卽唐時之吐蕃也。在貞觀中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布教，僧侶稱喇嘛，受王室保護，有特權。元世祖時喇嘛八思巴者有道術，世祖欲表示其信仰尊爲國師封法王，使領藏地，居後藏扎什倫布附近。明代尤敬禮有加。其法王衣冠皆赤。永樂初有宗喀巴喇嘛者出，以宗教改革自任，別剏新派，自服黃衣黃冠謂之黃教，而名舊教

喇嘛曰紅教，黃教盛行於前藏，其勢力不亞於法王。宗喀巴圓寂後其徒二，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並居拉薩爲黃教宗主。其教禁娶妻，其嗣續法謂達賴班禪兩喇嘛不死，惟爲「呼畢爾罕」，譯言轉世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二世曰敦根堅錯，三世瑣南堅錯，四世雲丹堅錯，至五世羅卜藏堅錯，於順治九年來朝，世祖封爲西天自在大善佛。康熙二十一年脫緇（藏言死也。）其第巴（藏言政務官也）桑結祕不發喪，一切矯命行之。噶爾丹在藏時頗受桑結優待，故君臨準噶爾後凡百聽其賜策，桑結構使之與和碩特喀什噶爾，喀爾喀諸汗相仇殺。……五十九年……策凌敦多布拒戰於土拉池附近，三戰三北。是月噶爾弼軍越拉里而西自墨朱工入拉薩，召集大小第巴宣布德意，誅喇嘛助亂者五人，幽九十餘人。策凌敦多布進退受敵不敢歸藏，由騰格里湖北竄，崎嶇凍餒，得生還伊犂者不及半數矣。九月新達賴入藏，噶爾弼取拉藏所立達賴歸京師，西藏平定。留蒙古兵二千鎭守其地，而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及台吉頗羅鼐分掌前後藏政權，設駐藏大臣以監之，自是西藏始確爲中國屬土矣。」（清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雍正二年封頗羅鼐爲郡王，使總轄西藏之事，又留正副大臣二人兵二千使分駐前後藏，卽爲駐藏大臣之始。乾隆十五年頗羅鼐之子通準噶爾，二大臣被殺，清廷令四川軍平之，自是廢汗郡王貝勒台吉等爵，而設四噶布倫分掌藏政，再以駐藏大臣總領之。乾隆五十五年廓爾喀侵藏，清廷命福康安進討，廓爾喀乞降，自是駐藏大臣始與達賴班禪平等。

（二）近世英人既併印度遂進窺西藏，乾隆四十五年訂立英藏通商條約。光緒十一年英人入藏探險被阻。十三年英藏因爭哲孟雄地發生戰爭，藏人戰敗。三十年英轉與西藏直接交涉，英派兵入藏抵拉薩，藏人被逼締結印藏條約，中國主權大爲損失。三十三年中英締北京條約，中國遂劃分康藏。宣統元年達賴被清廷革職，逃印度，遂親英。民國元年駐藏軍隊叛掠西藏，藏人迎回達賴，宣布獨立，出兵侵西康。英人乘機干涉，於民國二年召集中藏代表與英人在印度之西姆拉開會議，要求中國承認西藏有完全自主權，中國代表拒之。三年續開大會於德里，英再提議分西藏爲內外二部，外藏包括西藏及西康之昌都。設獨立政府，內藏包括裏塘巴塘直接由中國統治，中國不簽字正約。十三年班禪爲達賴所逼，來京求援。二十二年達賴逝世遺囑擁護中央政府乃於二十三年派黃

慕松入藏宣慰，中藏復行接近，政府尚擬援助班禪回藏，及選派駐藏長官，至今遲遲未敢卽行。

（三）現代藏人之風俗文化亦有其特殊色彩，如古代吐蕃之一妻多夫俗，今仍存在，喇嘛教風靡全藏，藏人之風俗幾皆宗教化，其他飲食喪葬亦皆異於漢族。

（1）職業：『全境人民五分之三均以畜牧爲業。此等村戶名曰「卓巴」，皆以牛毛所織之帳房爲居室，日夜與牲畜同居，四時逐水草遷徙。富者之毛牛奶牛、山羊、綿羊、騾馬，動以千計；普通之家亦有數十頭。』（劉家駒：康藏）

「山麓平原大河流域以及低窪之處，則土質較腴，氣候溫和，均宜於耕種。出產最普通者有靑稞、大麥、小麥、油麥、玉蜀黍、圓根，及少數蔬菜之屬。」（劉家駒：康藏）

（2）衣服：『藏人衣服，均屬寬袍大袖，以帶束於腰間，長僅及膝。衣料多出羊毛製。……除此等毛織物及毛皮以外，藏人亦穿綢緞衣服，色尙紅黃。男子留辮髮，手帶銀戒指，頭箍象牙箍，女子則未嫁時腦後另分一辮，辮上繫首飾；已聘則以聘定之物戴於頭上；已嫁則不復髮辮矣。』

（3）飲食：『藏人日常飲食以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爲主，而又以糌粑爲主要而普遍之食品。糌粑者炒青稞（麥之一類）粉爲之，爲藏中惟一澱粉質之食料。惟糌粑與牛羊肉等性燥而滑膩，須以茶爲蕩滌飲料。故藏人不拘貴賤，而茶則不可一日或缺。……進餐不用箸，以手掬而食，或用木碗，食畢以舌舐之，然後藏於懷中，與蒙人同。』

（4）居住：『藏人居室可分住房及帳棚兩種。住房之壘土而高者曰碉房，壘石而高者曰碉樓，多營造於嶮巇懸岑之上。……游牧者住帳棚，棚用粗牛毛織成，其色黑，故通稱黑帳房；四面支以小柱，隨時可以移動，有若蒙古包也。』

（5）婚姻：『藏中行一妻多夫制，往往一門昆仲，即共一妻，生子則先予其兄，以次遞及，云可保持祖業，免除妯娌之爭吵。實則藏中生活艱苦，多妻必多生育，惟有多夫，則生育可減少云。』

（6）喪葬：『藏中喪葬，異於內地，其制凡分四種。人死後，以其屍體送剮人場，縛於柱，碎其肉，喂諸犬，謂之地葬。將屍骨用石臼搗碎成粉末，與炒麵搓團喂犬飼鷹，謂之天葬。凡天葬地葬，

均須請剮人辦理，故非小康或有錢之家莫辦。其貧困無力者，棄屍體於水，以飼魚蝦，謂之水葬。至若喇嘛與貴族，則死後以其遺體火化築塔，謂之火葬。」（以上諸段見華企雲：西藏民族之檢討）

第七節　西番

（一）西番(Hsi-fan)住西康省及四川西部南部雲南西北部。或謂屬羌之遺裔（任乃強西康圖經）通常謂屬藏族。此二說亦無甚衝突，因羌與藏實有密切關係，並非迥不相同之兩民族，且西番介居兩者之間既類於羌亦類於藏，可視爲兩者之混合也。本書所以置於藏系蓋以西番住地實較近於藏而略遠於羌，且通常大都置藏族中故亦置於此。

（二）附國嘉良夷——西番在歷史上未嘗建立大國，祇有小國或部落，在隋爲附國嘉良夷，唐時併於吐蕃爲所役使以攻唐之西境。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卽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

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羃䍠，衣多毛毼皮裘，全剝牛腳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脩貢職，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隋書卷八三）

（三）朶甘魚通等——唐末吐蕃分裂，西番復獨立爲數小國，名朶甘、魚通、巴等。元置朶甘衞、

及魚通、碉門、長河西等六安撫司。明初仍置朶甘指揮使司，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董卜韓明宣慰司，天全六番招討司，雜谷安撫司等，以土酋自治之。

『朶甘在四川徼外南與烏斯藏鄰。唐吐番地。元置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分統其衆。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卽遣官齎詔招撫，又遣員外郎許允德諭其酋長，舉元故官赴京。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於六年春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朶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卽以所舉官任之。……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故來者輒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令以馬市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晏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明史卷三三一）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烏斯藏，唐爲吐蕃，元時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六安撫司隸吐蕃宣慰司。洪武時其地打煎爐長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問高惟

善來朝貢方物，宴賚遣還。……三十年春……爲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以其酋爲宣慰使，自是修貢不絕。初魚通及寧遠長河西本各爲部至是始合爲一。』（明史卷三三一）

『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與天全六番接，永樂九年酋長南葛遣使奉表入朝貢方物』（明史卷三三一）

（四）金川——西番有住於四川西境者，其地隋置金川縣唐屬維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清初內附。後分爲大小二處，大金川在今四川理番縣屬之綏靖屯，小金川在四川懋功縣。清乾隆十二年其酋莎羅奔反乃遣大軍征之，十四年降。後仍不服，三十六年復大舉征之，直至四十一年始全定。計兩次用兵數易大將，久乃克之，然其地不過千里人不滿三萬衆，可見土人抵抗之烈。

『十二年春三月命雲貴總督張廣泗改督川陝駐四川，相機進剿大金川苗部。金川爲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爲漢冉駹地，隋置縣，唐屬雅州，明隸雜谷安撫司。本吐蕃領地，俗信喇嘛教。明時封其部哈伊拉木爲演化禪師。世有大小金川流域地，後分兩部，居小金川者曰攢拉（譯言小河濱）居大金川者曰促浸。（譯言大河濱）順治七年授小金川酋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

年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雍正元年以嘉勒巴孫莎羅奔於康熙五十九年從征西藏羊岡有功，授爲金川安撫使。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勢強盛，謀兼併諸鄰部，以結婚政策羈縻小金川酋澤旺而奪其印，以與澤旺弟土舍良爾吉，復以兵力侵略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並擊傷中國之赴援軍。至是以廣泗前征苗有功命移節川中，專任大金川軍事。廣泗至進屯小金川之美諾，信用漢奸王秋言良爾吉爲鄉導。然大金川地險又長於防禦工事，以石築高壘，名曰戰碉，大小林立，圍攻數月諸將多失事。……四十年秋八月阿桂豐仲額明亮攻破大金川之勒烏圍，進圍噶爾崖（括耳崖）自三十八年十二月阿桂等軍分三道進攻大金川，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豐仲額明亮自黨壩攻其西北，富德自革布什咱攻其西南。三十九年七月阿桂軍逼勒烏圍。……四十一年春二月阿桂等攻克噶爾崖，莎羅奔索諾木帥衆降金川全境蕩平。阿桂等圍攻噶爾崖四十餘日，索諾木始與莎羅奔挈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大金川再定。兩金川既平詔以小金川地爲美諾廳，（後改名懋功）以大金川地爲阿爾古廳，（卽今綏靖屯）直隸四川。』（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五）現今之西番——西番所住多在康卽喀木。清末因英人覬覦西藏始思劃清康藏之界，於光緒三十二年設邊務大臣治其地。入民國後劃四川及西藏之地爲川邊特別區域，民國十三年改爲西康特別區域，十七年中央一五三次會議改爲西康行省。除西康外尙有住於四川、雲南者，另有其他名稱，實皆西番也，分述於下：

（１）西番本支（Hsi-fan）：又名巴苴。此指住於西康之純粹西番。人口六十八萬。其體質適應寒冷乾燥之地，頗異於漢人。皮膚厚而密，汗孔稀少，髮粗而短，鬚幾於無，四肢骨節不膨大，眼眶圓。其風俗如下：

「牧業爲西康之原始生業，直至今日，牧業尤重於農，……牧場住民，番語曰「絨擦娃」，漢語曰「牛廠娃，」所居地曰牛廠。無房舍，亦無定處。春暖草長，則率其牛羊羣向高山放牧；秋風起，又漸驅向河谷飼養。所至撐牛帳而居，故呼曰「帳房娃，」其人男子戴毡帽，穿蠻皮襖，褶束腰部使褊長及膝，背襟卽爲腰囊，可收藏其全副日用物品，裸足着番靴。……西康農民，稱「莊房娃，」謂有莊稼可種，有房屋可住也。……其人起居飮食一切物質享用，皆較牛廠娃優，社會組

織，風俗禮儀，亦較繁雜。……西康商人，屬於尊貴階級，地位在土司喇嘛之下，農牧百姓之上，……「小娃子」西康之特殊職業也。凡僧官，土司，頭人家皆有之。位愈高貲產愈大者，娃子愈多。男曰「役部」，女曰「役姆」，與我國古時奴婢之義相同。……西康民族在佛化未入已前，原以劫殺爲英雄事業，雖在今日，此風猶有存者。……番人升樓之梯，爲獨木梯，俗呼蠻樓梯，用整條木柱造成。……上下甚速，毫無不便。漢人初習之則如臨深履薄，兢兢若將傾墜矣。草地規矩，惟有官僭者之住室，如土司官寨，漢官衙門與台站等，始得用漢樓梯。……康番各種工業，皆無足觀。惟砌亂石牆之工作獨巧。……世稱前藏三十一城，後藏十七城，實皆無城，不過多數碉房集合之巨鎮而已。如此諸鎮並無牆垣繞之，亦無街衢巷術之制。……番人住宅，無論大小華樸，屋頂皆坦平如坻。……番人無桌椅之屬，恆盤腳坐於地板，貴者藉一氈毹。番人寢無床榻，張長墊於地板而臥。……牛廠娃父子翁媳寢處共一帳房無分別。……糌粑酥油牛肉與茶，爲番民四大食品，鹽爲唯一調和。古代番族，似只有此五種食品。其後漸增。直至今日，普通番人食物亦不過十餘品耳。……糌粑係番語，漢籍有稱之爲炒麵者。……古時番人之衣，唯一羊裘。晝夜一

羊裘，四季一羊裘，畢生一羊裘，男女老少通用一羊皮裘而已。今之牧民，尚且如此。……番人對於戰爭與刼掠，常混爲一事，不加分別。此種武裝隊伍之組合，常以村爲單位，由村長或喇嘛寺組持糾合之。全村每家一人或只邀少數有力人戶之壯丁組織之。重大戰役，乃編錄全部之壯丁。隊伍集合，並無行列進退等訓練。……雖人自爲戰，而其團體凝結，天然堅固。進退和戰，皆以會議行之，無任個人意志行動者。其作戰，不重殺人而重搶刼。……番家兄弟數人共娶一妻者甚多，謂如此可增進弟兄之友誼，消滅家庭之禍亂。嫁女者亦不以多夫爲恥。婚禮成後，婦住一室，弟兄皆寢他所；有欲敦倫者，入婦室，以其帽或靴帶掛門上，後來者望見，即自避去。婦得子女，呼諸人皆爲父，不究所出。……今西康丹巴縣與四川懋功縣即大、小金川之地，舊無漢人入境，乾隆平金川後，始設屯戍，移墾民，尚未設官興教。至今纔一百二十餘年，其地番民漢化已深；語言習俗，存番制者什四五耳。……唐宋中國衰亂之時，番族確曾佔領松茂黎雅之地。明末清初，四川遭流寇之亂，千里無煙火；番族東徙，確曾到達邛州。崇慶州志載西北某山寺，清初爲番僧卓錫之所；故志中有大寶法王志傳等文。天全六番，雍正始經改流。則四川西部，清初固皆番族

也。今則大渡河以東，建昌道屬地，已無番人遺俗。大渡河以西，折多山以東，北至松理茂汶之地，雖有番族亦皆漢化，西人遊歷考察者，率皆認折多山為漢番界限。二百年中，此部番民同化如此之速者，漢番混合故也。

（2）麽些（Moso）：自稱納西（Na-shi），居於西康之南及雲南之西北部。唐時為摩娑蠻屬南詔，宋時為摩些詔，屬大理。元世祖征雲南時迎降。明初授麗江土知府，為明防吐蕃。萬曆中勢甚強，拓地甚大，東至雅龍，西抵怒江，北至打箭鑪，巴、裏塘附近，降服栗粟怒夷，猓夷諸族；其酋稱木天王，然未建國號；有麽些文，其酋之子弟且通中國文。清初漸衰，雍正時降為土通判，然至今人口尚有三十餘萬，其地縱橫二三百里，文化亦不低。

『麗江南詔蒙氏置麗水節度。宋時麽些蠻蒙醋據之。元初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中改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後改宣撫司。洪武十五年置麗江府，十六年蠻長木德來朝貢馬，以木德為知府。……麗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滇南藉為屏藩。……雲南諸土官知詩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為首云。』（明史卷三一四）

『麽些卽唐書所載麽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居其民，徙麽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薙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曰綢，不襲不裏，錦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麤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臁肕以花布帶束之。……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妝不改。……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有字迹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名，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維西見聞記，小方壺齋八帙引）

（3）古宗又作猓猔在雲南西北部中甸阿墩子等地。古宗之種屬學者或直接置藏人內，或置西番內。若視西番與藏人爲絕無關係之兩族，於此自然大有問題，然若視藏族可包括西番則古

宗自然亦屬藏族，唯古宗近於西番而遠於藏人本支，故不如直接置於西番內而間接屬於藏族。任乃強謂『余考古宗本西番之一支。蓋麼些與西番原以金沙江爲天然分野，自唐迄明麼些強盛征服番族呼之爲狜猔，（呼雪山以北未被征服之番爲巴苴）被征服之番亦頗化其習俗，與雪山以北之西番微異。滇人少入康者不知西番，故從麼些語呼爲古宗，西人以凡與西藏同俗之民族皆爲圖伯特，故有諸異稱也。』（西康圖經民俗篇）頗有見地。

『古宗卽吐蕃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薙頭，衣冠尙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絲十字文罽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鞾。……土官頭目薙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玦，入房

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信佛宗拜喇嘛，視麽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耕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鋈銀鐵器精工。……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麽些所能。』（維西見聞記，小方壺齋引）

（4）怒子（Lü-tsö）（Lutze）——怒子居怒江沿岸，北抵察哇龍，南與栗粟住地相混。關於怒子之舊記載最令人懷惑。皇淸職貢圖謂其『性猛悍』，舊雲南通志亦謂其『剛很好殺，』然又另指『過怒江十餘日有野夷名怒子。』維西聞見錄又言其『性怯而懦，』最近任乃強西康圖經亦言其『性最馴怯，』以爲係俅夷之誤，謂『俅夷兇獷，俅強怒弱，怒常役屬於俅夷，故談者常混怒俅爲一族』然而尹明德之調查錄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又言球夷（即俅夷）『性怯懦』『受察瓦龍及栗粟騷擾』云云。玆引維西見聞記於下：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迆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麽些不遠千里往

賻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栗粟之侵淩而不能禦也。……自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維西見聞記）

（5）𤞍子（Kiutze）又名猫子：

『𤞍人居瀾滄江大雪山外係鶴慶麗江西域外野夷，其居處結草爲廬，或以樹皮覆之。男子披髮著麻布短衣袴，跣足；婦耳綴大銅環，衣亦麻布，種黍稷劚黃連爲生。性柔懦不通內地語言，無貢稅。更有居山巖中者衣木葉，茹毛飲血，宛然太古之民。𤞍人與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五引）

怒子與𤞍子之強弱固不易確定，然皇清職貢圖之紀載似不及維西見聞記之翔實，（見西康圖經頁三二一）前者言怒強𤞍弱，後者只言怒弱，不言及𤞍。且怒住怒江濱，𤞍則在更西之，𤞍江、其地已近野人山，𤞍之野人性質似較爲可能。然此事尚待實地調查方能解決也。

至於𤞍人與怒人「言語不通」（舊志）或非同系，𤞍人居近野人山或與緬甸系之野人有關係，怒人恐亦非純粹屬西番，如任乃強即言『怒子爲類似熟栗粟之民族，𤞍子爲類似狢㺄之民

族。』按猓貐即指喀欽即野人也。（參看羅羅緬甸系章）

藏系參考書

一　北史：卷九七

二　南史：卷七九

三　隋書：卷八三

四　新唐書：卷二一六、二二一

五　宋史：卷四九二

六　元史：卷二〇二

七　明史：卷三三一

八　清史紀事本末：卷十四、三十

九　大唐西域記

十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維西見聞記
十一　雲南通志卷一八五
十二　Rinchen Lhams 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
十三　陸軍部：西藏通覽
十四　段克興：西藏奇異誌
十五　劉家駒：康藏
十六　任乃強：西康札記
十七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
十八　任乃強：西康圖經民俗篇
十九　唐柯三：赴康日記
二十　華企雲：中國邊疆
二一　鐵　盦：西藏問題（邊事研究二卷五期）

二二　華企雲：西藏民族之檢討（邊事研究三卷五期）
二三　聶崇岐：西藏之今昔（地學雜誌十九年二期）
二四　西北問題：康藏專號
二五　崔中石：藏族與唐代關係之史略（邊事研究二卷五期）
二六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二七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二八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二九　Bell, C.-Tibet Past and Present.

第十四章　苗猺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苗族自稱爲 Mún 或 Mon 音與蠻甚近，與苗（Miao）首字母 m 同，此三字大約係由音轉而遞變也。鳥居龍藏氏謂『Miao 之一名稱或爲彼等昔日自稱之詞，故漢族初與彼等接觸，遂以其自稱之音相近似之苗猫等字以名之。』按今之苗族實非上古時之有苗，而爲秦漢之蠻之後，蠻音與 Mún, Mon 較苗音爲近，故不如謂苗係由蠻音轉，蠻則漢人以漢字表 Mún, Mon 之音也。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詩小雅『如蠻如髦』正義謂『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毛傳『髦夷髦也』呂思勉以爲如蠻如髦乃『以雙聲之字爲重言。』髳及髦之音更近於苗，然則苗字卽蠻髳髦之音轉明矣。

至於猺與苗確爲同系，一因其語言相近，並屬蒙克麥語系，二因其體質亦相類『大致似苗民，惟面部略平，顴骨略高，身略長』（嶺表紀蠻）三則其名稱之來源或可爲一證也。

猺之名稱之來源頗難明，蓋古無猺之名稱，唐始有之，而猺族則自古已有，故此字或係由他字轉成。於此有二說：一說謂『說文僥五聊切，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从人堯聲。風俗通云蠻類有八，一曰僥蠻，戎類有六一曰僥戎，若然則今猺人蓋蠻人之種類也。又小韻作古了切，爲僥倖求利不止之貌。按說文着其形，風俗通辨其族，而小韻則言其性也。諸書無猺字，當以此補僥義，則說文不闕矣』（閔敍粵述）此謂猺字由僥字轉成也。又一說謂『廣韻曰獏猺狗種也。又盤字廣韻二十六桓部作搬，瓠作狐，亦注曰犬也。或云猺人爲盤瓠後，以當日有功，免其徭役，後訛爲猺，則莫猺即廣韻之獏猺』（湖南苗猺問題考述所舉）此說謂猺字由莫徭轉成也。余意焦僥人之僥爲短人，與猺不類。莫徭之說託始盤瓠神話亦難信。莫猺之莫字廣韻既作獏，可見莫字亦係取音而不取義。莫猺二字之音爲 Moiao，其音極近於苗 Miao，故莫猺與苗實爲同音異字而猺與苗實爲同一族也。

『猺本槃弧種，地界湖蜀溪峒間，即長沙、黔中、五溪蠻後，滋蔓綿亘數十里。南粵在在皆有，至宋

始稱蠻猺，其在邑者，俱來自別境。……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息爲巢，故稱猺。』（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

『莫猺者，自荆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號曰山民。蓋槃瓠之遺種，本猺獞之類，而無酋長。隨溪谷羣處。斫山爲業，有採捕而無賦役，自爲生理，不屬於官，亦不屬於峒首，故名莫猺也。嶺南海北人呼爲白衣山子，欽廉邇來亦有，墾田輸稅於官，願入編戶，蓋教化之漸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

第二節　夜郎

夜郎或謂屬今之苗猺系。（馬長壽：西南民族之分類）其住地在貴州，貴州今亦爲苗猺系之住地，此外無其他證據，姑置於此。夜郎於漢武帝通西南夷時降漢，屬牂牁郡（卽今貴州遵義府以南）降後亦漸開化。

『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

……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前漢書卷九五）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根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以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後漢書卷一一六）

第三節　漢時之南蠻：武陵蠻

武陵卽今湖南、常德縣。此族奉犬爲祖卽所謂圖騰崇拜，有神話說明之，與今世猺族同，故可謂

今之苗猺族之祖。其與漢族之交涉相傳自唐虞歷三代而漸繁，春秋時屬楚戰國為秦所略取，漢改為武陵郡。後漢光武時反為馬援所平其後終後漢之世時反時服，騷擾不已。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常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頭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

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侵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雖時爲寇盜而不足爲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尙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尙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尙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尙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尙軍大敗，悉爲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後漢書卷一一六）

第四節　六朝時之南蠻：荊雍州蠻

五胡亂華時，南蠻亦北遷中原，至於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後魏常封其酋爲刺史。東晉叛臣桓玄之子且爲其中太陽蠻之酋。其仍在武陵之蠻又稱五溪蠻，西至蜀中亦有蠻。南北朝皆利用蠻人以抗敵人，而蠻人於兩方之擾害亦頗大。北朝周天和元年（公元五六六）乃大舉征服之，自是蠻勢頓衰。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其來自久，習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之時不甚爲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太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

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荊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蕭衍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二峽，斷遏水落，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魏書卷一百一）

『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於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北史卷九五）

『荊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

孝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人患。……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荆州爲之虛弊云。』（南史卷七九）

第五節　唐宋時之南蠻：猺

唐以後長江以北不復有蠻，同化與南徙必皆有之。唐後祇雜居南方，時叛時服。唐時初有「莫猺」之名，宋時南蠻復有一部別稱爲『猺人』或『蠻猺』，自此以後猺字漸成爲南蠻之通稱。宋代對待南蠻多用撫綏之法，然亦略有反抗。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

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饑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敍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徭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鬭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南州進銅鼓內附，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亦以銅鼓虎皮麝臍來貢。……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廷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即傳告陬落，羣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穀有三年之積。……前知全州高楫言：「猺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砦官

每縱人深入略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毋侵猺人，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隣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猺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猺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質田猺人詐匿其產猺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姦者田。前賣入猺人俾爲別籍毋遽奪，能遷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宋史卷四九三、四九四）

第六節　元明清之苗猺

苗之名稱雖書經卽有之，然學者多言彼時之苗非卽爲元明以來之苗。苗因自周秦以後苗之名不復見，至元代方再有之。元史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條有「諸洞苗蠻」之句，尙有「桑州生苗」「八番、苗蠻、駱度來貢方物」等語，然此外尙皆用蠻夷等字，苗字不常見。至明代苗字乃漸多。如大明會典卽有「苗族」之語，大明一統志有「苗八」「苗蠻」「東苗」「西苗」「紫薑

苗」「賣爺苗」等名稱。入清以後苗字更盛行，且區別亦多。苗字初見時範圍尙狹，及後則逐漸擴大而成爲西南民族之總稱，竟取以前之蠻夷等字而代之。」（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

元明二代對於苗猺族施行土司制度，其中如湖廣土司，貴州土司，廣西土司，三地所轄苗猺甚多，唯此外亦有他族雜居，史書不能劃清。唯湖南貴州者多稱爲苗。廣西者多稱爲猺。明代對付苗猺，用力頗勤雖時有反抗然不久即平。

「湖南古巫郡黔中地也，其施州衞與永保諸土司境介於岳辰常德之西，與川東巴夔相接壤，南通黔陽，谿峒深阻易於寇盜，元末滋甚。陳友諒據湖湘間啗以利資其兵爲用，諸苗亦爲盡力，有乞兵旁寨爲之驅使者，友諒以此益肆。及太祖殲友諒於鄱陽，克武昌，湖南諸郡望風歸附，元時所置宣慰安撫長官司之屬皆先後迎降，太祖以原官授之，已而梗化。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垕連構諸蠻入寇，征南將軍周德興平之。五年復命鄧愈爲征南將軍率師平散毛等三十六洞，而副將軍吳良復平五開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潰散士卒四千五百餘人平其地。未幾五開五谿諸蠻亂，討平之。十八年五開蠻吳面兒反，勢獗甚，命楚王楨將

征南將軍湯和擊斬九谿諸處蠻獠，俘獲四萬餘人，諸苗始懼；而靖沅道澧之間十年內亦尋起尋滅，雖開國之初師武臣力實太祖控制之道恩威備焉。永樂初苗告繼絕襲冠帶，益就銜勒垂百年，而五開銅鼓間又紛紛多警。時英宗北狩中原所在侵擾，苗勢殊熾。景泰初總兵官宮聚奏「蠻賊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圍困焚掠諸郡邑。臣所領官軍不及二萬，前後奔赴不能解平越之圍，乞急調京邊軍及征麓川卒十萬前來以資調遣。」久而師徵不至更易他帥，浸淫六七載，至天順元年總督石璞調總兵官方瑛始剋期征勦，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禽僞王侯伯等百餘人，斬賊首千四百餘級奪回軍人男婦千三百餘口，於是苗患漸平。蓋萌發於貴州而蔓衍於湖南，皆生苗爲梗，諸土司初無動搖而永保諸宣慰世席富強每遇征伐輒願荷戈前驅，國家亦賴以撻伐，故永保兵號爲彪雄。嘉隆以還徵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備臂指矣。』（明史卷三百十）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以羈縻之。明太祖既克陳友諒兵威遠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撫率先歸附，卽令以故官世守之，時至正二十

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貴州宣慰靄翠與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經理南荒，又田仁智等歲修職貢，最恭順，乃以衞指揮僉事顧成築城以守，賦稅聽自輸納，未置郡縣。永樂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殺，始命成以兵五萬執之，送京師，乃分其地爲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奢崇明自號大梁王安邦彥自號四裔大長老，其部衆悉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燮元授意守將，佯北誘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別將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授首，邦彥亂七年而誅。」（明史卷三一六）

「廣西猺獞居多盤萬嶺之中當三江之險，六十三山倚爲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於桂林柳州慶遠平樂諸郡縣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屬尤稱強悍；種類滋繁，莫可枚舉，蠻勢之衆與滇爲埒。……潯州夾江諸山峆岈巉巖，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渡號大藤峽，最險惡，地亦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諸蠻倚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

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仙人關九層崖極險峻，峽以南有牛腸大岵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於藤峽。又南則爲府江，其中多冥巖奧谷，絕壁層崖，十步九折，失足隕身。中產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猺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應之，其勢益張。……總督王守仁定田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峽賊阻害狀，守仁上疏請討，報可。守仁率湖南兵至南寧，約日會兵，寇聞湖兵且至，皆逃匿，守仁故爲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爲備，乃令官軍突進連破油碎石壁大皮等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潰散。遂移兵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諸處，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官軍次第破之，禽斬三千餘俘獲無算，八寨平，兩江悉定。守仁遂以土官岑猛子邦佐爲武靖知州，使靖遺孽，邦佐不能輯且貪得賊賄，峽北賊復獗。』（明史卷三一七）

清世宗時鄂爾泰倡行改土歸流之策，廢貴州廣西雲南之土司而易以流官，然未幾土人蠭起反抗，乾隆元年乃委張廣泗用兵平之。此舉所對付者以貴州之苗族爲多。

「是時貴州東南境有苗族所佔領之一大區域，以古州爲中心，環寨千有三百餘，周幾三千餘里，名曰苗疆。雲南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內之鎭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土司與江外之車里緬甸老撾（南掌）諸夷交通爲患。」（劉法曾清史講義第二編）

「中國自元明以來設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握自治權，蓋欲仍其舊俗，官其酋長，以羈縻之也。順康以來襲明舊制分設土官，然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劫殺爲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爲不法，故苗族常爲邊患，而於雲貴爲尤甚。自雍正四年鄂爾泰巡撫雲南，建策改土歸流，因極言從前以夷治夷之失計，然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鄂爾泰抵任用游擊哈元生委任以烏蒙鎭雄之事，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之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闢苗疆二三千里。前後勦黜雲南霑益土州安氏，鎭沅土府刁氏，及赭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以普洱爲府，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勅印納軍器二萬餘，用兵五六年，三省邊防粗定。……至十三年春各寨蠭起，聚集清江台拱間，陷黃平以

東諸城。積忿於鄂爾泰督軍時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至是抵抗之志益堅，至手刃妻女而後出戰。鎭沅苗至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鄂爾泰雖慙怒次骨，引咎自劾，而苗患蔓延不復可制矣。……以廣泗任七省經略，先後攻克台拱之九股苗及清江下流各寨，至是復增兵分八路圍其逋逃於丹江古州郡匀台拱間之大森林，所謂牛皮大箐也。凡燒千二百二十四寨，赦三百八十八寨，貴州苗族悉平。』（清史記事本末卷三十）

至乾隆六十年貴州湖南之苗復起反抗，清廷調兩湖雲貴四川大兵討之，至嘉慶元年十二月始平，後復經傅鼐辦理善後，十餘年成效始著。

『湖南貴州接壤之處有臘耳山，山脈綿亘其北方，其附近一帶自古苗猺聚居之地也。當明時朝廷以鎭撫此等蠻族之故設永順等處軍民宣慰司，屬廣湖都司，清初因之。及康熙四十三年始以尙書席爾達巡撫趙申喬勦撫之，結果增闢乾州鳳皇兩直隷廳，降生苗百四十寨。雍正初鄂爾泰經略西南斷行改土歸流之策，廣西雲貴諸土司旣次第征定；於是永順等土官懾其餘威，自請獻土，淸廷籍其地爲一府四縣，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廳城故在今綏城南當辰州

府治正西三百里嘉慶七年以同知傅鼐之建議遷治花園汛（即今城也）於其西增設松桃屬貴州，而後臘耳山、苗地悉受治於流官之下。其始苗民畏隸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為利，往往以纖芥之爭訟病及全寨。又數十年來漢民之移住其地者日漸繁殖，至乾隆末年而永綏城外四周之苗地盡為移民所佔。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亂端起矣。……六十年正月貴州銅仁府屬苗民石柳鄧始據大寨營舉叛旗，湖南永綏屬之石三保鎮筸（鳳皇廳）屬之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之吳八月各起兵圍廳城，數日之間遂陷乾州，又分衆攻掠保靖酉陽秀山松桃銅仁附近地。川湖貴三省邊境同時戒嚴。……自四月至九月福康安等雖累克要寨，覆苗酋石三保吳半生根據，乘勝渡沱河上流，生擒吳半生，而吳八月復據平隴。（乾州城西三十里）自附三桂後稱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勢轉盛。……詔額勒登保繼其位，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時苗勢漸蹙，清軍以十月破平隴盡焚吳氏廬舍。以十二月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及嘉慶四年以來鳳凰廳同知傅鼐以才幹總理邊務，始力講善後之策。移永綏廳治花園汛，先後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

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廣設書院義學以教之，如是經營十餘年，而後苗事始大定云。」（劉法曾清史講義第三編）

自宣宗道光十一年始湖南廣西廣東之猺人又相繼反抗，用兵亙二十餘年方始平之。湖南爲江華趙金龍，武岡州藍正樽，新寧雷再浩，廣西爲五排猺，李沅發，廣東則爲連州猺趙子金及八排猺。此時猺人大都皆用漢姓名可見漢化已深。

「宣宗道光十一年冬十二月湖南江華猺人趙金龍聚衆焚掠兩河口。猺爲苗族之一，所居皆山峒，自成村落。在湖南者爲衡永郴桂四州郡界，與廣東之連州、廣西之全州均跨五嶺之脊。民猺雜處，猺性戇騺不與漢民交通，漢民每欺侮之，黨連官役以肆其虐待；凡遇訴訟官爲裁判，恆左袒漢民，以是猺愈積怨。適楚粵之天地會（亦稱添弟會）中人屢劫奪猺寨牛穀，猺無所愬；於是江華縣之錦田鄉猺人趙金龍倡言復仇，使常寧猺趙福才糾廣東散猺三百餘，合湖南九沖猺都六七百人，焚掠兩河口，殺會徒二十餘。……桂陽常寧諸土猺咸起應，衆號數萬。帝聞警命巡撫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貴州提督余步雲會師進勦。……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

磬山戰，坤悉奏能之而改調鎮筸苗疆兵。……會連日大雷雨，諸軍乘勢進勦，猺悉衆抗拒，思舉晝夜督將弁立泥淖中，仰擲火彈火弩，延燒民舍數十戶，斃猺六千。猺目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妻妾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間逸，爲兵士熊生發所執殺，餘黨悉就殲。」（清史記事本末卷四二）

第七節　近時之苗猺

（一）苗族（Miao）

種類據舊記載所舉有花苗、白苗、青苗、紅苗、黑苗、九股苗、東苗、西苗、克孟牯羊苗、天苗、紫薑苗、陽洞羅漢苗、獞苗、八番苗、箐苗、狢家苗、狪家苗、水家苗、洗骨苗、九名九姓苗、爺頭苗、洞崽苗、八寨苗、清江苗、樓居苗、黑山苗、黑生苗、高坡苗、平伐苗、鴉雀苗、葫蘆苗、洪州苗、西溪苗、車寨苗、黑腳苗、黑樓苗、短裙苗、尖頂苗、郎慈苗、羅漢苗、谷蘭苗（以上見黔苗圖說）宋家苗、龍家苗、仲家苗、犵狫苗、木老苗、㺏獚苗、生苗、猔家苗（以上據大清一統志貴州章補加）賣爺苗（據洞溪纖志）犵獞苗、洞苗（據黔

記）土人苗、蠻人苗、楊保苗（黔遊記）黃苗（苗民考）打鐵苗（苗防備覽）山苗、清江苗、青頭苗、喇巴苗、羅漢苗、花兜苗、鴨子苗（童振藻黔苗近況述要輯）等，然此非眞正分類也。

苗族有尙無姓氏者，有已有姓氏者，其姓氏現用漢字譯其本音，然其中想亦有直接採用漢姓者。其姓爲張、陸、姚、李、朱、潘、楊、吳、龍、石、麻、白、謝、馬、何、羅、盧、雷、姬、（貴州通志）王、榮、賈、滾、龍、韋、覃、（苗荒小紀）廖、施、彭、洪、（湖南苗猺問題考察）陳、田、蔡、宋、董、（嶺表紀蠻）黎、金、文、歐、（黔紀）其中在歷史上之著姓爲舒、彭、田、向四姓。略舉舊記載數則於下，以見近代苗族狀況之一斑。

『苗人盤瓠之種也，帝嚳高辛氏以盤瓠有殲溪蠻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爲諸苗，盡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睚眦殺人，報讐不已，故諺曰：「苗家讐，九世休。」近爲熟苗，遠爲生苗。熟苗勞同牛馬，不勝徭役之苦。男子椎髻當前，髻纏錦帨，織布爲衣，竅以納首。婦人以海肥銅鈴結纓絡爲飾，耳環盈寸，髻簪幾尺。以十月朔爲大節，歲首祭盤瓠，揉魚肉於木槽，扣槽羣號以爲禮。其見流官，無論尊卑，皆稱曰：「老皇帝，」見內地人皆稱曰漢人，以漢始通道西南，故稱猶舊也。』（洞谿纖志，由小方壺齋八秩）

『花苗：花苗在貴陽大定遵義所屬，皆無姓氏。衣用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竅而納諸首。男以青布裹頭，婦人斂馬鬉尾雜髮爲髲，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袖以錦，故曰花苗。每歲孟春，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擇平壤地爲月場，鮮衣豔粧，男吹蘆笙，女振響鈴，旋躍歌舞，謔浪終日，暮，挈所私而歸，比曉，乃散。聘資，視女之妍媸爲盈縮。遇喪則屠牛召戚，遠近各擕酒肉以賻，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宰牲磔雞，往往破家，終不悔悟。以六月爲歲首。其性戇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惟在鎭遠黎平有張、陸、姚、李、朱、潘、楊、吳等姓，不務本業，結連白苗，醜類成羣，以殺掠爲生，自勦撫後，始皆歸化。』（貴州通志）

『白苗：白苗在貴定、龍里，黔西州亦有之，衣尙白，短僅及膝，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跳月之習與花苗同，祀祖擇大牯牛頭角端正者飼及茁壯，卽通各寨有牛者，合鬬於野，勝卽爲吉，鬬後，卜日砍牛以祀，主祭者服白衣青套細褶寬腰裙。祭後合親族高歌暢飲。其性戇而厲，轉徙不恆，爲人傭役墾田，往往負租逃去。』（貴州通志）

「青苗：青苗、修人縣、鎮寧州、黔西州皆有之。衣尚青，婦人以青布一幅着之首，男子頂竹笠，躡草履，出入必佩刀，性強悍好鬬，頗同於猓玀，然猶知畏法，不敢爲盜。其在平遠州者又名箐苗，居依山箐，遷徙無常，不善治田，惟種莜麥稗粱，衣麻衣，皆其自織。男子未婚者，剪腦後髮，娶乃留之。」（貴州通志）

「紅苗：紅苗在銅仁府者多有吳、龍、石、麻、白五姓，衣服悉用班絲，女紅以此爲務。牲畜不宰，皆掊殺，以火去毛，微煑帶血而食之。人死仍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致虎傷。同類鬬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刦，富者出牛酒以集衆，有獲同分，遇殺死，則出銀以償，被掠者必索金贖，自剿撫後，皆馴服矣。」（貴州通志）

「黑苗：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鎮遠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爲熟苗，無管者爲生苗，衣服皆尚黑，故曰黑苗。婦人綰長簪，耳垂大環，銀項圈，衣短，以色錦緣袖。男女皆跣足，陟岡巒躧荆榛，捷如猿猱。勤耕樵，女子更勞，日則出作，夜則紡績。食惟糯稻，舂甚白，炊熟必成團，冷食，佐食惟野蔬。無匙箸，皆以手掬。艱於鹽，用蕨灰浸水。所得

死犢羔豚雞犬鴟鴉等類，連毛臟置之甕中，層層按納，俟其蝍蛆臭腐，始告缸成，名曰醅菜，珍為異味。寒無重衣，夜無臥具，貧富皆然。至婚姻喪祭，各有不同，八寨結婚亦有媒妁，遇節跳月笙歌。又鄰寨共建空房，名曰馬郎房，未婚嫁者遇晚聚歌，情稔即以牛隻行聘。歸三日，即回母家，或半年而一返，女家父母向壻家索頭錢，不與或另嫁。有壻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名鬼頭錢。人死亦有哭泣，椎牛敲銅鼓，名曰鬧屍。葬以無底棺納土，置屍於內。以臘月辰日為過年，每十三年畜牡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喫牯臟。丹江俗與八寨同，但無馬郎房。清江婚嫁，姑之女定為舅媳，倘舅無子，必重獻於舅，謂之外甥錢，否則終身不得嫁，或召少年往來，謂之阿妹。居喪與八寨同，葬則子女守墳一月，死者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繫以色線。以十月為歲首，古州男女亦皆以苟合始，但寨分大小，下戶不敢通上戶，洞崽不敢通爺頭，偶犯，則女家必罄奪其產，甚或置之死地。人死殮後，停於寨傍，或至二十年，合寨共擇一期，百數十棺同葬。每寨公建祖祠，名曰鬼堂，刻男像裸體，不令女人入見，遇病延鬼師於堂持咒。以上皆背禮違法之陋俗，至其性剛而戇，生苗尤為最悍，輕生嗜殺，睚眦之仇，雖久必報，或椎埋伐塚，或捉白放黑，焚擄劫掠，無所忌憚，自經勦

撫，編甲認賦。至雍正十三年，永行豁免。』（貴州通志）

『九股苗九股苗在興隆衞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同類，武侯南征，戮之殆盡，僅存九人。遂爲九股，散處蔓延，地廣而族夥。其衣服飲食婚姻喪祭，概與八寨、丹江等同，而性尤剽悍。頭頂鐵盔，後無遮肩，前有護面兩塊，卽鑄於盔，極重，身披鐵鎧，上如背搭，止及乳下，用鐵鍊週身，形如圈籠，綴於上，坐則縮而立則伸，約重三十觔，下以鐵片纏腿，健者結束尙能左執木牌，右持標桿，口啣利刃，捷走如飛。大鎗約重十餘觔，鉛子重八九錢不等，發至百步外，着人立糜。洞又有牛尾鎗，幾與內地子母礮埒。強弓名曰偏架，長六七尺，三人共張，矢無不貫。前明播州之亂，爲楊應龍羽翼，雖調兵十數萬誅滅楊應龍，而九股未勦，伏莽劫掠，時出爲害，由地曠而險，猝難制伏。雍正十年，鈎連蠢動，合楚、粤、黔三省兵，勦撫兼施，搜繳兵甲，建城安汛焉。』（貴州通志）

『孟春合男女於野以擇偶，名曰跳月，卽馬郎房麻欄杆欄而合成一會，此苗俗大禮也。歸化苗家恆以教場壩爲月場，其南有峻嶺名跳花坡。自正月初三至十三皆跳月之期，兩男對跳，四五女聯臂圍之，滿場凡數百圍。男跳易乏須互換也，笙聲沸天，兩相諧則目成心許矣。十三日跳畢，

男吹蘆笙於前，女牽帶從之，繞場三匝，相攜入叢箐間先爲野合，名曰拉陽，然必有娠而後得嫁，否則越歲復游牝於牧矣。』（苗俗記，由小方壺齋八秩）

以上之舊記載不甚可靠，玆特舉一種較有價值之科學研究報告於下。

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氏於清末曾赴中國西南各省研究苗族及其他，發表關於苗族之新意見如下：

（甲）苗族之種類：

（1）紅苗：著紅色衣服

（2）青苗：著青色衣服

（3）白苗：著白色衣服

（4）黑苗：著黑色衣服

（5）花苗：著臘染及繡花之衣服

『以上五種爲其主要者，其他皆不過爲其分派而已。特所謂花苗、青苗、白苗、黑苗、紅苗等亦

係漢族依據其服色及刺繡等而爲土俗學上之區別，別無何等重要之意義。迺竟有以此白黑紅等之區別視爲其皮色之互異者則大誤矣。』（鳥居氏：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乙）地理的分佈——『紅苗之地理的分布爲毗連湖南之貴州省東部，其中心地爲銅仁附近。白苗及青苗之地理的分布爲貴州之中部。黑苗一名「生苗」其地理的分布，以黎平、都勻二府爲中心而延至貴州省之東南部。花苗之地理分布，以貴陽附近爲起點，西經安順而至雲南之東部。北達武定，延至金沙江畔，南至珠江上游臨安附近，再南下至法領東京之北部，據 Colquhoun 云，彼等亦分布於廣西之北部，若然，則花苗之分布區域可謂最廣矣。綜合以上觀之，可知苗族之地理的分布，以貴州省爲中心，一方延及於廣西省，他方則達雲南之東部並延至法領東京之北部。』（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丙）苗族之體質——『其皮膚呈帶赤之黃色，頭髮爲漆黑之直毛而量多。頭形爲近於中頭之廣頭，顏面無極端之突顎（Prognathism），顏形以顴骨弓之距離較寬而顎隅甚凸，致呈圓形或稍帶方形。額凸而高，眉濃而粗，眉端尤爲粗大。眼概爲二重瞼而細長，亦有爲蒙古

眼者，其虹膜呈暗黑色，位置有水平傾斜二種。鼻不甚高，鼻翼寬，鼻孔中等，鼻形有顯具 Type ordinaire fin des races jaunes 者。口爲中等或大形，唇普通，耳形以耳殼下端不附着而耳緣卷摺者爲多。顏面及體部鬚毛極薄，身體短小，肌肉與脂肪中等，無極端肥滿及瘠瘦者。以胴部較長而下肢短，故體形不美。要之，苗族之體質，具備蒙古人種之特徵，然由其皮色、顏形、頭形、身長諸點考之，則彼等與亞細亞南部之蒙古人種尤爲類似也。』（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頭幅指數總平均爲八〇六，其極端者爲花苗之七三・九與花苗之八七・七。顏面指數爲七三・六，鼻指數爲八八・一。身長爲一五五釐米。苗族之鬚髯比其他人種少，竟有全無者。

（丁）苗族之風俗——『苗族男子之頭髮，即史記漢書等中所謂「椎髻民」，故彼等自當時以至今日，殆爲同一之狀態。所謂「椎髻」乃在額上結圓髻之謂。彼等雖爲「椎髻」，但常以黑布裹頭亦有以白布裹成回人之頭巾（Turban）形者。』『女子之頭髮多爲椎髻，而有五種不同之形式：其一、如男子之普通椎髻。其二、頭部周圍剃髮，中央結椎髻。其三、頭髮

結布，纏於頭之周圍。其四、在左側分頭髮爲二部，而於後頭部將髮卷作「の」形。其五、添加其他毛髮，在頭上置櫛而卷繞之。』『男女皆於頭上掛銀製之鐶，普通祇掛一鐶，亦有掛二或三鐶者』『苗族之耳朶皆穿孔插入銀製或鉛製之耳飾，其中有二種：一爲銀製縱狀者，一爲純粹之銀鐶。前者小，甚美觀；後者有大小之別，小者稍可觀，大者令人吃驚。』『男子之頭巾大別爲三種：一爲以馬尾編成之「獵帽」形者，安順花苗之酋長用之。二爲回人頭巾形者，似由附近猓玀傳來，惟貴州西部及雲南東北部之苗族用之。其三爲普通卷布於椎髻上者。』『男子之服裝，殆皆爲中國化，但尚有固有之風可見。衣服爲單幅之長衣，右衽，袖長覆手端，工作時常將袖折起，裾長殆達足上。衣服之原料，有麻布，有綿布。其色或爲白色，或染成灰，紺等色。帶則用扁平之綿帶，常在後方作結，而長垂其兩端，其用圍裙與日本同。腰間着短袴，足上裹脚帶，所謂「紅苗」、「青苗」者，實漢族依其衣服之顏色所予與之名稱也。』『女子之衣服，各苗均尚存古風，故余特就各苗而盡量精密記載之：黑苗女子之衣服，色黑，爲筒袖之半體衣，右衽，下亦纏一黑色而有襞襞之短裙。白苗女子之衣服，與黑苗雖無差異，

但大部爲由白色之麻布或綿布所製成，右衽，纔有褶襞之短裙；工作時則用圍裙。』『衣服之原料初亦爲麻布，今則由漢族盛行輸入綿織品，而使用麻布者甚少。其織布則用一種固有之機。』『苗族從事農業，故食物亦以植物性者爲多，常專食米粟玉蜀黍等物；舉行儀式時亦食豬肉，食法用箸，與漢人同，食器等亦與漢人無異。』『貴州省之地質多由石灰岩成，樹木極少，結果影響於苗族之房屋建築。除柱與棟外，殆皆用石材，非不得已不用木材。』『雲南省東部（粵江上游）以不乏樹木，故使用木材者多。』『余所訪問之苗族，均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而多信佛教，且多少道教化。室內皆設觀音像或關帝等像』『昔日各苗族均各有其獨立之制度，今已服從於中國政府之治下，故在最近之將來，於文物典制，悉可同化於漢族。』『苗族之娛樂，有音樂與舞踊。前者以笙，橫笛及木葉笛等爲主。木葉笛卽將木葉用口吹之者，其聲憂鬱，自遙遠之山間聞之，將令人油然興感。』『苗族之婚姻爲自由結婚。男子立於所戀女子之屋外吹笙，發美妙而有趣之音節，如能使女子感動時，則互爲夫婦，又於踏月吹笙之夜間亦行之。惟各苗不相通，例如黑苗則僅行於黑苗間，而不與他苗互婚是

也。』『苗族之性格如何？一言以蔽之曰，陰鬱沈靜。欲知此種性格，可就其容貌或表現於外部之音樂，色彩及花紋等而觀察得之。據余所見，第一可注意者卽爲「容貌」，顯示彼等極其陰鬱。其次爲「音樂」，如於「苗族之笛」中所詳述者。樂器避用銅鑼、皮鼓等喧囂之樂器，而用沈靜之笙或笛。又如衣服之色彩亦頗陰鬱。』（苗族調查報告國立編譯館中譯本）

（戊）苗族之種屬——苗族應屬何種，異說紛紛。Verneau及Keane, A. de Quatrefages等人以爲屬高加索種卽白種。Deniker氏以爲應置西藏系中。J. Edkins及J. de Lacouperie謂爲印度支那族。Fr. Müller 以爲屬於後印度之Thai族。鳥居氏以爲『苗族屬於蒙古人殆無疑義，且其具有南亞細亞蒙古人種之特徵，卽其皮膚黃色帶赤及其面部均足證明。』『苗族之體質，在其頭形，身材各點與東京、安南、老撾等民族類似，已由上述事實證明，然猶不僅此，在其面容及其他點上，與苗族亦甚一致，安南民族尤爲顯著。』『余根據以上之理由，考苗族比較類似於安南附近之民族，次則類似於暹邏、緬甸等民族，若單由苗族體質上之分類，固非Caucasique（高加索種）亦非Tibetains（西藏族）寧可歸之於Denibeer

氏所謂 Populations l'Indo-Chine（印度支那人）中更勉強區分之，余意以爲可列入 Les Annamites（安南人）方面』『苗族土俗上之事實，頗類似於古代漢族及現今之印度支那諸民族，尤以後者爲多，此非偶然之符合，蓋有民族間之相互關係可以證明也。茲特就以上事實之最顯著者列舉二三，首則述其頭上之「椎髻」以中國文籍考之，「椎髻」自遠古卽傳爲南蠻風俗之一，此種結髮今尙盛行於苗族間，夫然，則此種風尙至少亦可視爲其固有之土俗，且「椎髻」又復盛行於印度支那各民族間。吾人取此種事實對照觀之，卽可了然以上各民族多少應列於同一系統之下。』（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己）苗族之語言——『苗族之言語，就其性質說，固明係 Mono-Syllabique（單綴語，）但由單語說，則決非純粹之語言，其中所含之成分，除印度支那諸族語外，其與中國、西藏語亦似大有淵源，甚至與中印度之 Ho, Kol, Santáli, Bhumji, Mundala 等語亦相類似，則甚奇異也。』（苗族調查報告）

鳥居氏之報告而外，尙有最近國人發表之記載。茲摘錄於下：

『苗性剛直，輕生好鬭，睚眦之隙，動輒聚衆糾黨，伏菁莽中曰伏草，設計伏於要隘中曰「妝塘」，有頭塘二塘三塘之說，令一人登高望敵，伺彼寨人過盡羣起劫拏，或一人或二三人，反縛其手，驅之入寨，不從者脅之以刃，雖絕無關係者亦被波及，名曰捉黑抵白。』『苗人除強悍習戰外，風俗淳樸，忍苦耐勞，習於耕作，此其所長也。如鳳凰之苗人，大抵居窮苦磽确之地，屋宇低小，室內常設一大榻，高四五尺，翁姑子婦兄弟妯娌，無所避忌，牛馬雞犬處其旁，不嫌汚穢，蓋防盜也。婦女皆天足，亦耐勞異常，』『湘省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年月，暗與中國曆書合，有所控告者，必倩人代書。性善記，懼遺忘則結於繩，爲契劵，刻木以爲信，太古風俗尙存焉，淸設苗學，間亦有童子入學，日負雜糧數升，就師傅授句讀，默記而歸。其中亦有聰穎者，因所曉而逐爲解說，久則漸通曉文義。今湘西當局設有苗民學校以教化之焉。』『湘西苗民大抵從事農業，耕稼男婦並作，山多於田，宜穀者少，燔榛蕪，墾山坡，種芝蔴，粟米麥豆包穀高粱蕎麥諸雜糧，』『湖南苗疆邊牆，築自明代，今舊址猶存，其用意一方面防苗民作亂，一方面防邊將徼功，激成苗變也。其牆南端起自鳳凰西七十里之亭子關，東北繞浪中江龍鄂至盛華哨，（鳳凰西

三十里）過長坪（鳳凰西北二十三里）轉北過牛岩、蘆塘、至高樓哨（鳳凰縣北四十七里）得勝營（鳳凰縣北四十五里）再北至木林灣繞乾州城及鎮溪所，又西北至良章營（乾城北三十五里）喜鵲營（乾城北五十五里與永順接界）止。昔苗疆之內，每隔一二里皆置烽火臺，鎮市皆有城壁，近營汛均屢碉卞哨臺亦多頹壞矣。在牆邊以外者爲生苗最凶悍，邊牆內，間有民村錯居，供賦當差，與內地人民無異，則熟苗也。』（湖南苗猺問題考述新亞細亞十卷五期）

（二）猺族（Yao）

（甲）猺族本支——猺族在廣西省最多散佈幾遍全境，就中以懷集連賀之八排猺山，修仁武宣間之猺山，（大藤猺亦住近是處）爲最著。其餘則散住各縣少者一千數百人多者一萬數千人（嶺表紀蠻）廣西之外，廣東之西北部湖南之西南部貴州之南部亦多有之，雲南之東部江西之南部亦有，然較少。猺人自述其種族爲神犬槃瓠之後裔，蓋卽承漢代武陵蠻之神話而略有些微改變者，故可知猺人之先卽爲武陵蠻。此種神話除上舉後漢書武陵蠻一段外，尚有他書並述於下：

「南越王有犬名盤瓠，王被擒，其母傳令有能脫王歸者，當以王女妻之。盤瓠聞言欣然往，竊負而逃，遂妻以女。盤瓠納諸石谷，與之交媾，生子數人：曰獞、曰猺、曰獠、曰狼、曰狑、曰狪，各成一族，自爲部落，不相往來。故猺人多姓槃，嫌犬名不雅，改爲盤。且冒稱盤古之裔，其實非也。」（圖書集成一四一〇卷）

「高辛氏朝，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一物，大如繭，盛瓠中，覆以盤，俄頃化爲犬。其時戎吳強盛，數侵邊境，乃募天下有得吳將軍首者，配以女。盤瓠得之，遂妻公主。盤瓠將女上南山，入谷，止於石室。三年，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衣服褊褳，言語侏離，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故世稱「赤髀橫裾，盤瓠子孫。」（搜神記）

古代神話現在亦尙流傳如下所舉：

「狗頭猺祀狗，據苗人所傳猺之始祖父犬而母人。或曰女爲「高辛氏」「公主」生子四，及長挈犬出獵，犬老憊不能工作，子怒推諸河死焉。及歸其母問犬子以告，母大慟，以實語子，子亟

赴河負犬屍還，犬時口流鮮血，沿子胸部而下；子哀之，自後縫衣必紉紅線兩條交叉於胸，所以爲紀念也。按此說本屬不經，然曾見於古籍，而猺衣服今猶相沿不變，且每年夏曆正朔猺人必負犬繞行爐燈三匝，然後舉家拜之，謂必如此然後家運乃隆。」（苗荒小紀）

「今苗猺中亦有此項神話，湘猺僅將所謂高辛氏女改爲黃帝之公主，犬戎改爲邊匪，槃瓠改爲盤扈，並云所生五子即苗猺諸人。」（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猺人之種類亦甚繁。廣西之猺「大別之可分三種：曰頂板猺；（俗簡稱板猺）曰紅猺曰狗頭猺。板猺以盤、趙、李、彭、鄧、胡、侯、馮、陳諸姓爲最多；紅猺以周、鍾、藍、韋、唐、雷諸姓爲最多；狗猺以盤、唐、沈、卜、鳳、代、苟、楊諸姓爲最多。此三種之言語服食，頗有同異。此外又有「白猺」「寨猺」「過山」「平地」「花布」「箭桿」「藍靛」……種種不同之名稱，但實際仍同屬一種；不過因其居地、職業、衣服之稍有差異，因而各殊其名。如懷集之猺皆姓盤，本來同一血系，而其名則分爲「盤龍」「平地」「戴板」三種，此其例證也。（劉錫蕃嶺表紀蠻）廣西凌雲縣之猺有紅頭猺、藍靛猺、盤古猺、長髮猺等（顏復禮、商承祖、

廣西淩雲猺人調查報告）廣西猺山『猺有兩種，一種留長髮而不剃的，一種剃髮的。前種束髮作髻，與明裝相近，後種結髮作辮，盤於頭上，與清裝相近。前種統稱做長毛猺，因髻之不同再別爲寨山花籃及正猺三種。後種無總名，但因服式之不同又別爲山子與板猺兩種。』（任國榮猺山兩月觀察記）此外尚有箭猺，（粵西偶記）白猺、黑猺、生猺、熟猺，（粵述）盤古猺、平地猺、西山猺（湖南苗猺問題考查）紅猺，（苗紀小記）寨猺、過山猺、花布猺、箭桿猺、盤龍猺、梳猺、燕尾猺、山猺、尖頭猺、雙角猺、（嶺表記蠻）帶箭猺、戴板猺。（八排風土記）『猺一名畬客，其種有八曰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是謂八蠻；又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褐之類。』（洞谿纖志）高山猺、平地猺、花肚猺，（說蠻）等。

猺族之姓亦用漢字，然其初想係以漢字表猺音，唯一部分或係改用漢姓。其姓有胡、盤、趙、鄭、周、馮、戴、鳳、陳、藍、卜、奉、回、陽、蒲、劉、沈、李、鄧、唐、孫、酆、丁、嚴、賀、覃、吳、（湖南苗猺問題，苗荒小紀）彭、胡、侯、鍾、韋、雷、代、苟、楊、（嶺表紀蠻）房、莫、黃、何。（八排風土記）等。

猺族之風俗習慣舊記載亦多，然尚不及苗族，或因苗族常用爲廣義，並猺亦包括在內，故不另

述也。略舉數則於下：

一粵西煙瘴之地，嶺表諸蠻種類不一，皆古槃瓠氏之後也。其一曰猺，介巴、楚、粵間，綿亙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葛。采竹木爲屋，覆以青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磴險阨負戴者悉著背上，繩繫於頸膊間，傴而趨。俗喜讎殺，又能忍飢，行樹上下，履險若飛。兒能行，即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而不傷。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俟兒長大煆以製刀，試刀必以牛，仰刀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張以手搏矢，往往命中。鎗名桿鎗，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衞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冒刀逼之，釋弩取口中刀奪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雜揉肉魚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攜而舞，爲之踏歌，意相得則男咿嗚跳躍負所愛去奔入巖洞，插柳避人，遂爲夫婦。樂有鐃歌胡蘆笙竹苗（似即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閧，擊竹筩爲節。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稑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剽掠，踉蹡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入巢，莫可捕捉；官軍但分屯路口，山多蹊，不可徧防，久益勞費。又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

之「打木格。」猺有數種，有生猺有熟猺、白猺、黑猺。生猺在窮谷中不與漢通，熟猺與漢民錯處，或通婚姻。白猺大類熟猺，黑猺大類生猺。至於猺婦亦有二種，有板猺者婦人黃蠟泥髮以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扇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纍纍若瓔珞然。有箭猺者，婦人橫箭於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頭一月一梳，宵寐無反側。」（猺獞傳）

「猺獠大約韋莫二姓居半，然不能張弓，弩射而已。其藥箭甚毒，中人有至死者。其弩牀多以紫檢爲之，而刀刃鞬鞘製亦頗精。山中多射鳥獸，江邊或射魚鼈。杜詩「莫猺射雁鳴桑弓」莫猺卽猺人也。解者云莫猺自言其先主有功，常免猺役，故以爲名，恐亦未然，設如是則韋姓又何解乎。但楚中有桑而此地無雁，是不同爾。南巢地方係永順宜山所屬，內有生猺一種，甚爲鄰封之害，皆姓藍氏。按竹書紀年仲丁卽位征於藍彝，得無其苗裔乎……猺人住屋似樓而非樓，蓋茅作兩層，內架以竹或版，人居其上則豬圈牛欄皆在臥榻之下矣。按說文家字門下从豕，可會此義，不然則家从豕既非諧聲，從何會意乎。」（粤述）

「猺人，黔省原無，自雍正二年，有自粵西遷至貴定平伐。居無常處，必擇溪邊。近水者以大樹皮接續渡水至家，不用桶甕出汲。男女衣尙青長不過膝，所祀之神曰槃瓠。勤耕種，暇則入山採藥，沿村寨行醫，有書名榜簿，皆圓印篆文，其義不解，珍爲祕藏。俗長厚，見遺不拾。」（貴州通志）「猺人性獷悍，自謂槃瓠之後，自耕而食，少入城市。男女皆知書，多處深山，喜獵善搏虎豹。衣服近漢，女人長衫拖裙，婚用媒，死者骸骨不落地火化收藏。不爭訟不喜淫。所居之處不四五年卽遷。」（開化府志廣南府志）『自粵西遷來居無定處，每至深山開墾耕種，俟田稍熟又遷別所開墾如前，不憚勞瘁，耕種之外亦勤捕獵，服飾與玀玀同。』（他郎廳志，均見雲南通志）

關於猺族之新記載較舊者爲可信，現尙不多，茲摘錄數則：

『樓居屋宇，爲灰色化以下蠻人最普通之住室。此等屋宇，通常爲二間三間，其高度約一丈二三尺。全體爲木或竹所造，上蓋瓦片，然大部皆以樹皮茅草覆之。或亦剖竹通節，陰陽互合，覆以代瓦。雪雨敲擊，其音清絕，黃州竹樓記之雅趣，在苗山隨處可見也。人皆樓居，樓下分爲兩部；一部爲舂碾室，農具雜物，亦儲置其間；一部爲牲畜室，一家所飼雞豬牛羊悉處其內。樓上分三部

或兩部：左右爲臥室，最狹，普通僅可容榻；中間爲火堂，封填形如滿月之三合土（卽黃泥、石灰、砂礫三者羼合之泥土，膠結甚固。）以鐵製圓形之三腳竈（俗名三撑，）架於當中（其貧者，不同鐵竈，取石放置成三角形，架鍋於其間。）除調羹造飯外，隆冬天寒，其火力及於四周，蠻人衣服不贍，藉以取煖，有時環爐竈而眠，兼爲衾被單簿之助。赤貧之家，且多未置臥室，而倚爐爲榻，舉家男女，環爐橫陳。雖有嘉賓，亦可抵足同寢，斯時爐竈功用，不止於烹調，蓋直抵衣被床榻矣。（倚竈爲榻，爲苗猺狪獞四族共同之習俗，惟獞族仿漢者多，有之惟其少數耳。）……地居屋宇，卽人畜皆居地面，其性質可分「常居」與「暫居」兩種；桂北猺民，多以「燒耕」爲活（先燒山林，使地肥沃，然後種植雜糧，謂之燒耕，）因而轉徙無常，建築多從苟簡；非富戶有恆業者，鮮得樓居，故建築常取一種暫居之形式。編竹爲壁，鋪茅爲瓦，高丈許，多以三間爲度。……苗猺呼村爲寨，因其地之生產力有限，不能供給多數人之食物，故大寨極少，普通村寨，不過數家成百數十家。……其位置所在地，多倚山建築，由山麓以至山嶺，隨處皆有。』（嶺表紀蠻）

『男子頭挽髻，綠帕或靑或紅或白，隨其族之名稱而殊，綠紅帕者曰「紅猺」，綠白帕者曰「白

猺，」繚青帕者曰「板猺。」衣服多對襟，與鄉人漢裝相類。惟領、袖、襟、裾等處，多級深紅線條。頭帕或亦繡刺各色花樣。若凌雲、東蘭、鳳山、……諸猺，皆大襟圓領，與古裝略同。服尚青、藍、黑、三色，亦有白衣者。下體着褲，褲或繡花，且有短齊膝蓋者。徒跣無履；着履者，惟少數富人。狗猺或着五彩衣，前短後長，其狀最詭異。男子有披髮者，亦有以方形花布包頭，穿耳帶環插簪如婦女狀者，邊邑與區之生蠻，類如此。交通較便之地，漢裝薙髮者，所在亦多有之。婦女裝飾，其名目尤多：如以蕉裹髻，不裙不袴，僅以布幅圍其前後，前短後長，坐地則兜之，是爲「平地猺，」（此族近多着裙）髻如螺旋，聳於額前，包以頭布者，是爲「寨猺；」髻綰銀絲，垂直至項，花布包頭，結成種種角度者，是爲「狗猺；」戴梳於頂，綰以頭髮，彎曲有如扇面者，是爲「梳猺；」頭戴長方木板，巾幕四垂，繫以鞶珠，纍若綴旒者，是爲「頂板猺；」首插竹箭兩根，長二尺許，分其髮爲兩綹，左右盤結，緣箭而上，仍以錦巾覆之，狀如蝶翼雙立者，是爲「箭桿猺；」首簪竹片，分髮如燕尾狀者，是爲「燕尾猺；」盤髮於頂，裹以頭布，布之邊緣，級以銅質或銀質之珠子者，是爲「山猺；」挽髻於頭巔，覆以尖頂青帽，其狀如圓錐者，曰「尖頭猺；」頭戴竹箍，兩端翹起，狀如牛角，繫以

珠絲錦囊者，曰「雙角猺。」（嶺表紀蠻）『盤古爲一般猺族所虔祀，稱之爲盤王。猺人以爲人之生死壽夭貧賤，皆盤王主之，故家家供其木主。片肉巵酒，必享王而後食。天旱禱盤王，舁王遊田間，視禾稼，雖烈日如火，不敢御傘蓋，冀王之憐而降雨也。昭平縣志云：「猺人祀盤古，三年一醮會，招族類設道場，行七獻之禮。男女歌舞，稱盛一時，數日而後散。三年內所畜鷄犬，盡於此會。」由此以觀，其熱烈可知矣。……狗王、惟狗猺祀之，每值正朔，家人負狗環行爐灶三匝，然後舉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扣槽蹲地而食，以爲盡禮。』（嶺表紀蠻）

『「坡會」之俗，盛行於灰色化以下各蠻族之社會中。在桂稱爲「坡會」，在黔稱爲「跳厰」，其會期多在「正月年節」「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八月中秋」「九月重陽」等日，而春期爲最多。會場爲山崗或曠野或墟市，俱無一定，集會一年一次，或間年或三年一次，大抵一年一次爲多。屆期、數百里內漢蠻各族，俱集於此。漢人稱爲「趕會期」商賈屠販賣餅之客，列肆以待，山鄉之地，頗繁盛如市會。除遊樂唱歌而外，雜以「賭博」（多漢獞人所爲）「演戲劇」「唱小調」「紙紮」及「扮裝多數獰鬼或美女巡行」等事。蠻人婦女，於脫離「做

後生」時代之後，其自由權頓縮小，惟於「坡會」之短促時間，仍得恢復其「做後生時代」之原有權力。』（嶺表紀蠻）

『猺民性質亦喜仇殺，猜忌，忍死輕生，惟甚忠厚，有義氣，狡黠者殊不多見，且能忍苦耐勞，刻苦自勵。如爲人傭工，終日不倦，待遇稍厚者，敬之如父母，反是則以兵戎相見，非至流血不止。雖親如父子兄弟，一觸怒犯，往往以之投諸深谷，或剜目斷股，視爲常事。又能互助守約，熱心公事，義不苟取，義不苟生，皆非漢人所及也。又猺民尙武之精神，不減斯巴達之風氣，左腰懸長刀，右負大弩，附毒藥以殺人獸，上下山險，若履平夷。兒始生時，稱鐵如其重，漬之毒水中，待兒長大，煆之爲鋼以製刀，終身佩之。兒能行走，卽燒鐵烙其跟蹠，烙瘡愈後，再以頑木椎之，故能履荆棘而不傷。戰則一刀一弩，口銜刀而手射人，衝鋒陷陣，最爲饒勇。以其常與漢人發生鬬爭，且其獵山獸爲食，亦需有相當武術，方能適應其環境也。今則與漢人相安無事，粗野之風稍殺矣。猺人因經濟環境之困苦，不重衞生，居室多就山挖洞，深數尺，寬丈餘，外以樹木架成；飲食則以七八種食物用罐子合煑。湘人罵飲食不潔者輒曰，「你這猺人子，祇可與猺人家合夥。」此卽可知猺人

飲食之劣矣。近年以來，湘南股匪多乘猺民之愚昧，侵入猺山，脅從者頗衆，屢遭官廳駢戮，其善良自愛者，則任其蹂躪，供以糧食，婦女亦遭其汚辱，受害之甚，視漢人有加，皆因猺人愚笨，不能自衞耳。』（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猺人棲息之地，均在窮鄉僻壤，懸岩絕壑，綿亙數十里之高峯，以前多山居，今則漸有改變，然生活之艱難，則依舊也。或三五家至十餘家自成村落。少與漢民雜處。以所居皆山谷之地，故稻田無幾，雨暘不時，種植無收，全賴黍、粟、豆、薯、包穀之屬爲基本糧食。彼等耕種之時，常合數家通力合作，如犁土或鋤草等事，相互輪次耕種。多數猺農工作時，必設一工頭手提銅鑼頻敲催促，同聲唱歌，奮勇作去，頗現古原始人合作之精神焉。有暇則獵山獸爲食。……此外五嶺之猺，久居山中，頗識草藥，有負擔至內地各縣銷售者，狀貌一同常人，多熟習漢人風俗。另有一種猺人專代漢人採運竹木，從山峽水中放出。因猺人最會爬山，較走平路爲快，故從山峽水中撐放竹木，實爲彼等之特長，能勝任愉快也。猺男大抵愚笨，不知工藝，女子亦不親刀尺，通常皆知耕種，其操作勞苦，持笨負重如同牛馬。每日黎明卽起，工耕不息，黑夜舂糧析薪，刀杵噹噹，聲聞里巷，

以備晨炊。農事畢，則負薪入各圩市。冬季多在山中挖窨燒炭，盡皆挑入圩場，以易粗布米鹽之屬，供家用也。』（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猺民處窮鄉僻壤之地，生活亦甚艱難。清初別爲猺籍，立猺牌以視區別。嗣懲猺之亂。（清道光時新田猺趙金龍擾亂十餘縣）准以應試爲羈絆之術，每年有猺之縣，定猺額生二名，或三名，卷面不塡猺籍，而塡所屬縣籍，故頗有讀漢書，粗識文字者。民國以來，科擧制度久廢，能勉力讀書識字者蓋更寡矣。其少數讀書學字者，均延請漢名爲師，絕無猺人自能爲師者。猺人近亦多通漢語，稱爲總官話。』（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乙）畬民——畬又作峯或輋，又作畲，又稱畬猺、畬客、畬蠻等名。畬民原係猺族之一支移住福建西部浙江西南。在福建者『多散居於雙髻山、洞宮山、大狫山和畬山，以舊建寧府汀州府等處爲最多』『在浙江者多居於雁蕩以西括蒼山脈的南部卽舊處州府屬之麗水、松陽、遂昌、雲和、龍泉、慶元、景寧。此外如衢州府屬的龍游和溫州府屬的泰順等處。』（沈作乾畬民調査記）

『潮州府有畬猺，猺民有山峯曰徭獞。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雷、曰盤、曰

藍。依山而居，採獵而食，三姓自爲婚。有病歿，則幷焚其廬，而徙居焉。籍隸縣治，歲納皮張，舊治無考，前明設官以治，銜曰「輋官」……。』（廣東通志）

『汀猺人與虔、漳、潮、循接壤錯處，以槃藍雷爲姓。三姓交婚，女不笄飾裹髻以布；男結髮，不巾，不帽。隨山種插，去瘠就腴。……不輸官差，自食其力，了山主賃稅。……楚、粵爲盛，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亦有之。槃、藍、雷其種類也。』（福建通志）

『輋人，澄海山中有輋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輋官者，領其族。輋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止，曰名、曰洞、亦曰輋，……是爲畬蠻之類。』（南越筆記）

『畬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衣服言語，漸同齊民。然性甚狡黠，每由熟報稅與里胥爲奸，里胥亦憑依之。近海則通番，入洞則通猺。凡田墠礦場有利者，皆糾合爲匿，以欺官府，今不敢逞奸矣。』（廣東通志）

『輋人亦猺種也澄海山中有輋戶皆椎跣挾鎗弩納皮張不供賦有輋官領其族。輋巢居也。其

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止曰⿱冖止曰峒亦曰峯，海豐之地有羅峯葫蘆峯大溪峯與甯有大信峯歸善有窯峯。刀耕火耨，是爲畬蠻。潮州山峯有羊鬃崎鬃二種亦猺族」（說蠻）

『猺名峯客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迆邐巴蜀，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時節祀狗王以桄榔麪爲吳將軍先獻之，祭畢擇女之巧麗者勸客。』（說蠻）

畬字之意義據龍泉縣志風俗篇謂：『畬音奢，火種也。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火種指刀耕火種卽燒草爲肥料之種田法。又如上舉廣東通志亦云：『畬蠻……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據此則畬民蓋由於其種田之法爲原始的方法，有異於漢人，故得此稱。

畬民之來源據沈作乾畬民研究謂由於明代征服西南猺族，猺人乃東徙閩浙。

『王守仁等平猺之後，移衞設縣，漢民仗着漢官的保護，漸漸地遷入畬民居住的區域，——所謂猺寨——以開發他們未曾開發的富源，也是應有的現象；後來漢人漸多，勢力漸大，明搶暗奪，以積成反客爲主之局也是必至之結果。愈久則漢人愈多，天產富源，多被漢人爭去，畬民爲

生活所迫，不得不向他處求生，遂漸漸蔓延到廣東全省及福建之一部。後來天啓以後，閩、粵大亂，天災兵災，相繼而來，當地居民，流離遷徙，畬民就夾雜其中，輾輸亡命，蔓延到福建各處，並及於浙江之一部。畬民雖守舊性很強，但既和漢人雜居，不能完全不受環境的影響，其風俗，生活，也不能不稍有變更。因此：就漸漸脫離猺之本來面目，成爲一種變相的新民族，叫做「畬民」或叫做「畬猺。」』（畬民調查記）

畬民所居雖近漢人，然其風俗習慣仍有一部分不曾完全漢化而仍有其特殊色彩。物質生活簡陋痛苦，社會組織尚存原始風氣，宗教有崇拜槃瓠神犬之圖騰信仰，（此亦畬民屬猺之一證。）唯語言之漢化極深。玆將關於畬民風俗之新記載摘錄數則於下：

『他們的始祖，是龍犬——槃瓠。在上古的時代，高辛王元后耳痛三年，後從耳中取出一蟲，形像如蠶，育於盤中，忽而變了一隻龍犬，毫光顯現，遍身錦繡。高辛王見之，大喜，賜名龍期，號稱槃瓠。那時，犬戎入寇，國家異常危急。高辛王就下詔求賢，謂有能斬犬戎將軍的頭來獻的，必把公主嫁給他。龍期便挺身而往，敵國啣了犬戎將軍的頭報命；欲求高辛王踐他的前言。高辛王嫌

其不類，頗有難色。龍期忽作人聲曰：「你將我放在金鐘內，七天七夜，就可變成人。」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餓死，打開金鐘一看，則全身變成人形，只留一頭未變。於是槃瓠着上大衣，公主戴了犬頭冠，倆相結婚了。槃瓠挈妻入山居住，生三男一女，長姓槃，名叫自能；次姓藍，名叫光輝；三姓雷，名叫巨佑；女壻姓鐘，名叫智深。』（何聯奎，畲民的圖騰崇拜）

『他們另外有一種語言，但是他們住在處州的大半能說處州話。他們僅僅祇有四姓，就是姓「鍾」，姓「藍」，姓「雷」，及姓「槃」。他們的結婚也就是四姓互相結婚。近來也有與漢人通婚的，大多是畲民的女子嫁給漢人為妻。他們以耕種為生，大都為漢人佃戶；也有做擡轎和役工的。他們的居住，大概都是茅舍，而且多半是靠着山谷。他們自結村落，漢人稱之為「畲客寮。」』（胡傳楷畲民見聞記，禹貢一卷十二期）

『他們是婦女當家的，主婦為一家之主。他們的服裝是一律的，無論男女老幼，一概都穿青色土布，可是婦女衣飾卻異常奇特。凡已成年的女子及婦人，用直徑寸餘，長約二寸的竹筒一個，斜截其二端作菱形，外包以紅布，覆在頭頂的前面，下圍以髮。壓髮的簪寬約寸餘，長約四寸，突

出於腦後的右邊；其前端有紅色絲條二組，垂於耳旁。她們這種裝飾，很像狗頭形，所以溫州、處州人又稱畬婦爲「狗頭公主」。

『「畬民有一種特別的藝術，就是無論男女都會唱歌，會唱各種各樣的歌。每當春天時候，畬民的少年男女在山上斫柴做工，這便是他們追求異性的機會。一個畬民的男子，看中了山上的畬民的女子，他便用他祖傳的求愛的法子，唱一首求愛的歌。』（胡傳楷畬民見聞記禹貢第一卷十二期）

『「無論男女老幼，沒有一人坐食的，漢人有一童謠，譏笑畬民的道：「公會做，婆會做，做得有腳沒有褲」這是說畬民雖然勤苦力作，卻仍是弄得衣食不周。這實在是畬民所種的田，大部分是向漢人佃來的，到秋穫後，除照例納租外，所餘無幾；倘不幸遇着荒歉，恐一年白忙。還不夠賠累，那裏還有餘力發展呢？』（沈作乾畬民調查記）

（三）瓦喇羣——瓦（Wa）與喇（La）原爲一族，唯以文化程度爲區別，高者爲瓦，低者爲喇。住雲南西境。皮色黑，鼻扁，脣突，身短，形醜惡。（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按此種體質似混有尼格

利陀(Negritto)卽矮黑人之血統。唯學者多以其語言屬蒙克麥系故置苗猺族中。噗喇(Palaungs)膚色較淡，中頭闊鼻中等身材，衣飾近僰夷。唯語言仍屬蒙克麥系。（同上書）噗喇別有黑噗喇、白噗喇、花噗喇等種。

「撲喇一名撲臘，古蒲那、九隆之苗裔，南詔、蒙氏爲尋甸部，至元初內附，今臨安、廣西、廣南、元江四府俱有此種。多居高山峻嶺。男子束髮裹頭，插雞羽，著青布衣，披羊皮，跣足耕山，種木棉取禽鳥爲生。婦青布裹頭，青布長衣，常負瓜蔬入市貿易。其在王弄山者又名馬喇，卽其種類……一名黑撲喇，刀耕火種，數易其土，以養地方，祭則用牛羊豕，名曰三樂。……貌多姤陋，至僅有人形者，山居火耕，遷徙靡常，衣麻披羊皮，弩矢隨身。……白撲喇性最樸，多住山坡，種蕎麥雜糧，火麻之類，衣白麻布。（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苗猺系參考書

一　前後書卷九五

二 後漢書：卷一一六
三 北史：卷九五
四 南史：卷七九
五 宋史：卷四九三，四九四，
六 明史：卷三一〇，三一六，三一七
七 許國英：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二
八 劉法曾：清史講義第二篇，三篇
九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一百四
十 圖書集成：卷一四一〇
十一 貴州通志
十二 廣西通志
十三 雲南通志

十四　廣東通志

十五　福建通志

十六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十七　鳥居龍藏著：苗族調查報告

十八　劉　介：苗荒小紀

十九　劉錫蕃：嶺表紀蠻

二十　魏覺鐘：廣西的民族——苗傜僮俍（新亞細亞二卷三期）

二一　郎擎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號）

二二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

二三　區作霖：貴州苗族之過去及現在（新亞細亞四卷三期）

二四　黃曼儂：黔省苗族概況（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二五　楊成志：苗族的名稱區別及地理上分布與神話（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周刊三

集三十五期）

二六　張敷榮：苗族之種類與習俗（清華周刊二十八卷九、十期）

二七　於曙巒：貴州苗族雜談（東方二十卷十四期）

二八　劉咸：苗圖考略（山東大學科學叢刊一卷二期）

二九　童振藻：黔苗近況述要及調整綱領（民族四卷五期）

三十　盛襄子：湖南苗猺問題考述（新亞細亞十卷五期）

三一　鍾敬文：惠陽輋仔山苗民的調查（中山大學史語學研究所週刊一集六期）

三二　顏復禮，商承祖：廣西凌雲猺族調查報告

三三　龐新民：兩廣猺山調查

三四　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猺山調查專號

三五　任國榮：猺山兩月視察記（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四集四十六、四十七期）

三六　陳錫襄：猺民訪問記（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三七 沈作乾：畬民調查記（東方二十一卷七期）
三八 董作賓：福建畬民考略（中央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第二期）
三九 鍾靜聞：廣東鳌仔山的猺民（東方二十五卷六期）
四十 胡先驌：浙江溫州處州間土民畬客述略（科學七卷三號）
四一 胡傳楷：畬民見聞記（禹貢一卷十二期）
四二 何聯奎：畬民問題（東方三十卷十三號）
四三 何聯奎：畬民的圖騰崇拜（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
四四 Pollard, S.-Story of the Miao.
四五 Johnson Ling: Recherches Ethnographiques sur la Race Yao dans l'Asie du Sud-Est.

第十五章 羅羅緬甸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羅羅緬甸系專指住中國西南之羅羅及屬於緬甸系之數種民族。羅羅與緬甸族在種族上頗相近，然不能卽稱爲緬甸人，因其體質自有其特殊之點也。雲南西南與緬甸接壤，自然亦有與緬甸人同系之民族如喀欽（Kachins）等，此等民族亦不能以羅羅一語括之。故羅羅緬甸二名應合併以概括此二種相近之民族，而成爲一系。學者有將此一系人再加西藏人而稱爲西藏緬甸族者本書以分析而論較爲便利，故另定如此。又如楊成志君且否認羅羅爲西藏族之說，故亦以分離爲是。（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第二節 三國以前疑似羅羅之諸族

（一）羅羅緬甸系在唐以前歷史不明。周武王伐紂時之八國中有盧人。左傳記春秋時『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盧戎之地在今湖北南漳縣東。唐時有盧鹿蠻，後訛為倮玀卽羅羅。此盧鹿不知是否卽春秋之盧戎，無可稽考，祇可置之不論。

（二）至於漢代之西南夷中有巂一種卽史記所謂『其外東至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唐顏師古注謂『巂卽今之巂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卽今之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也。』按唐巂州為今四川西昌縣治，其附近大凉山至今尙為羅羅族之根據地。巂不知是否屬羅羅族，亦無可考。

（三）漢代西南夷尙有邛都一種，史記謂『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按其地，在今四川西昌縣東南，亦與今之羅羅住地相近。唐時四川西南部尙有邛部六姓，其五姓為烏蠻，一為白蠻，皆今之羅羅。邛都是否為羅羅之先亦未能斷定。

（四）蜀漢諸葛亮南征益州郡之南蠻，彼時之益州包括今之四川南部及雲南北部，其地包括今之羅羅住地。且其時之南蠻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中之爨姓，至六朝時遂王諸蠻，稱為兩爨

蠻，其人民一部分已有盧鹿蠻之稱。蜀漢時雍闓孟獲之南蠻似與羅羅族爲相近，然亦不能斷定也。

「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三國志劉二牧傳）

「孟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炎，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炎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華陽國志雲南通志卷一七二引）

第三節 南北朝之兩爨蠻

兩爨蠻從其首領之姓而得名。爨姓雖自稱爲中國安邑人，晉時爲南寧太守，然在蜀漢時爨姓與孟獲等同爲南蠻八大姓之一，諸葛亮曾拔爨習爲官，可證其非漢人。爨原非種族名，故其後爨姓如衰落，其名自然易於消滅。兩爨蠻亦未必全屬今之羅羅，然其中必有一部分屬羅羅也。爨氏自梁代興起至唐代乃服於南詔，西爨爲南詔所徙。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旣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閤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龍和皆殘於兵……烏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峯州爲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尙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裏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第四節　元明之烏蒙羅羅斯

四川、雲、貴三省邊境之民族，宋時有封烏蒙王者，不知是否卽唐代爨蠻中之烏蠻。烏蒙之名沿用至明，明太祖謂烏蒙及附近諸部皆屬玀玀族，烏蒙等名不過其支派云。至羅羅之名則元史曾載元世祖征雲南平羅羅蠻，置羅羅斯以治之。元、明二代載籍屢言羅羅之名，字雖略異音皆相同，可見羅羅之名漸成爲全族之公名。馬哥孛羅遊記內亦有關於羅羅之記載，稱之爲多羅蠻(Tholoman)，音亦近羅羅。

「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古爲竇地的巴、東川、大雄諸甸，皆唐烏蒙裔也。宋有封烏蒙王者，元初置烏蒙路，遂以東川芒部皆隸於烏蒙烏撒等處宣慰司。烏撒富盛甲諸部，元時嘗置軍民總管府，而於東川置萬戶府；地勢並在蜀之東南，與滇、黔壤土相接，皆據險阻深，與中土聲教隔離。……帝命潁國公傅友德仍爲征南將軍，英(沐英)與陳桓爲左右副將軍，率諸軍進討。敕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皆出於玀玀，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

部蘇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聚衆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喪師二十萬，皆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為之備。」』（明史卷三一一）

『「建昌衛本邛都地，漢武帝置越巂郡，隋、唐皆為巂州，至德初沒於土番，貞元中收復，懿宗時為蒙詔所據，改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囉囉斯宣慰司以統之。洪武五年囉囉斯宣慰安定來朝，而建昌尚未歸附。十四年遣內臣齎敕諭之，乃降。十五年置建昌衛指揮使司。……改建昌路為建昌衛，置軍民指揮使司，安氏世襲指揮使，不給印，置其居於城東郭外里許；所屬有四十八馬站大頭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猓玀、韃靼、回紇諸種，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東抵烏蒙西訖鹽井，延袤千餘里。」』（明史卷三一一）

『至順元年……羅羅諸蠻俱叛，……四川軍至雲南之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敗之。』（元史文宗本紀）

『多羅蠻……身材高大，……頗漂亮，不十分白而是一種棕色的面龐，……勇敢強悍，……善

牧猓跳舞，居高山上。』（馬哥孛羅遊記，楊成志譯引）

第五節　近時之羅羅緬甸族

明、清以來漢人所知羅羅緬甸族之支派名稱漸繁，見於記載亦多，最近中外學者且有用科學方法以調查研究之者，茲摘述新舊記載各一二則於下。

（一）羅羅羣——此一羣包括羅羅本支及其他支系。

（甲）羅羅本支(Lolo)——羅羅又作玀玀、倮玀、倮倮、盧盧、猓猓、獠獠、盧鹿等皆同音異字。漢人又稱之爲玀鬼，夷人，或蠻子。其自稱爲「涅蘇」(Nersu)或「挪蘇」(Nosu)。

羅羅名稱之沿革據南詔野史卽明言『倮玀，爨蠻、盧鹿之裔，倮玀其訛音也』此說由上文觀之，頗可信。

羅羅之體質頗爲特殊，身材甚高，鼻亦高，（指數八七，據 Haddon）頭形長，（指數七七）膚色淡褐，髮黑而直，四肢細長強健。或且謂羅羅髮黃睛碧髮鬈如高加索種云，亦過甚之辭，唯此族略

混有高加索種之血則有多人言之，似可信。

羅羅在四川、雲、貴三省均有之，今以四川西南爲最多，在古時所住地或更大於今日也。

羅羅有其特殊之文字，稱爲爨文，有爨文書籍，多屬神話魔術性質之書，如玄通大書、天路指明等。又有千歲衢碑係爨漢文合刻者，可證此族在歷史文化上地位頗不爲低（見丁文江爨文叢刊）

羅羅之支派稱號甚多，達九十餘種（依楊成志言）惟多有異名而實同種者，其種有黑羅羅、（又稱黑夷、黑乾夷、烏夷、烏爨）白羅羅（白夷、二夷子、海羅羅、海夷、窑乂）妙羅羅、乾羅羅、阿者羅羅、（阿車、阿羯）撒完羅羅、葛羅羅（倮羅羅）大羅羅、小羅羅、摩察（麥岔）㹫鷄、（魯機）扯蘇、（車蘇）披夷、披沙夷、蒙化夷、東川夷、阿成（以上據丁文江爨文叢刻）撒彌羅羅，普拉羅羅等。其中最主要者爲黑羅羅及白羅羅，黑者爲貴族種純，白者爲賤族雜有漢人。

「爨蠻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譌爲玀玀。凡兩迆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差殊，言語嗜好亦異。大略寡則刀耕火種，衆則聚而爲盜。男子椎髻，摘去髭鬚，左右佩雙刀，喜鬬輕死。婦人披髮衣皁，貴者飾錦繡，賤者披羊皮，耳穿大環，翦髮齊眉，裙不掩膝。……有夷經皆爨字，狀類蝌

蚪。……軍無行伍紀律，戰則蹲身漸進，三四步乃揮標躍起；人挾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毒矢，飲血卽死。……每釁長有慶事，令頭目入村寨計丁而派之，遊行所至，闔寨爲供帳，無少長皆出羅拜馬前；鄰寨在數十里內者皆以雞黍餽。無以應誅求，往往潛出他郡劫掠，所得頭目私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縛數人應命。」（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〇）

「黑玀玀爲滇夷貴種，凡土官營長皆其族類，散居雲南、曲靖、臨安、澂江、武定、廣西、東川、昭通、楚雄、順甯、蒙化等府。……男子挽髮，以布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雙，披氈佩刀，時刻不釋。婦人蒙頭方尺青布，以紅綠珠雜海貝硨磲爲飾，下著桶裙，手帶象牙圈，跣足。在曲靖者居深山，種甜苦二蕎自贍，善畜馬，牧養蕃息。器皿用竹筐木盤。交易稱貸無書契，刻木析之，各藏其半。……大都性多鷙悍，好攻掠。」（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〇）

「白玀玀於夷種爲賤，雲南等府及開化、景東皆有之。……居處依山箐或居村落。男子以布蒙首，衣短衣，胸掛繡囊，著芒履。婦女椎髻，蒙以青藍布，綴海蚆錫鈴爲飾，纏足著履，勤於耕作。……言語飲食輸賦稅，均類齊民。」（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〇）

茲舉關於大涼山羅羅之新記載一段於下，以明其現在之狀態。

『分地各據的統治者便是各部落的酋長。這種酋長是世襲的。……在酋長統轄上的人民，俱爲酋長個人的奴隸，俗稱「哇子」。這種「哇子」大多數是捆擄漢人而來的因如印度的 Caste 一樣，連「哇子」也分起階級來。其名稱有「鍋磚哇子」「百性哇子」「孑頭」（卽女哇子，）「漢把」（卽酋長的外交官）「三道哇子」「買路哇子」……等類。……男子所穿的短衣長褲，狹窄而黏肉的爲最時尙；腰間拴帶，俾裝煙葉或生鴉片，並作結垂下面前的大腿；頭多裹以黑色的布帕，或作髮髻於額上，他們出必帶小刀或長刀，或槍。……婦女呢？衣長過膝，裙長拖地，惟不穿褲。……髮俱束辮圍頭。……屋中間掘一窩叫做「火塘」，俾事烤火和炊爨之用。沒有何椅、棹、床……等家具，人是睡在地上和牛、羊、豬、馬、狗、雞同在屋內。……他們並不是信仰佛教，也不是信仰道教，卻是信仰拜物教。』（楊成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生猓復分三級：一、貴族，酋長之掌印者爲土司，大都唐、宋、元、明、清世羈縻猓人所頒之印信也。土司家族之不得掌印者爲土目，皆坐食享樂，不操生業，多識猓文。二、黑夷，爲猓族之平民，有生

業，或耕或牧，或爲巫師。貧富不等，富者亦有奴隸，貧者躬親操作。戰爭劫掠，此級爲中堅之指揮者。一土酋所屬爲一支，各支不必聚居一處，大支略地多者，或分散數百里外，混居於他支之中。

三、白夷，猓猓常擄掠鄰族，如漢族、番族、苗族等，役爲奴隸，稱曰娃子。娃子，受役既久，忘其本性，一切惟猓是從，儼然猓化。漢民呼之爲白夷，亦曰白骨頭，純猓爲黑夷，亦曰黑骨頭；賤之之稱，非猓夷自呼如此也。』（任乃強西康圖經）

（乙）栗粟(Lisu)——又作猓㹚，力些。語言似羅羅，無文字，無大組織，散居雲南西部。中等身材。中頭，指數七五·五(Haddon)

『無部落，散居姚安、大理、永昌四府。……迤西皆有之，在大理名栗粟，在姚安名㹚獩。有生熟二種。男囚首跣足，衣麻布衣披氈衫，以毳爲帶，束其腰。婦女裹白麻布。善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而婦無傷，以此制服西番。……栗粟於諸夷中最悍，依山負谷，射獵爲生，長刀毒弩，日不離身。……栗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治於麼些長，猶較馴順。』（雲南通志卷一八四）

（丙）羅婺（La-hu）——又稱猓黑、魯吾、喇烏、喇五、三撮毛。長頭（六九・六據丁文江）中等身材。語與羅羅相類，有大猓黑，小猓黑，普剽等支派，住今雲南之武安、環州等地。

『猓黑係屬化外性情頑劣不事耕作，以捕獵爲生，男女皆短衣袴裙，遇有仇隙，以勇悍爲能。』（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丁）窩泥（Wo-ni）——又作斡泥、和泥、阿泥、俄泥。其支派有白窩泥、黑窩泥、普特、(Puto)卡高、（卡惰或是阿度）(Kuto)瞟人、（縹人）(Pio)苦蔥(Ku-tsung)山蘇、（Sansu）糯比、馬黑、(Mahei)黑鋪、（黑濮）沙卡、（阿戞阿卡卡）(Aka)等稱。

『窩泥本和泥蠻之裔，南詔蒙氏置威遠睒，稱和泥爲因遠部，明置元江府。東至元江南至車里西至威遠北至思陀皆和泥種，今雲南、臨安、景東、鎮沅、元江五府皆有之。其人居深山中，性樸魯，而黧黑。編麥稭爲帽，以火草布及麻布爲衣。男女皆短衫長袴。耕山牧豕，納糧賦，常入市貿易。亦有與齊民雜處村寨者。』（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三引）

（二）緬甸羣——此一羣指住於雲南，而在人種上屬於緬甸族者。

（甲）阿昌（A-chang）——又名峨昌、阿成。語言近緬人。

『峨昌以喇爲姓，大理、永昌二府有此種。無部落，雜處山谷間，性畏暑溼。男子束髮裹頭，衣青藍短衣，披布單，婦女裹頭長衣，無襦，脛繫花褶而跣足。刀耕火種，畜牧紡織爲生。』（皇淸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六引）

（乙）喇猴（La-shi）——又名喇鷄，茶山人，自稱 Lechi。

『居深山，火耨刀耕，男子寬博大袖，垂髻於腦後，女人以五色毛線爲衣……此種多從交阯流入。』（開化府志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二引）

『茶山強獰喜鬬，散居於小江流域之非河及恩梅開江之下游沿岸。裝束男子着褲者較多，穿裙者較少；婦女除短衣圍裙，腰繫銅響鈴一串，行步叮叮，惹人注目，其他風土人情，與蒲蠻、浪速大抵相同。』（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

（丙）馬喇（Maru）——又稱浪宋，浪速野人，自稱爲 Lawngvaw。

『馬喇居王弄山，墾山種棉爲業。男子服紅經白緯布，婦女衣白，首插雞羽，風俗近黑白獛喇。』

〈開化府志，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二引〉

『散居於尖高北之非河沿岸及高黎貢山與恩梅開江間，江心坡間亦有之，但爲數極少。風土人情住居種植等均與蒲蠻（按指喀欽）相彷彿，男女裝束亦大略相同。』（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

（丁）阿繫（Asi）——又稱繫，自稱才瓦。

『耕種之餘牧羊爲業，男女皆衣青藍布，背負羊皮，寒暑無間。』（開化府志，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二引）

（戊）喀欽（Kachins）——又名喀乾（Kakhyens）即所謂野人或野蠻，自稱爲青坡（Shingpaw）意爲人。住伊拉瓦底河上游，自喜馬拉雅山東部至雲南西部之野人山。體質有二型，一爲正喀欽人，頭短而圓，額低，顴骨高，斜眼，闊鼻，脣厚而突，髮及眼暗樓色，皮膚污牛皮黃色，身高中等，腿短。第二型有高加索種特徵，具長橢圓面，尖頦，弓鼻。語言屬半膠着語。有獵首風俗。

『居無屋廬，夜宿於樹巔，赤髮黃睛，以樹皮毛布爲衣，掩其臍下，手帶骨圈，插鷄毛，纏紅藤。執勾

刀大刃，採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兇悍，登高涉險如飛，逢人即殺，在茶山李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雲南通志卷一八七）

舊記載述野人事極醜惡蠻悍可怖，然或因此族確有獵頭之俗，故因畏怖不相習熟而致過甚其辭也。所謂赤髮黃睛或由上文所述髮及眼睛櫻色而言。再舉新記載一則於下以明此族之現狀。

『人口最多，散佈區域亦甚廣，由恩梅開江以西所有江心坡，坎底，孫布拉蚌，枯門嶺，及戶拱一帶羣山。……其人多山居，遷徙無常。屋爲長方形，寬二三丈。……屋皆有樓，離地三四尺，或五六尺，人居樓上，畜處樓下。……每戶皆以屋一端爲鬼房，生客若誤由鬼房入，目爲不祥，須殺牲爲之祭。……裝束男身短衣，下或着褲，或圍裙。髮結於頂，以巾束之，近亦有效華、緬人之剪髮者。出入佩刀，身背篾籮。嗜鴉片。食法與華人異，以煙油和芭蕉葉烘乾，用竹筒、燃吸，名曰朵把煙（朵把煙筒以竹做成，其式樣與雲南臨八屬開、廣一帶之痨病筒相同。）婦女上身御窄袖短衣，下身着桶裙。……無犂鋤，惟以刀砍伐樹木。曬乾縱火焚之，播種於地，聽其自生自實，名曰刀耕火種。……所居或數十戶一寨，寨各有長，稱曰頭人或山官。』（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

邁立開江流域人種）

羅羅緬甸系參考書

一　史記：卷一一六

二　前漢書：卷九五

三　華陽國志

四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五　元史

六　明史

七　雲南通志：卷一八三、一八四、一八六、一八七

八　續雲南通志：卷一六〇、一六二

九　丁文江：爨文叢刊

十　楊成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十一　楊成志：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

十二　楊成志：從西南民族說到獨立的羅羅（新亞細亞四卷三期）

十三　楊成志：羅羅說略（嶺南學報一卷三期）

十四　楊成志：中國西南民族中的羅羅族（地學二十三年一期）

十五　夏廷棫：倮玀述略（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十六　雷伯倫：玀玀人民風土志（地學十二年一期）

十七　四川峨邊夷人現狀之調查（地學十三年二期）

十八　蜀子：開發川南大凉山之計劃（邊事研究二卷四期）

十九　盧作孚、林惠祥：倮玀標本圖說

二十　鄭名：滇邊土著人種概況（新中華三卷十號）

二十一　楚圖南：雲南土人狀況（史地叢刊二卷一期）

二十二　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地理學季刊一卷二期）

二十三　任乃強：西康圖經

二十四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

二十五　郎擎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號）

二十六　Pollard, S.-In Unknown China.

二十七　T. H. Edgar.-The Country and Some Customs of the Szechuan Mantze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7 P.P. 42-56.)

第十六章　僰撣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僰撣系卽所謂泰撣族（Tai-Shans）撣爲種族名，泰其自稱之語，意爲自由者。撣字之起源或謂由於中國語之山字。暹羅之暹字亦與撣音相近。後漢書有撣國之名卽指此。此族散佈之地頗廣，佔暹羅全部，緬甸東部安南西部及中國西南部，緯度二十五度之南。（據丁文江言）名稱隨地而異，在緬甸者仍稱撣，在暹羅北部及安南西部者則稱老撾（Laos）在暹羅部者卽暹羅人（Siamese）在雲南者名僰夷（Pe-yi）或擺夷、白夷、蒲蠻（Pu-man）在貴州者謂之狆家或水家；廣西者爲獞獠，四川者爲獠以及土人，沙人，民家，濮等名。在中國之撣又稱爲台苗（Tai-mao）或中國撣（Chinese Shan）中國自古卽有僰濮及卜之名稱，故可稱爲僰族或「僰撣族」以明其爲撣中之一支。撣族

之體質據人類學家哈頓氏（Haddon）之研究爲廣頭（指數八〇・五）闊鼻（指數八七・六）中等身材（一・五九四米）在中國者自然由混合而有變化。在雲南車里者『身短鼻平脣厚髮際低膚色黃褐』（車里。）𢫬族語言與漢語亦有相同之點甚多。

僰𢫬族在中國之歷史甚古。在政治軍事上除南詔能與唐抗衡外未嘗大爲漢族之害。在文化上高等者亦頗有政治組織，有僰文，信佛教，有各種頗爲高等之文物制度。其文化可謂受漢族及印度之影響，在種族上則此族人數衆多，現雖只限於中國之西南，然在古時曾散佈長江流域各地，現代漢族混有多量僰𢫬族之血液已爲學者公認之定論（見李濟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故此族在中國民族史上亦甚重要也。

第二節　上古之濮

古書屢言濮或百濮，百爲多數之稱。其族在華夏系之西南。商周時均曾入貢，周武王伐紂所率之八種異族，濮居其一。

「商、產里、百濮以象齒文犀翠羽為獻；周卜人以丹沙」（逸周書王會解）

「伊尹為四方令曰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逸周書王會解）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尚書牧誓）

春秋時濮與楚之接觸特繁，互相侵伐，楚曾作舟師伐濮，濮地卒為楚所佔。

「楚蚡冒始啓濮」（國語）「濮在楚西南」（劉伯莊史記地名）「文公十六年楚大饑，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左傳）「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杜預左傳釋例）（雲南通志引）

以後之史書亦常言濮人，故其字遂沿用至今。

「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常璩華陽國志）

「雲南郡在建寧南二十五里治雲南縣亦多夷濮，分布山野，時寇抄爲郡邑害。」（永昌郡傳雲南通志引）

「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劖其脣，使赤；黑僰濮山居婦人以幅布爲裳，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穀皮，多白蹄牛虎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同朝貢。」（唐書南蠻傳）

上古時之濮屬後來何族，有二說。一謂「濮人卽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與蒲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概名曰濮亦甚謬矣。」又一說謂「其種類繁多雖廣至千餘里亦得稱濮故曰百濮……想三代時惟有濮稱，後乃分滇、夜郎、昆明等名，最後又有兩爨六詔等稱，」此兩說皆見雲南通志。古時華夏系或只知有濮，故以此名概括其相近諸族，故古時之濮未必全屬今之僰，唯其中必有一部分爲僰也。濮與蒲音近或有關係，然濮亦非全訛爲蒲，蓋除蒲蠻而外後來固尙有濮及僰之民族也。

第三節　漢時西南夷中之僰撣族

(一)哀牢夷——哀牢夷住今雲南西部，屬今之僰撣族。其人以龍爲圖騰，有文身俗。後漢光武時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漢委太守與其王並治之。後漢章帝建初元年反，爲漢、夷合兵所平。蜀漢諸葛亮南征，哀牢亦漸與漢人同化。哀牢之後裔尚有金齒等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

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

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後漢書卷一一六）

「哀牢舊皆夷姓，武侯平南後始賜以趙、張、楊、李等姓，又軍卒遺於此聚族居於諸葛營之旁，謂之曰舊漢人，姓氏乃漸蕃衍，然山谷之間，今猶如故也。」（滇南雜誌）

「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也。相傳其先有一婦人……其人有數種，有以金裹兩齒者曰金齒，有漆其兩齒者曰漆齒，有刺面者曰繡面蠻，有刺足者曰花脚蠻，以綵繩撮髻者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衣冠禮儀悉如中土。」（洞谿纖志）

（二）滇？——滇爲前漢西南夷之一，在夜郎之西。戰國時楚將莊蹻入王其地，至漢武帝因聽張騫之言欲通西域之大夏，乃遣使通西南夷，滇懾漢兵威遂降，漢以其地爲益州郡。至昭帝時益州夷反，被擊平。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

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濅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濅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濅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史記卷一一六）

『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

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前漢書卷九五）

王莽時益州夷反，莽發兵擊之不勝，以文齊爲太守乃服。後漢明帝建武時復反，漢兵擊平之。滇自改郡後漢雖以太守治之，然夷人仍常反抗，唯漢族文化亦漸流入。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尙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尙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尙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始與起學校漸遷其俗。』（後漢書卷一一六）

收滇所置益州郡或謂在雲南昆明縣（辭源）當時之滇人不知是否卽爲今之爨夷殊不可考，姑

置於此系，未敢卽確定也。

（三）昆明夷——昆明亦漢代西南夷之一，史言其與哀牢同祖，故亦暫置於此系。然昆明夷當時所居地爲四川之南雲南之北，今爲猓玀族之地，故昆明究屬何族亦不易明也。

『哀牢婦人沙壺觸沈木有娠產子男十人，小子名曰元隆。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其國譜也。』（華陽國志）

『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卽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歊溼宜秔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尙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唐書南蠻傳）

第四節　六朝時之獠

獠據史謂爲南蠻之別種，然與槃瓠蠻頗有異，今人或謂卽土狫或犵狫，屬撣族之一支，因其姓有同於僰夷者，如儂姓，又古獠有花面之種，蓋卽文身亦同於僰。（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南北朝時散佈於漢中以南四川東部。其文化甚低，唯人數頗衆。漢人常掠之以售賣爲人奴。

「獠者蓋南蠻之野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惟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奴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勢內

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蕭衍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世宗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鎭之。』（魏書卷一百一）

『及周文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鎭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南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逵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北史卷九五）

唐代四川之東部尚有獠，名爲南平獠。獠每反抗被擊平時，輒被虜生口甚多，此等獠虜或仍係作奴隸用。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戶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爲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爲婢。男子左袒露髮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

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有寧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眞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眞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爲鴻臚卿授安撫太守，遣復又以其族人寧宣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眞部越兵攻丘和於交趾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大抵劍南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爲人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銅獠反，以右屯衞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璧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破之於璧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党仁弘爲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

男女七千餘人。』（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第五節　唐宋之南詔大理

南詔史稱爲哀牢夷之後，爲僰撣所建最大之國。其初有六詔，詔意爲王，即六部也，其中蒙巂詔在今四川西昌縣，越析詔在雲南麗江縣，浪穹詔在雲南洱源縣，邆賧詔在雲南鄧川縣，施浪詔在洱源之東，蒙舍詔在雲南蒙化縣。蒙舍詔在最南，故號南詔，唐玄宗時南詔王皮邏閣統一六詔，並受唐冊爲雲南王，都大和城，即今大理縣。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

蘢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閤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閤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幷羣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㳽蠻功，馳遣中人册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新唐書卷二二二上）

不久與唐開釁，降於吐蕃而侵唐，至唐中葉復與唐合，共擊吐蕃。

『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因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閤羅鳳斂戰胔，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輂餉者尙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閤羅鳳因之取巂州會同軍。……異牟尋

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顛踣厓峭且十萬。……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三千人行許之。卽自將數萬躡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爲南詔王。』（新唐書卷二二二上）

唐末南詔將嵯巔率衆陷成都。坦綽酋龍時且稱皇帝改國號爲大禮國，屢侵四川南部。

『太和三年……嵯巔乃悉衆掩卭、戎、嶲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巔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乾符元年刦路嶲雅間，破黎州入卭崍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

節度使，……驃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崍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新唐書卷二二二中）

至唐昭宗時蒙氏爲鄭買賜所篡，改國號大長和。鄭氏後爲趙氏所篡改號大天興。趙氏復爲楊氏所篡，改國號大義寧。後晉時復爲段思平所纂，改號大理國。宋太祖統一中國，然置雲南不敢取，後與宋鮮有交涉。宋末始見滅於蒙古（公元一二五二）。元代仍用段氏治其地，然不復獨立。明太祖遣將滅之，以其地置大理府。自是全同內地。

『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晲臨爽爨以長世焉。』（續雲南通志卷一五九）

『元世祖征雲南，分三道。……薄大理城，智與高祥遁，追斬高祥於姚州。二年大將烏蘭哈達取善闡至昆澤，禽智與及其渠帥，凡收府八郡四，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其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

而近。大理國亡。』（續雲南通志卷三五九）

第六節　宋代之廣源州蠻儂智高

廣源州在今安南涼山西北，宋時為中國羈縻州。其地蠻人首領儂氏屬僰撣族。有儂智高者獨立建國，進攻中國，陷九城圍廣州不克。宋仁宗命狄青討之，大敗其衆，智高走死大理。

「廣源州蠻儂氏，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鬬，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阯攻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內怨交阯，襲據安德，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皇祐……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砦，遂破邕州。……智高所嚮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進圍廣州。……圍五十七日，七月壬戌解去。……仁宗以為憂，命狄青為宣撫使。……青將前陣，沔（孫沔）將次陣，靖（余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歸仁鋪。智高聞王師絕險而至，出

其不意，悉衆來拒，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少卻，先鋒孫節死之。青起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其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其衆不知所爲，大敗走。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所掠生口萬餘人復其業。」（宋史卷四九五）

第七節　近代之僰撣族

以上所述或爲國名，或爲部落名，皆僰撣族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事迹及記載者，其人民究屬現代僰撣族之某支無可稽考。僰撣族之支派亦至近代而始繁，此或因近代與漢人接觸多故遂傳於外，古時亦未必無之也。近代中國書籍記載僰撣族之支派甚多，但不合科學分類。唯最近經學者之研究已漸有眉目，如 Davis 丁文江、馬長壽等已有大略一致之分類，茲特分別系統，摘錄近代關於僰撣族各支派之記載於下，以見其族近代之情形。其中舊式記載雖不甚可靠，然亦聊勝於無，至少可藉以知曉當時漢人對此族之觀念。間或附錄最近之新記載，此則較爲可信，可由以明瞭此族

現在之狀況。

（一）僰夷羣——本羣內諸族語言均相近，故合為一羣。

（甲）擺夷：擺夷又名僰夷、擺夷、白夷、伯夷、伯彝、擺衣，均為一音異譯，西文作 Pai-i 擺夷之分支有旱擺夷、水擺夷，係由生活環境而分，又有大擺夷、小擺夷、漢擺夷、花擺夷等，又有孟烏、剌毛亦似屬此支。茲摘錄清代之記載於下：

「僰夷一名擺夷，漢為巨籧甸，唐為步雄嶍峩二部，元初內附，其部落接壤緬甸、車里，今雲南、曲靖、臨安、武定、廣南、元江、開化、鎮沅、普洱、大理、楚雄、姚安、永北、麗江、景東十五府皆有之。隨各屬土流兼轄，與齊民雜處。男子青布裹頭，簪花，飾以五色線，編竹絲為帽，青藍布衣，白布纏脛，恆持巾帨。婦盤髮於首，裹以色帛，繫綵線分垂之，耳綴銀環，著紅綠衣裙，以小合包二三枚各著白銀於內，時時攜之。地產五穀，宜蕎麥，輸納糧稅，常入市貿易。」（皇清職貢圖見雲南通志）

「性耐暑熱，居多卑溼棘下，故從棘從人，滇之西南曠遠多溼，僰夷宅之。種類數十，風俗稍別，名號亦殊。……樂有三曰僰夷樂，緬樂，車里樂。……無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為契，如期不爽，大

事書緬字爲檄，無文案。……倚象爲聲勢，每戰以繩自縛象上，悍而無謀，鏢桑爲弩，革爲冑，銅鐵雜革爲函。……男貴女賤，雖小人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徭役皆婦人任之。……頭目之妻百數，婢亦數百，少者數十，庶民亦有數十。……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則酋長殺之，不黥足則衆嗤之曰：「婦人也。」婦人綰獨髻腦後，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貴者錦繡跣足。……在江川路南者構竹樓臨水而居，樓下畜牛馬。……額上黥刺月牙，所謂雕題也。……崇信釋教，誦經謂之諷坦，寫字謂之佃利，其字橫行。』（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旱擺夷山居性勤，男子衣及膝，女高髻帕首，綴以五色絲，裳亦然，開化府及普洱有之。』（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水擺夷居多傍水，喜浴。男渡船，女傭工糊口。……力柔性懦。築土室水邊居，習於水也。種檳榔，務耕織。開化府屬有之。』（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小伯夷熟夷也，騰越西南環境皆是。男婦服飾近中華，亦能漢語。居村寨，性馴謹，耕食織衣，無長幼禮。大伯夷在籠川以西，男子剪髮文身，婦人跣足染齒，以色布裹其首，居喜近水。』（雲南

通志卷一八三）

「花擺夷性柔輭，嗜辛酸，居臨水，以漁稼。每歲三月男婦擊鼓採花，堆沙獻佛，以迓吉祥。普洱府屬有之。」（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茲復摘錄現代之記述於下：

「擺夷種類甚多，風俗稍別，名號亦殊，然概以擺夷稱之。居於溽暑卑溼之區。凡南部各土司地，均有此類人種；如順寧縣屬之耿馬，鎮康縣屬之孟定，龍陵縣屬之潞江，騰寧縣屬之南甸，及五行政區所屬之芒市、遮放、猛板、猛卯、隴川、平崖、盞達、滇南特區所屬之車里、佛海、象明，皆為擺夷之區域。又北部為英人設置區內，亦有擺夷：今緬屬擺夷山區域內皆我當日之土司地，尤有不少擺夷族類。……擺夷在夷族中為較進步之人種，居於中國境內者，其風俗習慣大概與漢人相同。居於緬境者，則與緬人無異。……擺夷人男子皆業農，性質懦弱。……擺夷聚族而居，結為村寨，合數寨而為一吭，吭有吭頭；吭頭之上，又有土司；土司在夷民治理方面，為最高長官，土司之上則直轄於漢官之縣長或行政委員。……擺夷為一夫一妻制。但土司亦有納妾者。土司不

與夷民通婚，只與同位者通婚。……擺夷信佛教，但信物教之心更大。』（滇邊土著人種概況見新中華三卷十期民二十四年五月）

『擺夷之中又有水擺夷、漢擺夷、花腰擺夷之分』『漢擺夷大多數爲漢族混種……旱字當爲漢字同音之誤。……因其上衣當腰之部繡花一周，故漢人遂呼之爲花腰擺夷』『僰字爲一種拼音文字，出法橫衍右行，如歐西文字，一般人以其所用字母與緬文字母類似，遂指爲緬文，而其實與緬甸文字大不相同。』（車里）

『僰族尚冷食，食多用手，左手持飯，右手撮蔬，亦有用匙箸者。……車里各民族男子之衣飾，大體相同，衣對襟或大襟短衣，如一般勞工界頭纏布巾，掛揹袋佩刀。……至婦女之衣飾，則因種性之龐雜，極不一致，水擺夷婦女上衣下裳，與緬甸婦女裝束大略相同。裙長及地，分三段：上段以紅、黃、綠、紫等色絲麻相間織成，作柳條花；中段普通用深綠色棉毛織物，或用織花錦緞；最下則用白布鑲花緶一二周。不御內褲。……僰族男子尚文身雕題，當學僧之初，即由其爬竜，於胸背額際腕臂臍膝之間，以針刺種種形式，若鹿，若象，若塔，若花卉，亦有刺符咒格言及幾何圖案

者。然後涅以丹青，貴族尙亦平民以墨。……僰人譏瓠犀爲死馬齒，以爲旣不美觀，復多害蟲。無論男女以染黑爲貴。』（車里）

（乙）民家子(Minchia)又稱白人，白兒子，亦係僰夷，大都爲大理國貴族與漢人混血而成者。有別支稱那馬(Nama)。

『白人其先居大理白崖山卽金齒白蠻部，皆僰種，後居景東府地，而雲南、臨安、曲端、開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永北、麗江等府俱有之，隨各屬土流兼轄。其居處與民相雜，風俗衣食悉倣齊民。有讀書應試者亦有纏頭跣足衣短衣披羊皮者，又稱民家子，歲輸賦稅。』（皇淸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百八二引）

『那馬本民家卽僰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入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麽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麽些之制。』（維西見聞錄，雲南通志卷一八七引）

（丙）蒲蠻（Pu-man）蒲蠻或蒲人，普蠻，樸子蠻，別一部名野蒲。相傳蒲卽古代之濮。蒲人亦

操撣語。

「蒲人卽蒲蠻相傳爲百濮苗裔，宋以前不通中國；元泰定間始內附，以土酋猛氏爲知府；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歸流；今順寧、澂江、鎭沅、普洱、楚雄、永昌、景東等七府有此種。居多傍水，不畏深淵。寢無衾榻，食惟蕎稗。男子青布裹頭，著青藍布衣，披氈褐，佩刀，跣足。婦青布裹頭，著花布短衣，長裙跣足。」（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三引）

（二）狆家羣（Chung-chia）——狆家或仲家住貴州者或稱狆家苗，實非苗也，亦有住雲南者。狆家自稱爲擺夷，語爲僰語，故屬僰族，其支派有黑狆家、青狆家、白狆家、補籠狆家、卡尤狆家等。狆家風俗近漢化。

「狆人在黔省謂之狆家子，曲靖昭通一帶毗連黔疆者皆有之，其實卽狆家之苗裔也。好樓居，其服飾男子纏頭跣足，身穿青藍布衫衣袴，婦女以青布裹頭，微似僧帽……勤於耕作，男女皆事犂鋤。」（滇南雜志，小方壺齋七秩引）

（三）獞獠羣——

（甲）獞：獞今多住廣西，然唐時方由兩湖來。獞人古時亦有文身之俗，如柳宗元詠獞俗詩云：『飲食行藏總異人，衣襟刺繡作文身，』故於僰族爲近。獞與獠之來路相同，不知是否卽爲獠之爲漢奴者。（馬長壽說）

『獞人出湖南溪洞，後入粤西佃耕，其衆稍多，佔據鄉落，延入粤東與猺相仇，頗賴其力以捍猺。厥後衆強猶猺人矣。其人性質麤悍，露頂跣足，花衣短裙，鳥語鵠面，自耕而食，謂之山人，其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長曰峒官。』（說蠻，小方壺齋引）

『獞與猺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摶飯掬水而食，居室緝茅衡板，上以棲止，下畜牛羊豬犬。』（粤述，小方壺齋引）

（乙）獠：獠在歷史上之事實已見於上。今之獠除單用本名者外，尚有土獠犵狫等名，實皆同音異字或音轉也。

（1）獠本支：『獠俗略同獞，而嗜殺尤甚。居無酋長，深山窮谷，積木以居，名曰干欄。射生爲活，雜食蟲豸。相鬪殺，得美鬚髯者則剜其面，籠之以竹，鼓行而祭，競以邀福。山中推有力者曰

郎火，餘止曰火，最下者曰提陀。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獨脚樓，高百尺，五色瓦覆之，爛若錦鱗。歌飲夜歸，緣宿其上，曰羅漢樓。』（說蠻五，小方壺齋引）

（2）土獠：又名土老，土人。分支有花土獠、白土獠、黑土獠等名。

『土獠一名土老，亦名山子，相傳爲鳩獠種，亦滇中烏蠻之一。從蜀黔粵西之交流入滇境，散居臨安、澂江、廣西、廣南、開化、昭通等府，與齊民雜居。』（皇淸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四引）

（3）犵狫：犵狫多住貴州，分支除下述三種外，尙有紅犵狫、花犵狫、水犵狫、鍋圈犵狫、披袍犵狫、土犵狫等名。

『犵狫其種不一，花犵狫紅犵狫亦脚善奔，不知惜命。布圍下體謂之桶裙。斂百物之毒以染箭鋒，當之立死，受其氣者亦死。死則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或臨大河。有打牙犵狫者父母死子婦各折二齒投棺中。有翦頭犵狫者男女翦髮僅留寸許。有豬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食。』（洞谿纖志，小方壺齋引）

（丙）濃：又作儂或龍。相傳爲儂智高之後。

『僮人其土酋儂姓相傳爲儂智高之裔，宋時地曰特磨道，明改廣南府，本朝平滇設流官，仍授儂氏後爲土同知今廣南、廣西、臨安、開化等府有此種，喜樓居，脫履而登，坐臥無牀榻。……其種在廣南習俗大略與僰夷同。……長技在銃，蓋得之交趾者，刀盾鎗甲寢處不離，日事戰鬭。』（雲南通志卷一八四）

（丁）猓人廣西有之，明代用以征猺。

『猓人俗同猺以語言相別，其兵最勁，明時常調以從征伐。猓性馴畏法，守城池，掃衙署，供薪炭，役於官惟謹。』（說蠻，小方壺齋引）

『猓人粵西諸郡處處有之，潯州諸猓，自明弘治間因大藤諸峽亂，從黔中調來征勦，峽平遂戍焉。其人散居而各有長其俗自幼卽習歌。』（粵西偶記，小方壺齋引）

（戊）沙人住雲南，分支爲白沙人黑沙人等。語言亦近僰夷。

『散處廣南、廣西、曲靖、臨安、開化等五府，其居在高山深箐名曰掌房。寢無衾枕，坐牛皮中，擁火達旦。以耕漁射獵爲生，出入帶刀弩。性狡而悍。男女衣飾頗類齊民，其風俗多同儂人，而慓勁過

之。』（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四引）

僰擺系參考書

一　逸周書
二　左傳
三　國語
四　史記：卷一一六
五　前漢書：卷九五
六　後漢書：卷一一六
七　魏書：卷一〇一
八　北史：卷九五
九　新唐書：卷二二二

十　宋史：卷四九五

十一　雲南通志：卷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一八七

十二　續雲南通志：卷一五九

十三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七帙

十四　李拂一：車里

十五　謝彬：雲南遊記

十六　楊成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十七　西南民族專號（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

十八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民族學研究專刊第一期）

十九　丁文江：廣西獞語的研究（科學十四卷一期）

二十　丁驌：西文雲南論文書目選錄（禹貢四卷八期）

二一　郎擎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號）

二二　鄭名：滇邊土著人種概況（新中華三卷十號）

二三　鍾敬文：猺民考略（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二四　Haddon, A. C.-The Races of Man.

第十七章　白種（同化於他族）

第一節　西域諸國

（一）世界人種原有三大種，卽蒙古利亞種或黃種，高加索種或白種，尼革羅種或黑種。本書所述以上中國諸族皆屬蒙古利亞種。然中國雖爲蒙古利亞種卽黃種所建國，其中亦不無白種及黑種成分，特未曾成立大族如他族耳。茲先述白種。

白種人今日在亞洲者以西南部爲多，（如阿剌伯、波斯、阿富汗、印度）然尚有黃種人立國其極西之地（土耳其）並雜居以上諸國內。至於東北以上更非白人居地矣。然此係二千年來人種遷移混合之結果，在二千年前卽在其更東之地越葱嶺而直至新疆境內亦爲白種人之天下。其後之變成今日狀態，實由黃種人中如匈奴突厥等之西移及新疆中亞諸地白人之同化於黃種。茲卽

由二千年前卽漢代起敍述之。

漢代之新疆大部分卽西域，漢初有三十六國其東北卽爲匈奴西北爲烏孫，更西北爲康居，西爲大宛，捐毒，大月氏，西南爲葱嶺八小國，南爲羌地。烏孫亦在新疆西北部伊犂河流域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內，其國較大，人種與諸國異，似爲白種之挪耳的系(Nordic Stock)。

西域以西古代亞洲中部諸國孰爲白種，史有明文。按史記有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中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也。其人皆深眼多鬚髯』由此觀之葱嶺以西諸國如大宛、休循、捐毒、康居、罽賓、安息等皆屬白種。以上諸國皆在今中國境外無需詳述。至於在新疆境內之三十六國因史又言其人有屬羌者有屬塞種者，究竟孰爲羌孰爲塞種則未詳言。大抵高昌以東諸國屬羌，又葱嶺八小之西夜、蒲犂、依耐、無雷諸國亦屬羌。至於孰爲塞種亦未指明。祇於魏書西域傳于闐國一段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明，頗類華夏』按魏時之高昌係漢車師前部地在今新疆之土魯蕃。又新唐書西域傳云：疏勒之人「文身碧瞳」一條可見漢至唐時高昌以西如焉耆、龜茲、姑墨、疏勒等新疆大半之國皆爲深目高鼻之白種人。唯于闐『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故或謂唯此非白種而爲黃種。然近由斯坦因(Stein)探險新疆乃斷定其爲白種人而其他諸國之爲白種人亦賴以證實。斯坦因發現該地古代文字中有三種皆屬於印度歐羅巴語系，一爲康居語行於康居大夏等國，二爲龜茲語行於龜茲焉耆疏勒等國，三爲于闐語行於于闐等國。（見新疆之伊蘭民族）以上係由語言證明者，尙有體質方面亦相符合。斯坦因在于闐國境內之一寺發現一壁畫，其上所繪之國王王妃及侍女之狀貌似爲白種人。（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又英國人類學會之喬伊士(T. A. Joyce)氏根據斯坦因所獲材料斷定現在和闐（卽古于闐地）人民之性質體格容貌毛髮等均與住于鉢和(Wakham)色勒庫爾 (Sarikol) 帕米爾(Pamir)之 Golcha 種族相類似，亦爲亞利安人種。和闐人民同樣以印度伊蘭民族之血統爲基礎而雜有幾分突厥民族的血統，惟其程度較 Golcha 族稍多而已。和闐東部則有極少之西藏人血統。（見日本堀謙德著紀彬譯于闐國考）由此觀之于闐之爲白種甚明，其所以貌不甚胡者卽因其混有突厥及西藏（按當卽爲羌）之血統也。

至於西域諸國屬白種之何系則頗不易明。有謂爲卽塞種亦卽閃米特族 (Semites) 者（呂

思勉中國民族史）有謂爲伊蘭民族者（見王日蔚新疆之伊蘭民族所舉）又有稱爲印度日耳曼種者。（張星烺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按前漢書注言烏孫之種青眼赤鬚異於其他諸國，青眼赤鬚卽藍睛黃髮，此明係屬白種中之挪耳的（Nordic）系與北歐之條頓人西亞之波斯阿富汗人較相近。至於他國所屬之塞種似卽指閃米特系，卽與古巴比侖人古亞述人阿剌伯人猶太人爲同類。故西域諸國大抵可分屬此二系。

（二）西域全部之史實——漢初西域諸國皆小，役屬於匈奴，漢武帝謀斷匈奴右臂遣張騫通西域前後三次，首次期結大月氏，大月氏無意復匈奴之仇，不得要領而歸。二次欲經由西南夷地以達大夏等國，阻不得前而罷。三次乃建議結連烏孫，後竟收其效，且西域諸小國亦降附。王莽時西域叛附匈奴，後漢復內附。以後直至後魏太延時乃復通中國。隋煬帝大業時亦來朝。唐初復附唐，至大食東侵，乃有被滅者。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自玉門陽

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票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前漢書卷九六上）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

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後漢書卷一一八）

「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幷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北史卷九七）

「貞觀……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按指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沒，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新唐書卷二二一上龜茲傳）

茲將烏孫及西域諸國中較為主要者之事迹略述於下。至於以西之大宛康居大夏等國不在今之國境內者從略。

（三）烏孫——烏孫之為白種最明，且事迹亦最重要，故先述之。烏孫人之體質特徵據前漢書、西域傳，唐顏師古注謂「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按白種人中唯挪耳的系卽條頓系人方爲藍睛黄髮，卽所謂靑眼赤須，故烏孫人必屬挪耳的系而其他諸國則屬他系或混合種，故烏孫爲獨異也。

烏孫在西域爲強國，不服匈奴。從事游牧如匈奴，而與西域之城郭國異。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前漢書卷九六下）

漢武帝使張騫通西域第三次欲結好烏孫，使東徙於西域之東，以抗匈奴。烏孫初無意聯漢，唯遣使隨騫入謝。後因懼匈奴之逼，乃請尙漢公主。至宣帝時烏孫果助漢擊匈奴大破之。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卽位令騫齎金幣往。……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岑陬尙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尙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宣帝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前漢書卷九六下）

其後漢常干涉烏孫內政，烏孫後分立兩昆彌（王）自前漢末以後漸無聞，後復爲蠕蠕即柔然所侵而西徙。後漢書不復爲立傳，魏書方有簡短之記載。（北史同）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魏書卷一百二）

以後諸史不復見，或已不復立國，或漸徙漸遠不通中國。然新唐書西域傳記護蜜入『碧瞳』其地即在葱嶺之西南，或即烏孫遺族。

「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密。……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

嬴，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寒迦審城，北臨烏滸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地爲烏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地當四鎭入吐火羅道，故役屬吐蕃。』（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四）于闐——于闐之歷史長於烏孫，且與中國之關係亦甚密切。其人屬白種已見於上文。至十世紀時乃混有突厥人血統。其文化亦甚高，近經斯坦因考古其地發見已湮之史實頗多。因著古于闐史，日人堀謙德亦研究于闐史著解說西域記。

于闐於前漢時國尙小，民數不多。後漢時強盛，民數驟增。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前漢書卷九六上）

『于窴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幷于窴，徙其王兪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

十三國皆服從。』（後漢書卷一一八）

南北朝時于闐已奉佛教，文化頗高，然國勢弱。

『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尙，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北史卷九七）

唐代又有別名，於太宗時內附。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王姓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五代時于闐已漢化，其人名制度等皆如中國。

『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册殿，有樓曰七鳳樓。……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刼。』（新五代史卷七四）

宋代于闐亦常來作交易式之朝貢，然其王及使者之名皆爲回教民族之稱呼。蓋其時于闐已被回

教徒所征服，其王已爲回教人也。

『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斯温等以方物來貢。……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宋史卷四九〇）

『第十世紀時，回教民族之勇將沙陀克卜格拉汗(Satok Boghra Khān)之孫亞布耳哈森那斯勒(Abul-Hasan Nasr)仲其勢力至塔里木流域，攻疏勒壓迫佛教徒，使改宗伊斯蘭教。疏勒遂敗服。……猶蘇夫加德勒汗（按卽玉素普卡底）復攻于闐。當時之戰爭，完全爲宗教戰爭，故吐蕃卽西藏人因同爲佛教徒之關係，乃由南方助于闐。同時回紇人(Uigur)自先代以來常與回教徒爲敵國，故由北方救于闐。于闐得此二國援兵，故奮戰頗久。敵軍雖衆至四萬，尙不能破之。防守二十四年，終以弓折矢盡，遂屈服。國王 Jagalū Khalkhalū 死。猶蘇夫加德勒汗自立爲于闐王。時爲西曆一千年（或一〇〇一）。』（堀謙德著紀彬譯于闐國考，禹貢四卷一期）（按此段卽指葱嶺西回紇攻于闐事可參看突厥章）

蒙古興起後于闐亦屬之時人民已全改信回教，元末衰落人民稀少，明代猶來朝貢。

『元末時其主暗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悉避居山谷，生理蕭條。……漸行賈諸蕃復致富庶，桑麻黍禾宛然中土。』（明史卷三三二）

至清代于闐之地屬回部。其人民則古之白種已於十世紀以後回紇移入遂混合於突厥族，然在和闐（卽古于闐地）地方突厥式之容貌尙少云。（堀謙德）

（五）其他諸國——西域諸國著名者尙多，不能詳述，略舉於下：

（1）莎車：莎車在西域之西境，葱嶺之東。前漢時亦降漢。王莽時莎車始強與匈奴抗，後漢初附漢，後在王賢時益強，以漢不置西域都護遂滅龜茲攻鄯善服屬于闐大宛諸國稱霸西域。後于闐將休莫霸起兵自立爲于闐王攻敗莎車王賢滅之。後雖復有國，然於班超時復降漢，後無聞。

（2）疏勒：疏勒亦在西域之西境，莎車之北。後漢時亦曾一度強盛與于闐龜茲鼎立。後魏時來貢佛衣，似已信佛教。在唐時幷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後二國在其西）之地，亦朝貢及質侍子於唐。

（3）焉耆：焉耆地處西域北道之中。後漢時攻沒漢都護，為班超所平，斬其王傳首京師縣『蠻夷邸。』晉初焉耆王會滅龜茲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時亦已信佛教。後魏太武帝遣將攻之屠其城，盡掠其財物。唐代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唐曾攻虜其王遂服唐。

（4）龜茲：龜茲地在西域北路，焉耆之西，疏勒之東。前漢時亦屬中國。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以自託於漢並入朝，歸而摹倣漢制度『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前漢書）其後裔自居為漢外孫與漢關係頗密。苻秦時遣呂光伐平之。唐代并有漢時姑墨，溫宿，尉頭三國之地。太宗時遣將征之虜其王改立其子。宋史稱龜茲為回鶻別種，或因回鶻移入其地與之混合。

第二節　黠戛斯乃蠻

黠戛斯在漢時為堅昆，唐時稱黠戛斯，又曰結骨。黠戛斯原屬白種。『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李陵）苗裔也。』（新唐書卷二

一七下）

赤髮綠瞳蓋屬白種中之挪耳的系，卽條頓系。惟當時卽與突厥族混雜，列於鐵勒諸部之內。其住地漢時在匈奴之西卽外蒙之西方。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衞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於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其文化尚低，略如突厥族。此類白種野蠻民族之程度大約與中古時歐洲之日耳曼蠻族相似也。

『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畜馬至壯大。……有橐它牛羊，牛爲多，富農至數千。……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黠戛斯初似未能統一，故國勢不盛。初屬突厥，繼屬回紇，後乃大敗回紇，回紇遷出蒙古，然黠戛斯亦不占其地。

「堅昆本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卽遣使者獻方物。……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衞大將軍，卽爲都督，隸燕然都護。……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稱可汗。……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貲並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咸通間三年來朝。……後之朝聘册命史臣失傳。」（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黠戛斯至蒙古興起時又譯爲奇爾濟蘇或吉利吉思，降於蒙古，吉利吉思之名沿用至今，然其人種混合突厥甚或蒙古之血統必已甚多矣。吉利吉思今大部住於中亞細亞，其家族名常用欽察（Ki-

pehak)乃蠻(Naiman)等名。其在俄國南部草原者另稱爲哥薩克(Kossack)卽俄國之著名騎兵也。在我國新疆占該省人口三分之一者（據俄人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則名爲哈薩克(Kazak)，因與突厥混合甚多，已失去其爲白種之地位，故通常視爲突厥族，與漢代西域白種人之歸於突厥正相同，故本書亦將哈薩克置突厥族章內述之，可參看。

中國史上疑似爲白種之民族尚有乃蠻。近時學者有謂乃蠻卽爲黠戛斯之後者，（呂思勉）又有謂乃蠻同化於黠戛斯之內者。（徐旭生）據元史地理志言乃蠻本居吉利吉思，其部當蒙古初興時甚強，地在蒙古之西，曾攻擊成吉思汗，後卒被蒙古所滅。（已見於蒙古族章不贅）

第三節　雜居及同化於漢族之白種人

自漢武帝通西域以後不特在今新疆之白種人與漢發生國際上關係卽其餘更遠者亦經由西域而遣派使節或從事貿易，然此種使節來往或貿易交通，於文化上關係固大，而在人種上若其人不居留同化則亦無甚影響。白種人居留而同化於中國之事自六朝始漸多，至唐宋均大盛，元代

則更遠之歐人亦來，迨明初乃由政府強逼而隨其他諸族盡歸同化。

（一）漢代——東漢末康居人入居中國者甚多，其後頗有名人，大都以康為姓。如高僧傳中之康僧會為三國時人，其父移居交阯，交阯時屬中國，僧會生於其地。又如晉代康僧淵則生於長安其人鼻高眼深，明為白人。釋曇諦亦姓康，（南北朝時）其先於漢靈帝時入居中國，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邵碩亦康居國人後亦為僧。釋慧明亦姓康，其祖似亦於東漢時來中國。此外尚有釋道仙、釋智嶷、釋明達等皆康居人。諸僧多有世居中國者其入中國大抵在後漢，僧人之外必尚有其族人。（據張星烺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分子）又竺氏亦於漢時入中國。『竺氏本天竺胡人，後漢歸中國而稱竺氏。竺固為後漢侍中西平侯，或言後漢竺晏本姓竹，避仇加二，此謬論也』（通志氏族略二夷狄國）

（二）六朝——史言五胡亂華時冉閔誅戮胡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高鼻多鬚似為白種人。元魏時葱嶺以西之白種人入居中國者亦甚多，政府特為設置特別居留區域以處之。『永橋以南，圜止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

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里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洛陽伽藍記）

（三）唐代——唐代國力遠張，疆域大拓，白種人東來居留者更多於魏代。東來之徑或由中亞陸路，或由印度洋海路。東來之目的或爲傳教（如回教徒）或爲貿易，或爲避亂（如回教之十葉派）居留之後久而同化。

居留中國白人之多，有當時來遊中國之阿剌伯人所著遊記曾言之。其一名蘇萊曼（Sulayman）係商人，於公元八五一年卽唐宣宗大中五年來遊中國，其遊記中有云：

『廣府是商船所泊集的港口，亦爲中國貨與阿剌伯貨所匯萃的地方……以下是蘇萊曼商

人佈告的：廣府乃商人之主要貿易場，中國皇帝特派回教徒一人駐紮該處，凡各國回教商人前往該處經商者如有訴訟，即由此人公判，每當節期由他領導大衆行禱告禮宣誦聖訓，並爲回教國王向阿拉求福』（蘇萊曼東遊記，劉復譯，語絲一三四期）

又其一名阿布賽哈散（Abu Zeid Hassan）於西曆八七八年至中國，其遊記述前一年黃巢陷廣州事云：

『……巢攻陷廣府時將居民一一屠殺；有熟於華事者謂除中國人外，盡遭殺於此會。因商而來之回回教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共十二萬人無能倖免。』（轉錄 Issac Mason 著朱傑勤譯回回教入中國考）

又中國史書亦記載西人被殺事，如唐書鄧景山傳記鄧景山引田神功兵至楊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波斯大食賈胡被殺者數千人。又記載西人居留之多如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贊云『貞觀、開元、藁街充塞，』藁街蓋爲當時外人之居留地。（見張星烺同上文）又如資治通鑑記『胡客』不願歸鄉事，此等胡客皆自西來其中必有多數白人。

「初，河西隴右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豈有外國朝貢者，留京師十餘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爲卒。」（資治通鑑）

安、史之亂，唐室請援外族，除回紇外尙有大食，卽阿剌伯兵助戰。

「至德二年九月元師廣平王領朔方、安西、迴紇、大食兵十五萬從收西京……」（册府元龜卷九七三）

阿剌伯人因避內亂而移居中國者亦多。阿剌伯當奧梅亞朝（Omeyyads）時十葉派因避難而至中國者甚多云。（回回教入中國考）

白人居留中國既多，自然發生通婚及混血之事。觀於下列諸條可知（張星烺舉）

「貞元三年……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資治通鑑唐紀四八）
「貞觀二年六月十六日勅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爲妾者並不得將還蕃。」（唐會要卷一百）
「劉鋹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新五代史、南漢世家）
白人居留既久或在唐出生者多已同化，因之頗有從政於朝，甚或精通中國學問，獲登科第者。禮部每試亦必取色目人二三人，色目人蓋卽西域人，其中自然亦有白種人。（本段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大中以來禮部放牓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牓花」（錢易南部新書）
（1）波斯人唐高宗時波斯王子卑路斯（Perozes）及其子泥涅師（Narses）因國亂均入住於唐。波斯滅後一部分所建陀拔斯車國之王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衞員外留宿衞。
李元諒本姓安氏，少爲宦官所養。長大美鬚。少從軍備宿衞任鎭國節度使等官。安史之亂破賊有功賜姓李名爲元諒。新舊唐書皆有傳。

阿羅喊不見於史，清末發見其墓碑，其碑略云『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君丘之銘。君諱阿羅喊，族望波斯國人也。顯慶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績有稱，名聞□□，出使召來至此，卽授將軍北門□領使侍衞駈馳。又差充拂林國諸蕃招慰大使，並於拂林西界立碑，蛾（按似卽峨字）峨尙在。宣傳聖教，實稱蕃心……』（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册）

李珣：有詩名，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

李玹：珣之弟，以鬻香藥爲業。

李舜弦：珣之妹，五代初有盛名，蜀王衍納爲昭儀，全唐詩收其詩三首。

（2）阿拉伯人：（見同上）

李彥昇：於唐宣宗時登進士，時人陳黯著華心一篇以表彰之謂彥昇『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文在全唐文卷七六七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

（3）印度人：唐代僑居中國之印度人亦多，（本節見桑原隲藏著何健民譯隋唐時代西域

人華化考）

李釋迦：中天竺國人，爲右驍衞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宿衞。

翟正剛：東天竺國人，左屯衞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

伊金羅：東天竺國大首領。

何順：迦溼彌羅國王子，左領軍衞中郎將。

頗具：東天竺國，左領軍右執戟，直中書省。以上五人於中宗時助譯佛經。

矩摩羅(Kumâra)家，與下二家並於唐初參與中國天文事務。

迦葉(Kâsyapa)家有迦葉志忠與迦葉濟。迦葉志忠爲右驍騎將軍及知太史事。迦葉濟爲貞元涇原大將，試太常寺卿。

瞿曇(Gautama)家有瞿曇羅高宗時爲太史令撰經緯曆法及光宅曆。瞿曇譔玄宗時爲宗正丞作唐甲子元辰曆。其子瞿曇晏任冬官正。又瞿曇悉達玄宗時爲太史監撰開元占經，介紹印度天文曆法於中國。

那羅邇娑婆為印度醫士為太宗所信任，嘗服其延年藥。

盧伽逸多亦為醫士，為高宗所信任，任懷化大將軍。

羅好心：為印度僧般若三藏之表兄。仕唐德宗，拜近衛將軍，封新平郡王。為奉天定難功臣。

（4）康國人：康豔典唐初為西域石城鎮之鎮使。（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

（四）宋代——宋時西人來通商及居留者更盛於唐。政府以通商之利甚溥乃極力獎勵之。

「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宋史卷一八六）

外商多住廣州、泉州等處，有極豪富者。中似多為回教之阿剌伯人。在中國之阿剌伯人多姓蒲，係由阿剌伯人名之前多加 Abu 一字，中國音讀為阿蒲，省為蒲，遂視為姓。（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本段多據此書。）

「番商者，諸番夷市舶交易，綱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聯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往往詫異，形諸吟咏。宋時商戶鉅富，服飾皆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有凌虐土著者，經略帥府輒嚴懲之。華人有投番戶者，必誅

無赦。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獻吉貝布畫，海外蠻圖及猩猩圖玉帶上於北宛。君臣近觀之。天聖後，留寓益夥。夥首住廣州者，謂之番長。因立番長司。」（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爲之。巾袍履笏如華人。……飮食與華同。……蕃禺有海獠什居，其最豪者蒲姓。……歲益久，定居城中。」（朱彧萍洲可談卷二）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居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遊焉。今尙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緜亙，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粱米爲一，灑以薔露，散

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於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岳珂程史卷十一）

『故事番商與人爭鬬，非折傷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外島夷俗者。既在吾境當用吾治。』（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

宋代西人亦多與中國人通婚。

『大商蒲亞里者既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訥，利其財，以妹嫁之，亞里因留不歸。』（宋會要、紹興七年條）

『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撾登聞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始得娶宗女。』（萍洲可談）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州見呼蕃婦爲菩薩蠻，因識之。』（萍洲可談）

宋時白人亦有入學校登科第者。

『海獠多蒲姓及海姓，漸與華人結婚，或取科第。』（天下郡國利病書）

宋時白種人之著名者如：

辛押陁羅：阿剌伯人。『番商辛押陁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天下郡國利病書引蘇轍龍川略志）『熙甯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銀錢助修廣州城不許。』（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國）

施那幃：亦阿剌伯人。上舉桯史末言及泉州有尸羅圍者或卽此人。『有番商曰施那幃大食人也，僑居泉南。輕財樂施，有西土氣習。作叢塚於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提舶林之奇記其實。』（諸蕃志大食國）

蒲壽宬，蒲壽庚：宬又作晟，阿剌伯人。『宋末西域人蒲壽宬與弟壽庚以互市至。咸淳末擊海寇有功。壽庚歷官至招撫使。壽宬授知吉州不赴。勸壽庚據泉以降元』（曹學佺泉州府志勝卷五）『蒲壽宬、咸淳七年知梅州，一毫無取於民，居處飲食儉約。』（嘉應州志）『蒲壽庚其先西域人，總諸蕃互市居廣州，至壽庚父開宗徙於泉。』（泉志）『蒲壽庚以有功於元；子孫多顯達，泉人畏其薰炎，元亡迺已。明太祖時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

仕。』（福建通志卷二七四）

安世通：宋史隱逸傳有安世通傳言『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爲武官……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疑爲安息人。（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

明代西人利馬竇來中國遇開封挑筋教徒艾孝廉及張孝廉，始知開封有猶太人之遺族。其教之傳入據傳自宋時。其人至清咸豐七年開封亂多逃亡。入民國祇餘少數。挑筋教之意義謂其人每食牛羊肉必須拔筋云。遺有三碑記其教傳入之沿革，中有云：

『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及中西交通史料匯篇卷四）

（五）元代——元代疆域擴至歐洲，故不特西亞白人來居中國，卽歐洲人亦有來者。

（1）阿剌伯人：（據元西域人華化考及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賽典赤、贍思丁又名烏馬兒（Omar）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元太祖西征，贍思丁率千騎來歸。

後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居雲南六年。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回教徒之衆，亦由贍思丁所引。

忽辛：贍思丁之子亦曾任雲南行省右丞。孔子廟爲大德寺所占，忽辛奪歸之，復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教官，雲南文風由是大興。

贍思：爲元好問再傳弟子，服膺儒學，以漢文著書十餘種，文集三十卷。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等官。

也黑迭兒：領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開國時宮室城邑之建築卽由其指畫。

（2）波斯人：

阿剌瓦而思：張星烺斷爲波斯人

札八兒火者：火者爲官稱。守中都，卒年一百十八，子孫蕃衍。元史有傳（以上二條見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

阿迷里丁及賽甫丁：皆波斯回教徒，爲泉州萬戶，於至正十七年叛，並陷興化，經十年方爲陳友定所平。其兵亦卽爲波斯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冊）

（3）印度人：（見中西交通史料第六冊）

鐵哥：姓伽乃氏，母妻均漢人，子孫亦多。卒封延安王。

阿爾尼格：善畫塑及鑄金爲像，爲人匠總管。

（4）阿蘭人：卽古奄蔡，住高加索山之北，以軍功顯者甚多，如捏古剌、阿兒思蘭、杭忽思、玉哇失、拔都兒、口兒吉、失剌拔都兒、徹里等人，元史皆有傳。（此條及以下二條見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

（5）東羅馬人：如愛薛，在元亦爲顯宦。

（6）俄羅斯人：元代收俄羅思人爲兵士，總以萬戶，在大都（卽北平）之北，並給以田及牛種農具。

（六）明代——明承元後，國內遺留未同化之異族頗多，明太祖下詔強逼混合之。洪武元年

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明律集解云：『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爲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爲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爲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纂註云『回回拳髮大鼻，欽察黃髮青眼，其形狀醜異，故有不願爲婚姻者。……回回欽察曰不願與爲婚姻，則願者固不禁也。』又異族人亦自動漢化，當時有漢人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白種人卽在色目人之中，自然亦漸歸同化。（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二册）

白種參考書

一　前漢書：卷九六上

二　後漢書：卷一一八

三　魏書：卷一〇二

四　北史：卷九七

五　新唐書：卷二二一、二二一七下

六　新五代史：卷七四

七　宋史：卷四九〇

八　明史：卷三二一

九　通志：氏族略二，夷狄國

十　洛陽伽藍記

十一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

十二　諸蕃志

十三　泉州府志

十四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十五　桑原隲藏，唐宋元時代中西交通史

十六　羽田亨著鄭譯：西域文明史概論

十七　桑原隲藏：張騫西征考

十八　桑原隲藏著馮譯：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

十九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二十　向達：中外交通小史

二一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二冊頁三十五、三冊頁七。

二二　馮承鈞編譯：史地叢考

二三　堀謙德著紀彬譯：于闐國考（禹貢四卷一四期）

二四　王日蔚：新疆之伊蘭民族（禹貢三卷十一期）

二五　高去尋：讀前漢書西域傳札記（禹貢三卷五期）

二六　桑原隲藏著何健民譯：隋唐西域人華化考（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五卷二三號）

二七　陳旦：古代中西交通考（史地學報二卷六期）

二八　Isaac Mason 著朱傑勤譯：回回教入中國考（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一卷三、四期）

二九　朱傑勤：中國與阿剌伯人關係之研究（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史學專刊一卷一期）
三十　劉風五：回教徒與中國歷代之關係（新亞細亞十一卷四期）
三一　劉復譯：蘇萊曼東遊記（語絲一三四期）
三二　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東方十七卷五至七期）
三三　黃義：中國猶太人考（文化建設一卷四期）
三四　陳垣：元代西域人華化考（國學季刊一卷四期）
二五　張星烺：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輔仁學誌一卷二期）
三六　俄國、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禹貢四卷六期）
三七　Yule, H.-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三八　Stein-Ancient Khotan
三九　White, W. C.-Chinese Jews (Asia. Jan. 1936)

第十八章　黑種（同化於他族）

中國人民中似亦有黑種卽尼革羅種人之成分，蓋以歷史上頗有黑種人之痕跡也。中國古書關於黑人痕跡之記載可分兩類。

第一節　『矮民』（Pygmy）

（1）黝歙短人黝或作黝。此種短人發見於三國時。後不復見。其最初之記載云：

『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風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關於此段之解釋，梁任公謂『學者推此短人當為山越，此貫境內怪族之一矣。自爾以後此族

遂不復見，不審有無一部分同化於我？』（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夏德（Hirth）氏在其書 China and Roman Orient 中有此段之譯文，其中『黟歙短人』譯爲 "blackish-colored dwarfs" 卽『黑色矮民。』李濟之云『黑色矮民誤譯，原意係指短人所在地名。夏德教授在其書之三〇六頁已自改正。然而無論果爲黑色與否，此種矮民實曾於三世紀時發見於該地方。予於此外殊不能再獲得此時代之其他公家記載以證實此事。此事所發生之問題爲此種矮民是否卽爲尼革利陀（Negrito）之餘族，如今日生存於交趾、支那、馬來半島、安達曼羣島（Andaman Is.）菲律賓羣島及臺灣等處者。予殊不見有可以否認此說之理由。蓋一種可以擄掠轉送視爲奇異物品之人類必爲甚低等者也。此種人如果爲尼革利陀，則中國本部之東南至少有二種異族，一爲文身者一爲矮民』』（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 245-246 代爲漢譯）李氏又在其書末各省人種成分表安徽省中列入矮民一種。按『黟歙短人』句中黟確爲地名，漢置黟縣，宋始名黟縣，今亦有黟縣在漢故地之西。然黟與黝通，原意爲黑，而尼革利陀族之矮民亦色黑，究竟不知有無關係也。人類學上以五英尺以下之人種謂之矮民（Pygmy）。在非州亦有之，名尼革利羅（Negrillo）

爲尼革羅種卽黑種之一支，因其人身體之奇短，文化之低微，常被掠作觀覽用之異物。四五千年前之古埃及皇帝常遣人入內地掠取此種人，埃及古籍死者之書中曾記載之，埃及古建築物之壁畫上亦繪有此種人；後人不識以爲戲筆，至二百年前探險家方在非洲發見之。（參看拙著世界人種誌）以此參證，可見中國之黟歙短人似頗有黑人之嫌疑。然此種人非卽爲山越，史書並未明言其卽爲山越，只言其爲黟歙短人，而關於山越之記載甚多，未嘗有言其身短者，可見此種人係另一種，或與山越同居山中共同抗漢，故諸葛恪征丹陽時並擒之耳。

（2）僬僥國：中國古書常有『焦僥國』，『焦僥人』等名詞，幾成爲矮人之代替語。

『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卽僬僥國，其人穴居也。』

（括地志）

此段所述者在外國，且不言其人色黑，與本題無關。然大秦卽羅馬，其南爲非洲，非洲亦有黑種矮民，不知是否指其人。茲另舉與本題有關者一段。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

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

（通典卷一八七）

按永昌、漢時郡名，卽今雲南、保山縣北五十里。其徼外大約已在緬甸境。此段言其矮且地近，復舉種三千餘口內附，卽加入爲中國人民，故甚有關係。此段亦不言其色黑，然由他種事實推之，似卽爲尼革利陀人也。茲請先就尼革利陀言之。按尼革利陀爲尼革羅種中海洋尼革羅系之一支，海洋尼革羅系爲尼革羅種卽黑種之住於亞洲東南部及海洋洲者體質與在非洲者同類。其中之尼革利陀族今尚存於馬來半島、安達曼羣島、非律賓羣島、新幾內亞諸處，其體質爲暗朱古力棕色如其他黑人，身材甚矮，在五呎以下，與非洲黑種之一支尼革利羅(Negrillo)正相同。頭形廣，髮短且鬈縮如羊毛，色黑而略帶棕紅，顎突，鼻短而闊，鼻孔大眼大而圓，眼球黑或深櫻色。心理活潑，有小範圍內之急智與狡猾，性情溫和。其在馬來半島及蘇門答臘東部者名爲塞芒人(Semangs)文化至今尚甚低，然知造毒箭。（詳見世界人種誌）馬來半島與雲南地接近，或古時馬來半島以北至雲南之地有此種人亦未可知。中國古書常言其地人色黑髮鬈。如新唐書卷二二二下云「扶南在日南之南

七十里……其人黑身鬈髮倮行。」舊唐書卷一九七云：「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眞臘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屬國崑崙之類。」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串者，准知。良爲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義淨所謂掘倫，法國、沙畹氏以爲卽唐書之林邑與眞臘，今之暹羅及馬來半島。高楠順次郎謂卽普羅康多兒島（Pulo Condore）謂在義淨時島上居民似爲尼革羅種云。（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按扶南、林邑、眞臘均在今之安南，普羅康多兒島卽崑崙島，在安南之南馬來半島之東，地亦相近。此數地今之居民皆爲馬來人，然古時或亦有黑種人，蓋義淨固明言南洋諸島人唯掘倫人頭捲體黑，餘國之人無殊中國。無殊中國者卽馬來人，蓋馬來人髮直色棕與南中國人無甚大差異。頭捲體黑者既屬另一種自然與黑人卽尼革利陀爲近。唐宋時安南之地既尚有尼革利陀人，然則在漢時接近雲南之地亦有其人實非不可能之事。且世界人類中五呎以下之「矮民」甚少唯黑人中在非洲之尼革利羅及在亞洲東南及海洋洲之尼革利陀著稱，此種雲南徼外之焦僥國若不歸於尼革利陀殊無其他解釋也。

雲南通志有哈喇一條云「哈喇男女色深黑，不知盥櫛。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纏腰數十圍。……又有古喇，男女色黑尤甚。種類略同哈杜，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略似人形耳。」李濟以爲此種人卽是黑人，唯此不言其矮，似非矮黑人厄革利陀也。

第二節　崑崙奴

上文已述及南洋之崑崙島。唐宋時有「崑崙奴」之名詞，或謂卽由於此。崑崙二字初見於晉書，至唐時則崑崙及崑崙奴之名更常見於史書及筆記。崑崙奴之體黑，崑崙亦卽作黑字用，甚或僅以崑崙二字代黑人者。宋時亦有之。（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下舉諸條亦由此轉錄）

「時后爲宮人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晉書卷三二后妃傳）

「上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尙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得免。」（資治通鑑卷一二九宋紀世祖）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廣州都督路元叡爲崑崙所殺。……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有崑

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登舟入海……』(資治通鑑唐紀十九)

『廣州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鬈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畜。久蓄能曉人言，而不能自言，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朱彧萍洲可談)

『太平興國二年，西曆九百七十七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傳。)

此外尚有筆記或小說如太平廣記所述崑崙奴磨勒等甚多。崑崙奴固明爲黑人然何以取名崑崙？從何處來？則頗有異論。茲先舉張星烺所舉他人之說及其自己學說如下：

(1)顧炎武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九依唐書之解說謂眞臘民色甚黑號爲崑崙，唐時所謂崑崙奴也。此說謂崑崙奴即爲眞臘人。

(2)徐繼畬著瀛寰志略言七洲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稱爲昆侖『南洋諸島番面

色大半皆黑，不獨眞臘爲然……蓋昆侖爲南洋往來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爲諸番之通稱，而因以爲黑民之別號。唐代正當眞臘強盛之時，嘗役屬南洋諸番部，故又以昆侖專屬之眞臘也』此說，謂崑崙爲南洋諸番之通稱，名由崑崙島而得。

（3）張星烺謂崑崙島今之居民約有八百口，地狹人稀，不能於唐時供給東西各國所用奴僕。崑崙奴蓋卽非洲之黑人爲外人掠賣爲奴，其國名桑給巴爾（Zanzibar）今其名只限於一小島，在中國宋時謂之崑崙層期。引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崑崙層期國云『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桑給巴爾之原義爲黑人國，層卽桑給之譯音，故『崑崙二字必黑之義』『非本國字典上固有之名辭，必翻譯外國人之語也』『似爲阿剌伯文或爲波斯文黑字之譯音也』

按張星烺氏考得崑崙奴卽非洲黑奴，證據甚確鑿，絕無疑義。而崑崙二字爲外國語譯音亦甚近理。然於崑崙二字之起源究由何處，則尙有說焉。崑崙二字義旣爲黑，且出自西方販賣黑奴之阿拉伯人，（亦張氏考得）自然應專指非洲之黑奴，然在遠東上舉林邑、眞臘、崑崙島諸處何以亦有

號爲崑崙之人及地。玆再補舉一則：

「安南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酉陽雜俎，轉錄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可見崑崙一語必出自一地而應用於另一地，而兩地必皆有黑種人乃得應用同一語。印度支那及南洋固亦有海洋尼革羅種之黑色人，是其地固亦有產生崑崙一語之可能。謂崑崙一語先出於西方然後應用於東方之黑人固可，謂先產於東方然後應用於西方之黑人亦無不可也。若就交通上言之兩方之地自然以印度支那及南洋爲近，近則交通先發生。故崑崙一語似先發生於印度支那及南洋，流傳入中國原指該地之黑種人；後見非洲之黑奴輸入，因其體質相類，遂以此名兼稱之。至於非洲輸入之黑奴則大都身長體壯，故世多傳其膂力武藝，此正爲非洲黑人本支之特徵。若上文所舉之黑矮民尼革利陀不過其一旁支，兩者高矮有別，然其膚之黑，髮之鬈，顎之突等黑種特徵，則全相同，故在中國人自必並目之爲崑崙也。

黑種參考書

一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二　舊唐書卷一九七

三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四　宋史卷四九〇

五　通典卷一八七

六　義淨南海寄歸傳

七　朱彧萍洲可談

八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冊

九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十　Li-Ch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一輯二十種

王雲五　傅緯平主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每部定價三十元

廿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六册　以後每月續出六册　四期出齊

全部預約二十一元　廿六年二月底止　另訂分期付款辦法

單行本特價　每期出版之書照定價七折發售各以四個月爲限

- 中國經學史　馬宗霍著一册定價一元
- 中國理學史　賈豐臻著一册定價一元五角
- 中國田賦史　陳登原著一册定價一元五角
- 中國鹽政史　曾仰豐著一册定價一元三角
- 中國法律思想史　楊鴻烈著二册定價三元
- 中國政黨史　楊幼炯著一册定價一元三角
- 中國交通史　白壽彝著一册定價一元七角
- 中國南洋交通史　馮承鈞著一册定價一元七角
- 中國殖民史　李長傳著一册定價二元
- 中國婚姻史　陳顧遠著一册定價一元五角
- 中國文字學史　胡樸安著二册定價四元
- 中國算學史　李儼著一册定價一元七角
- 中國度量衡史　吳承洛著一册定價二元四角
- 中國醫學史　陳邦賢著一册定價一元八角
- 中國商業史　王孝通著一册定價二元四角
- 中國陶瓷史　吳仁敬 辛安潮著一册定價一元
- 中國駢文史　劉麟生著一册定價一元
- 中國繪畫史　俞劍華著二册定價三元六角
- 中國考古學史　衛聚賢著一册定價二元
- 中國民族史　林惠祥著二册定價三元六角

王雲五 傅緯平 主編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書目預告

本叢書擬出八十種分爲四輯陸續發行除第一輯已開始出版外茲先將第二輯書目及著者預告於左

中國目錄學史 姚名達著
中國圖書史 蔣復聰著
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 楊幼炯著
中國地方政制史 聞鈞天著
中國經濟思想史 壽勉成著
中國經濟史 壽毅成著
中國音韻學史 張世祿著
中國曆法史 朱文鑫著
中國農業史 萬國鼎著

中國建築史 傅緯平等著
中國水利史 鄭肇經著
中國金石史 易大厂著
中國散文史 陳柱著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著
中國疆域沿革史 顧頡剛著
中國日本交通史 王輯五著
中國西域交通史 曾問吾著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著
中國史學史 何炳松著

商務印書館謹啓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五版

(55673)

中國文化史叢書 中國民族史二册

每部實價國幣叁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林惠祥

主編者 王雲五 傅緯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E三三九七 嘉嚴

